262 · 1

嘉慶辛未重鐫

東觀閣梓行

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文畬堂藏板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向曾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爲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爲幸遂勷其工役既竣并識端末以告閱者

鐵嶺高鶚叙并書時

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

叙

seu
arrange
in order
converse
about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百廿卷今所傳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本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

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

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並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為快者歟

小泉程偉元識

石頭



石耶玉耶頑耶靈耶乾端川倪鑄爾形耶癡海情天鍊爾神耶来無始去無終耶渺渺茫茫吾安竆耶

琳瑯品彙未貢王庭李多
情多自開綺洞塵網重而
情緣業結眞如會而名相
俱空從此歸來許寶地不
妙選孫吉盈而

鳴紅公子





江左皇皇族祠堂氣象
新衣冠三代列俎豆四
時陳鶴立金萱藹鵷行
玉樹春莫言神歎息終
看叶振振



安重深閨質慈
祥大母儀盛哀
同一瞬白首苦
低垂

雜沅萱草解忘憂之章
芳嚴[illegible]之意未沛書語
人間佳子弟可能無
忝所生否

賈政　王夫人



窈窕淑女宜君宜
王歸寧父母薰聲
雝二終允兄弟不
可弭長礼言配命
貴憂叭捧



菱洲亭畔水縈洄
淚溼闌干去自哀
底事閑愁揮不去
正春蛾瘦却教猜

菱

迎春



了無可無嫌丁且賢
家政代理能細久可見光
深厥擬出入星少回勤
回倦拂編拂私草像
範為無素師

雅宜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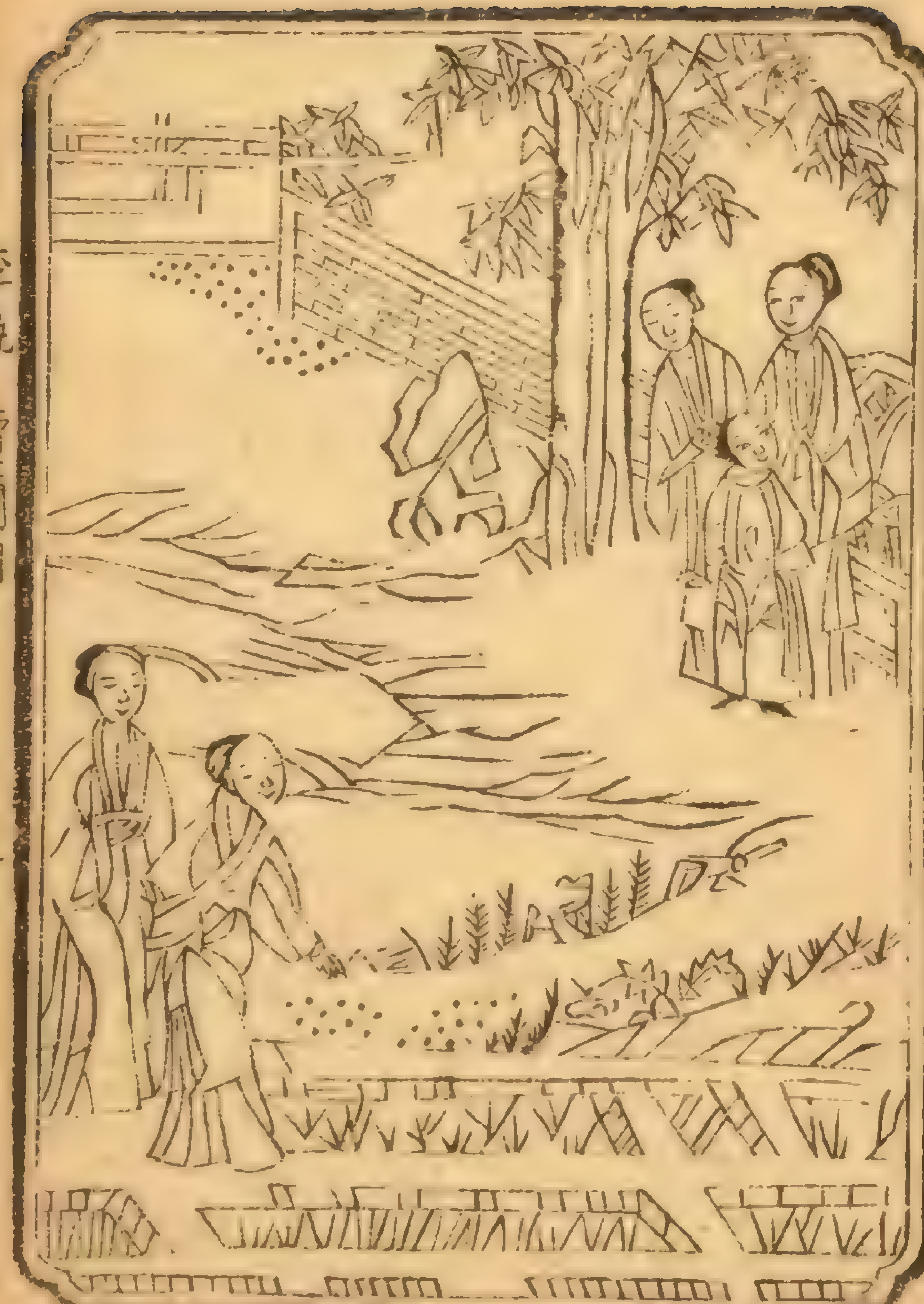


漫道掃眉班馬休
論傳粉荆關解識
君圖是畫居然拾
漫齋山

惜春



李紈 賈蘭附



抱得松筠操青青耐早
霜鸞飛孤月影桂發一
枝香愛雪邀開社追涼
玩插秧教兒知稼穡婦
德自流芳



才調風流迥出塵宮
花今得一枝新儂家
作醒陽臺夢斜掠
烟鬟半未勻



維七夕生是以巧名
金閨舊夢空村紡
聲誰假十萬嫁織
屋

秀氣心香前使瑤臺月下逢卿卿
本是許飛瓊爭被芳名喚起夢
魂中　露泣珠猶落又還是那
低枝春奈玉更風一點幽情還遂
曉雲空　調寄南柯子



薛寶釵



詠

空齋室家多稽閨中翦
息森緯未子何殊林下
含眉庭閑鶴夢知午睡
坐彷彿繡並鴛鴦感霜
賦之念遠識

人間天上總情癡湘
館啼痕空染枝鸚鵡
不知儂意緒喃喃猶
誦葬花詩



拾得麒麟去空
閨風月蝶夢稠
沈醉後花向夕
陽開



[illegible][illegible]孤[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性[illegible]
[illegible]軒[illegible]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紅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雪稻香
[illegible]不[illegible]維摩室[illegible][illegible]無
[illegible]寄[illegible]冠子

檻外人





鶴氅翩〻紅靺鞠縐
金裘濡珍珠屑出來
自合是梅粧清〻色蹻
雖別天花剴裡胭脂雪
調寄天仙子

翠沼曲欄杆
一股閑情寄釣竿
魚自忘機人自戲鴛
鴦相睡不相猜

李紋 李綺 邢岫烟



君有情兮無情胭脂軍鳳
予鴛兮予情君無情氣氣
使歸花城說兮說緣都是
幻如予無蝶夢自獻君不
見桃花血濺鴛鴦劍

尤三姐



南園草色綠盈盈朱欄外有人聲穠桃艷李讓渠贏怎解道夫妻蕙台佳名　小娃惹謎太熱生帬帶染繡荟青郎君阿姊兩多情悄悄解換偷眼看怕卿卿

調寄繫裙腰



麗質何因犯主戒按
裘人向泣斜暉不憐
向背添新塚夢兮
荒烟蝶亂飛

晴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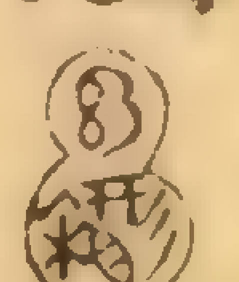


鏡舞嬌羅縱紅沾袖系生
鬟宗蓑湖邊鷺戲沙鴻
陣　絃管無情竟作曙鐘
何休重問梵几聲禪韻千里
江南恨

調寄菩薩蠻



我是一隻牛你像一隻狗
我學牛狗大家撒手若是
牛狗大家一口對面是甚
麼落了義諦甚麼來
金粟長安生理定盤撥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鍾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羶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泥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誤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联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塡詞　蛇影盃弓顰卿絕粒

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有灾咎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宝玉感離情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驚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災患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八回
強欢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还孽債迎女返真元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現身說法是開卷第一宗旨）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堦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真事）村言（大旨而用假語村言敷衍之故恍惚兩人）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却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却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

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illegible]）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僧道是點睛之綱）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裏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

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可也）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這也一段竹坡書大有關明非他小說）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强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

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微。詞。妙。論。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着何人何事、看官請聽、說。來、有、據、有、味、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胡片廟皆隱語、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

蘇道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矇矓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

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却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餓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恩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復還原處你我

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
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
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
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
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
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
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
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
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
痴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

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
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
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
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
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借古語）
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
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微旨）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迫將一切身相人相我相壽者相）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

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鬥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

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刼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狠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却已晚了。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别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

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
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
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来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
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
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
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
正是無聊的狠賈兄来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
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来至書房中
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来拜士
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且請略坐弟即来奉陪雨

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
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
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
個丫鬟在那裏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
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雨村（已定姻緣）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
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
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
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
這樣襤褸想他定是家主人常說的什麽賈雨村每有意
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

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爲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眞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

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詩只壯豪必有）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占口氣）
天上一輪纔捧出，（伏綫）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何有自知之明。然）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則雨村心動。見時尚之，今奈）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

太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
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
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皷二人方散士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
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
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
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
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雨村此時真無此一問心之難）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
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
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

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
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和尚之言已驗）那有英蓮的蹤影急得霍啟
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
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
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
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
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構
疾日日請醫問卦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
和尚不小心（和尚之言又）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
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

係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携了妻子與兩個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来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産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来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

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畧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這日拄了拐扎挣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語淺意深）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些好了
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閒語却以禪悟之合德）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
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
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
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注
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
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
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
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
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
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
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
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

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過来背上竟不同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来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柰何日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柰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了嬛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説新太爺到任了了嬛隱在門內看時只

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了嬛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来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回終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却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見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綫。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却說嬌杏那丫鬟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

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　便爲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金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紏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郤自已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蹟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

但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林黛玉才色為卷中第一故先叙出）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叙出賈府來歷此頭緒清楚）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此又雨村復官之根）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

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

鍾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欵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illegible］)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illegible］)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遂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你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illegible］)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此語是警醒人處)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

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歎
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寧榮兩府也都蕭索了不
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
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
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蹟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
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
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
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
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
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

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
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
尊榮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
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
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
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
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
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
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
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

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槩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

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為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事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

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寶玉是見書上所叙來歷落有根）
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
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
試他將來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
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
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
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
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
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
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非夙根人不能為此語大奇已彰）

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入所圖矣）
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
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
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
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
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
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
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
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
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

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偶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雨村在曹昔南中亦當茶透理數故言之娓娓可聽。畢竟是邪正中身。）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于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

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弟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裏自己糊塗又常對着跟他的小厮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怪情種)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姊能作此語)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

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
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為他祖母溺愛
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
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
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
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
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
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
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
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

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
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
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從弟兄
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
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
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
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
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
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日其母竟

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爹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

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一杯酒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

竟是有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敘了（雨村[illegible]合在一處）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而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荐書一封托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于內兄信中註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

淸操即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

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必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

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窻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茂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好排場）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

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厮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以上敘賈府房屋如畫的是）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大世家[illegible]）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

早被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
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
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
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
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
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
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鬟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
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
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兒俊眼修眉
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

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黛玉忙起身迎上（[illegible]評語如見其人）
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
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
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
旦先我而逝不待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
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
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弱不勝衣却有
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
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来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
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

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嬛擁著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瓔珞圈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裉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眾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

紡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
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
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
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
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
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
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
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
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
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

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
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裏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
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
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
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
茶菓上來熙鳳親爲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
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了人到後樓上
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
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
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

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回笑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眾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眾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

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

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了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嬤嬤用方纔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嬤嬤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

大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璃𥫱。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賈府敘來極形勢。為大世家。）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㲮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

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筯香盒右邊几上汝窰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嬤〻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嬛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這些丫嬛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嬛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〻聽了

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〻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我却有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

孃舅今日因廟裡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得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情、排、非）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小如、何、謂、留、心、記事）說待姊妹極好的况（言之、其易）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

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此寄也是借情法）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莫採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嬛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補此、妙句、標精、總提、形）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寫姊之作寫迎身世）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

人遂攜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嬛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麽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响丫嬛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及至進來原

是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illegible]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illegible]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illegible]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illegible]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

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illegible]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illegible]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illegible]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一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

不仰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却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来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兩彎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宝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

他宝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裡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宝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

玉可有（問得奇）玉沒有眾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
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
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很命摔去
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
這勞什子嚇的地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
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
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
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
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你姑媽去
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

全殯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
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便自己
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
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丫嬛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
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
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裏把你林
姑娘暫安置碧紗厨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
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
的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来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
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

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二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边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世宦之家方有此等排場）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在內在外有上下床之別矣）紗廚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襲人八鬟之首白色之欽者亦此上品綠之素也）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

紅樓夢　第三回　十五

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襲人之癡隨後情之於緣其身以為情）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所移伏侍者已深露其心矣）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嬤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此林黛玉第一次流眼淚也）怎麽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偏是今日偏來就意出此當知前問病交情已深也）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

見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来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来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来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来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来的兩個媳婦兒来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来告訴這邊意欲喚取近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爲德故女子便不十分認眞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却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聞不問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于此已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

（夾批：敘其婦德者正反襯托八字）

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
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
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
已皆逃走無蹤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
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歿
感激大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
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
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雨
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
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

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我看你十分面善一時想
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
得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麼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
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
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景況遂趁年紀
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
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
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
坐斜簽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
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

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
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
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
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
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
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
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門子亦是有心人
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爲堂
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
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雨

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
去接迎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
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
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
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
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
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
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
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

兒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作妾設意不近男色也不再取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擇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不

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真豪宕○洪一）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了頭爲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illegible]）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

拐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鬟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里頗過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纔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若賣與

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道正為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

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寔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依你怎麽樣好

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声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来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巳得了無名之病被馮淵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

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門子之計真見一片見識）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声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那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倚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

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正叙薛家）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鬬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上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粮其

餘事体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宝釵（八字寫[illegible]）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為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

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賣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

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舅々處或是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咱們且住下再慢々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乱起身咱們這回子反

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幾年來你舅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々的收拾房子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国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

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边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敘了一番契闊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咱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餘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

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

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倒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

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事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何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終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

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略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而請

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宝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裡有給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丫嬛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宝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宝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是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心中便

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宝玉點頭微笑有一嬤嬤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宝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宝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

去見的日子了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宝玉便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宝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寿昌公主於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宝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宝玉卧好了欵欵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了嬛為伴秦氏便分付小了嬛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打架那宝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宝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打去忽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宝玉聽了是女兒的声氣歌音未息早見那边走出一個麗人來蹁躚嫋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綠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欲顰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爍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篆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

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
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
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
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
我一遊否宝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
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
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
天又有一幅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
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宝玉只顧如此一
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
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
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
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
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
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

的宝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便旨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宝玉喜不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寫着對聯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厨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様宝玉一心只揀自已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边厨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册宝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册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爲正册宝玉道常聽人説金陵極大怎麽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单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

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边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册可錄矣宝玉再看下首一厨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厨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册厨門開了拿出一本册来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爲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皆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
言詞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
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
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

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
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誰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
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
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

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汚之中其斷語曰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

天機便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打這悶葫蘆宝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册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引了這濁物來汚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聽如此說便唬得欲退不能果

體自形汚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宝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宝玉一人禀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畧可望成无奈吾家運数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声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到

此處令其再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宝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宝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三字新奇）宝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嬛捧上茶來宝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四字更奇）宝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宝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閒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嬛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宝玉因此酒香洌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麯釀成因名為萬艷（酒名）同杯宝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宝玉宝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悞　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那謂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声韻淒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

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万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廝配得才貌仙郎博

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覷著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甚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

喇喇似大厦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塲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来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还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宝玉甚無趣味因歎癡兒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宝玉至一香閨繡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宝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

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一語道破〕宝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爲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爲我閨閣增光

所見乘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
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
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
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万万解釋改悟前情留
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
事推宝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
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
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
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
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

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
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延亘千里中无
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
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
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
津內響如雷声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嚇得
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
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宝玉不怕。我們在這裡。却說秦氏正
在房外。囑附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宝
玉在夢中叫。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

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在不解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唬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

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

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那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

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劉老老亦是此書眼目為後來救巧姐張本敘次法）（許）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壻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偺們村庄人家那一個不

是老老誠誠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麽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蹋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已跑到咱們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教尔的朋友有什麽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

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边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

一根寒毛比偺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
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
人也不肯去通報没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
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
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况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
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
老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
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
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
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

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
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
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
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
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
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
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
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
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撣撣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蹭
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

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捱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採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脚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边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從這边遶到後街門上我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携着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廝鬧劉老老便

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墻边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我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

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討老老喜因其會說）

（評）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

（閒中言語寫賈府用人之多總見氣派之盛）

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的女兒。當日太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

說老老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自巳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裡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咭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

太屋裡巳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偺們先等着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巳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

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illegible]未得解入才見試面細示出的来自）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以下略寫是刘老幸）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

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体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了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晃（極其形容之處）劉老老心中說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呢正獃時陡聽得噹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形容[illegible]）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妙）於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

們來請孫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边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边來等候聽得那边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边炕上桌上碗盤羅列仍是滿滿的魚

鄉在劉老老耳中所聞目中所見

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边屋內只見門外

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边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边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

寫鳳姐

的問好又喚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已是在地下（智畫恰是有才的身分的女子）
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
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步意者）
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
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
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
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
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
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
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

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
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
（可大奇畏）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
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
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
裡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
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
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
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
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

日不得閑。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逛便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說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同二奶奶說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畫出貧賤人、刻畫富貴人、精景）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腳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京帘於）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揑揑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也放

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反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

神情邪滿尖畢見是外非

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偺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

非推板兒也有多大蓋

[illegible]又借此以見此共難于立言耳作者極沐賊人情

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还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他們的腰還壯哩。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採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吊錢來都送至劉老老眼前鳳姐道

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不愛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把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丫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边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宝釵家常打扮頭上只

挽着鬢兒坐在炕裡边伏在小炕几上同丫鬟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宝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笑道那裡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宝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那

個禿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麽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宝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

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麽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麽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樣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麽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

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

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边解悶却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边房後三間抱厦内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都在抱厦内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鬟司棋與探春的丫鬟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边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

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却（古迹後來惜春結局）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秃歪刺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為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窓下越過西花墻。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躡脚的往東边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着。只聽那边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這边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麽。周

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不見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边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边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着實對你老人家講你女婿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周瑞家的小器有勢分的人家）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

好友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裡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

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我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

燈時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偺們送他的趂自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

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二奶奶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

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匕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借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靦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靦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匕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丫嬛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

寓意

秦鍾名情鍾也多少中人名多

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已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麽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曾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艷

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麽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採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

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麽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舘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温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

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就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禀明令尊我

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

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已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已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体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眾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眾小厮都

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

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道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

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厮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塡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粧作不聽見寳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是什麽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唚你是什麽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嚇得寳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偺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回終

紅樓夢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眾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贊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

而罷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為不安寧可遶遠路而去當下眾嬤嬤丫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嬤嬤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边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赶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

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
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
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
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
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
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立
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起來打
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
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
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眾人道好幾

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
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
眾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
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娘房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
嬛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
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
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
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
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
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

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
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寶玉掀
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
黑漆油光的䰀兒。蜜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
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
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
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
寶釵擡頭只見寶玉進來。忙連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
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令鶯兒到茶
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
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
滿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
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
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
曾細細的賞鑑。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
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
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
看官你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
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狠犹蠢大之物為誚。

通靈寶玉正面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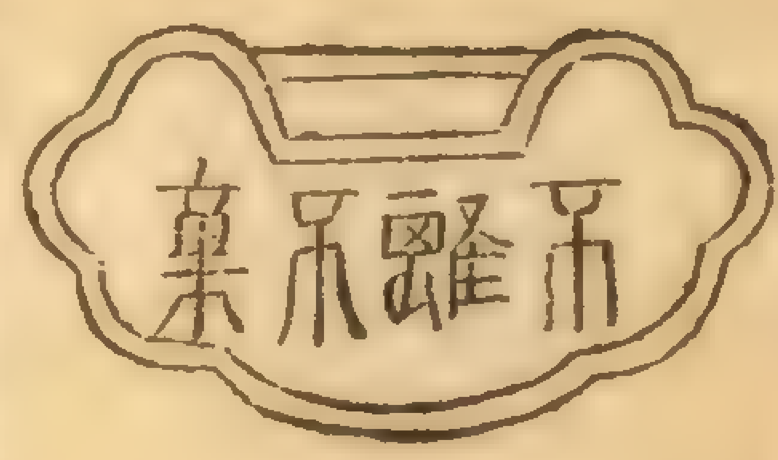
通靈寶玉反面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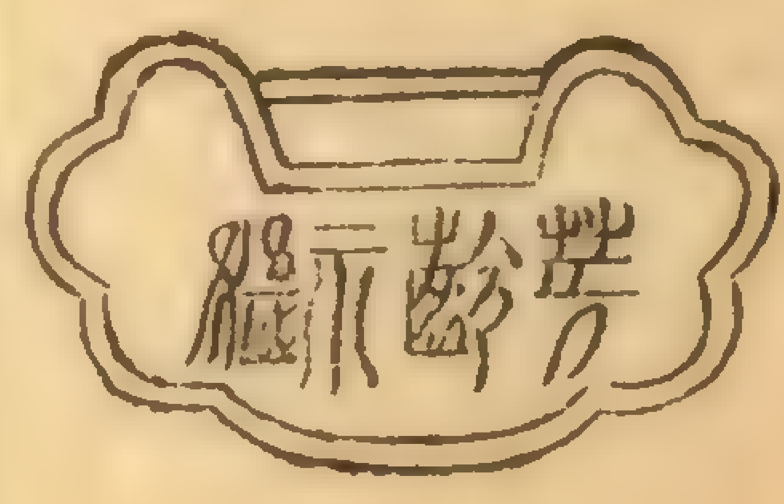
宝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獃。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

像知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裏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金鎖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

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麽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麽冷香丸這樣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嘗嘗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黛玉出神對々林方稱笑道這話怎麽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補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酸矣此數句尚擬倫得過以下則迤々合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麽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裏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菓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嬤嬤出去命小廝們都散了這裏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裏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

媽連忙把自巳糟的取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配酒方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捱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

搪搪雪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只得且和眾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燙來方飲黛玉嗑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

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
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麽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黛玉語上有刀我不廝見）
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
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
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
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
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
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裡送個手爐來。不說丫頭們太小
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
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

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
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
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
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
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撂了大家的興舅舅
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
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
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
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
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麽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

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吃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

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就便將這大紅猩氈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

着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麽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麽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丢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

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携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麽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珎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麽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麽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

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是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

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嬷嬷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宝玉忙接出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

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
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
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
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
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
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
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
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
(此処又寫秦可卿淡淡点明令观者自會)
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
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温習

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
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
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
宦囊羞澁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
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
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
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中之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麽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麽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

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你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

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

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

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見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此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而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

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麽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帮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賈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

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說咱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靦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

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

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

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鐘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麽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麽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麽先讓我抽個頭兒偺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麽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

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边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帮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

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

係們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

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推出小恭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

命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肏股不肏管你匹巴相干橫豎沒肏你爹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

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掄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反掄到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噹啷一聲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

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鬧衆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

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麽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偺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那

老人家竟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閙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閙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擄開了罷寶玉道撕擄什麽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麽難道別人家來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

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麽硬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攮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向他說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

我好不好先揍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裡奔茗烟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回終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同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裡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况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偺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

也自睡着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閒說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

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要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鐘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了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竟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

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著。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裏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

去找呢。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偏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裏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

調三惑四的、是為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為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

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兒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閑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倒

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没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躭悞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脉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

裳又值什麼呢〔不知艱難。吻口氣〕孩子的身体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是世家子弟〕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㓜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

請他來瞧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隲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

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

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著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罷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

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為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

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

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

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眾位躭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躭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强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

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

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
句：是他家子弟口氣
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終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到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麽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并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

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

忙出去了。這裏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裏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

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叫他們急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

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

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礼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礼单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

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宝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宝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于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

婆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都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

覺想起在這裏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勸解他的意思了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裏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裏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裏不好過太太那裏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

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

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遂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

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見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

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閑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

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丁段了是鳳姐兒方移步前
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匕張張的走
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匕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
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匕就是這
樣急腳鬼似的鳳姐兒慢匕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
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
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
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
奶匕就從這边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欵步提衣上了樓尤
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

了面捴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
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
拿戲单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
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
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
单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单來說
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
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匕嫂子歇匕他們心
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
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

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边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
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
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
麼正經人呢于是說說笑笑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
酒席擺上飯來吃罷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
茶纔吩咐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
并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
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
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
要歇歇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

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宝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
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了
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
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
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
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
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
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
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
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

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塲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〻他去你細〻的瞧〻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〻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

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〻那裡瞧〻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〻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〻的叫人預備了（預伏下文薛蟠所賣木檣）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〻的辦着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〻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

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麽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麽事麽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麽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声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麽樣平兒

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麽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借合引)脚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故息挑動反說更妙)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

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故意挑動)天天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誰哄你妙此大呢)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入念偷何苦)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願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兒弟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說而賈蓉今賈瑞云見迷)(風姐至此抑)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

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
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
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
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人倫喪盡）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
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
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兒等我賈瑞
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裡人過的多怎
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
假兩边門一關再沒有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
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

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
母那边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
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边的門也閉上了賈
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
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墻要跳也無
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
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
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
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
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

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
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
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
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
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
出門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
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按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
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
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
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

兩日得了空仍來找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
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
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
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
真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
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
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
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
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
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

影若聞也沒聲响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别是又不來了又凍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猫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巳的褲子硬帮帮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

鳳姐巧計然何以可去告容薔并計○設

比又当手●声外領之

賈薔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璉二嬸巳經告到太太跟前

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附体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没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

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
擔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
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
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
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
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階底下
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
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臺階下正要盤
算只聽頭頂上一聲响嗯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
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忍不住噯喲一聲忙又

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戰只
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
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
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廁裡
了一面即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
因此發一回狠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
（色之迷人至死不変）
時摟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
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薔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
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况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
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邇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

免有些精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著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你婆婆那邊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鳳姐當時何以不正瘵偶色也拒絕實屬而欲以計置之死地何也）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眞正冤業、）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著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眾人只得

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illegible]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天天看此物命可保矣說畢從搭褳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鏨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說畢徉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

髏立在裏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點手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声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边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

拿着鏡子照着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々已嚥了氣、身子底下冰涼精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為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房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着搶了鏡子、眼看着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

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倒也豐々富々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為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々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

願，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永保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

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寔）塋雖四時祭祀（六總論）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大的（方今這之際求其如從姐之石所何）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為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秦氏所云）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

知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閒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單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寶玉吐血從太虛幻境得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裏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而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边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之

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

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裡有一付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言外微旨）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

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声如玉石大
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
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
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
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
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
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
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宝珠的因
秦氏無出乃愿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
時傳命從此皆呼宝珠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禮在

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
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灵
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
先備了祭礼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
珍忙接著讓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
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
道想是為喪礼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
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
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南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厮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

去小厮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声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來官去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

兒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匕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

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眾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

而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
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唿的一聲往
（形容賈珍正是裝架子掛拐）
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
（模也）
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
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々纔是又進來做什
麼賈珍一面拄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
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
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々並大妹妹
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道嬸々自然知道如今
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

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
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々家只
和你二嬸々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
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
好賈珍笑道嬸々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
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
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
（媳姪兩翁說着下淚禮）
幾日除了大妹々再無人可來了嬸々不看姪兒與姪兒
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
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

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鳳姐總是好賣弄）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着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

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强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亦

這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來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來陞評。鳳姐云云。作者不着。）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經榜紙劄、票上開着數目、眾人連忙讓坐

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有能幹時候）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眾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

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
罷便分付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
時看完又分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
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
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
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
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
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
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礼這八個單管各處
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

看他分派職役人皆井井
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月輪流各處上夜照
有條凤姐實是辣貨
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
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撣帚一草一苗
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
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你要
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
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
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
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
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

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
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
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分付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
撣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
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
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
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
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
連鋪叙不繁瑣束一句以
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蠲了鳳姐自己威
見鳳姐之才好處不可埋
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于悲哀

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
菜令人送來劝食賈珍也另外分付每日送上等菜到抱
厦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
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也
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
灯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
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
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
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人客不少寅正二便
方點明　卯正二刻　是祭
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漱口巳

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灯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照着擁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欵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

哭于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劝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嗽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悞了你比他們有体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其

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
自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国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
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
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
揔不發放這人極其作成裝腔之態令人
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
生厭
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
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
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
登記待王興家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
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宝玉外書房完竣支領

百忙中又有吃時閒事參雜在內竟其寔
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
寔有才也
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
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
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命帶出去
打二十板子眾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
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
辣、悄
銀米吩咐散了罷眾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
又掠東一筆風如渥才拍怨
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
極寫此等女子我不我見
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
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因見人

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
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宝玉道我們偏了
鳳姐道在這边外頭吃的還是那边吃的宝玉道同那些
渾人吃什麼原是那边我還同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
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
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
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
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
去一會兒又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
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没

王法了宝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没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
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
晚纔念夜書呢宝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
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
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
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
不給对牌是難的宝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
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
上生瘡還擱的住你這樣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紙
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鳳

好復叫彩明查冊子與宝玉看了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麽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别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

心中自是記罣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褁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赶亂完了天巳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附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

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
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
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
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
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
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
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
信禀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
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
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卧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

的人跟着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
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
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裡
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卧於內
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
許多妯娌也有言口鈍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
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
恐總是逞才怕怨
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若無人一
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
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

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
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
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
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
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
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
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
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
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
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

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
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
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
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
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
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
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
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
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
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

十代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寧国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譁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筭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札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国禮相見世榮在轎內欠（極盛時光影）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自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寳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寳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体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自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如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戴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銜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

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縧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廕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

者未有不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了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

政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新出入全乡淡寒一般人品奇謬）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麽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

請王那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必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著轅馬岔入人羣往北而來宝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著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遙看宝玉所騎的馬搭著鞍籠隨著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宝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宝玉等出去頑頑宝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庄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宝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宝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鄉人見宝玉都為天人宝玉見庄家動用物多為奇富貴貧賤易地皆然）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為稀奇小廝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宝玉便上炕搖轉只見一個村粧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眾小廝忙喝住了宝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宝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著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

過來那丫頭去了、綉車一徑去了、宝玉悵然無趣、只見鳳
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
換不換、宝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
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
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戶人家、那庄婦人等
來謝賞、宝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却見
這二丫頭懷裡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幾個
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宝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以
○宝玉也く多情
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踪跡了、說笑間忽已趕
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宝蓋、鐵檻寺中僧眾已擺
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
偏室之中、宝珠安在寢室為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
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了、從公侯伯子男
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
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
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呢、那時邢王二夫人知
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宝玉同去、宝
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同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
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
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

內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勢尚排場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已便辭了衆人帶了宝玉秦

鐘往水月菴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那秦鐘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個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宝玉秦鐘二人正在殿上頑要因見智能過來宝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宝

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裡一個人沒有你
摟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
話智能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
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
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
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
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
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
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那巳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
了茶來秦鍾笑說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

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喝着方要
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菜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
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
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
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
心腹丫頭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
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
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
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
裡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

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相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

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

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鐘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那裡洗茶碗秦鐘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做什麼就要叫喚秦鐘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揣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唬得魂飛魄喪倒是那人嗤的一聲笑了方知是宝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宝玉道你倒不依偺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宝玉拉了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强秦鐘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

下再細細的算賬（皆數又矣）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宝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來塞在自已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可思）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宝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宝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調唆宝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措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宝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

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宝玉所說十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

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法婦女相伴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齊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已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綣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此[illegible])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鳳姐負兩命付之)却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愛勢貪財的父母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此亦賈門之不幸也)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接跪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

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候那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

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偺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驚喜非常雖有叫七字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于面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前往于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騰讙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鐘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已氣的老病發了三

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宝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宝玉聽了方畧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

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宝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宝釵迎春宝玉等宝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麽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

小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眾丫鬟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裏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畧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鬬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藝况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

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輪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瞧着鍋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那姨娘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為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裡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

笑也没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々說道奶々的那利
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
了幸虧我在堂屋裏撞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々二爺少
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花
呢知道奶々有了体己他還不大着胆子花麼所以我趕
着接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々偏聽見了我故此
當着二爺面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
姨娘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剌巴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
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
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賈璉

的乳母趙嬤々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
嬤々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一杌又有小脚踏趙
嬤々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
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々很嚼不動那個没的到咯了他
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
好給媽々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
々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嬤々道我喝呢奶
々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
了來倒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々好歹記在心
裏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跟前就

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跐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麽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着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

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嬤匕也笑的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嬤匕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赸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麽賈璉道就為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

賈璉方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呢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麽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麽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体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抛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

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体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來咱們家也要

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偺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

追逭逭前之則熱作今田　之徉赧王好反听下辛部之冷落也

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边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

倒不成体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彀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却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麽大了、没吃過猪肉也
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
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
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
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剛纔也議到這裡、賴爺々
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
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
萬兩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用、賈
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
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

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
鳳姐便問趙嬤々、彼時趙嬤々已聽的獃了、平兒忙笑
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
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跟
出來、悄々的向鳳姐道、嬸娘要什麽東西、吩咐了開個賬
兒給我兄弟帶去、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
屁、我的東西還没處撂呢、希罕你們鬼々祟々的、說着一
徑去了、這里賈薔也是問賈璉要什麽東西、順便織來孝
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
短了什麽、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

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聯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

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

賈薔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
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
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宝玉近因家中有這等
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
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
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
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
用了、宝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
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
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

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
來、不許多耽擱了、宝玉忙出來更衣、到外边車猶未備、急
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
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鍾的
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
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簀多時矣、宝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
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
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
了他的病、宝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
呼吸、輾轉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哥、宝玉來了、連叫了兩三

當秦鍾不捨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罣着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

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了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帮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祭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世家子弟不能執怍者）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先生如此）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

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

了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
沒意思眾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
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
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
先去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傷不
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一纔進去忽
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
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
頂頭撞見賈政引着眾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
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偏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

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
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
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
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
上面筒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
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
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
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
面前眾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
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都道極是非胸中

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已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

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到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候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

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為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于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為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眾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眾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眾人又稱讚個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

打的床几椅案從裏間房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則是後園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麽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烟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凉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

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
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
處合式配就的麽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
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
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
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
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
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
靴桶內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看回
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

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
外有猩猩氊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
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
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机套每
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
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墻墻上皆用稻莖掩護
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向數楹茅屋外向却
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
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向分畦列
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

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亦為留題之所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雞之類纔相稱

賈政與眾人都說妙極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却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眾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眾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

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忽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為也寶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

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寶玉自是可人）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叉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

圃入薔薇院依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
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
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
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眾人笑道不然
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
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
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
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
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
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

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藏日
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
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
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
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狠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
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
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
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
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
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

眾人認識有的說是薛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眾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蒳薑蕁的也有叫做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

政老古板而無趣全無父子天性

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抄手游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眾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則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眾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眾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麽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麽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是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艷　睡足荼蘼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

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

題呀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眾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出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畧觀大槩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河便是通外河

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周垂賈政與眾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眾

政老不乃而無天好

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没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
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
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
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
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
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
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麽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
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
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
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

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
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
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
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
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
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
一槅一槅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
放盆景其槅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
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爾彩
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墻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

的穗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廚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衆人詫異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

山坳裡引到那村莊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麽寶玉方退下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厮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

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成才
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見得了彩頭該
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
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々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
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能
一個々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
來了知道不曾難爲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
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
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
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

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黛玉來亦知）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
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之香袋拏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
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
未完工却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解
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
瞧々這是什麼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
（又痴又明然是明人）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那去之意自此又自
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
我知你又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
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得哭了拏起荷包又剪寶玉

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
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說（又撒兒）
（嬌痴情景）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
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
姑娘房裡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
（世家子弟嬌養得如此）
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
們拌嘴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
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
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黛玉
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

着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
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
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
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
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
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
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
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
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
賬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

姑娘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賤妹、不入朱門）．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補妙玉紀事、所以後來結果）．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文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

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啟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七回終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偺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腳說着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督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兔以及雞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經佛咒於是賈政方畧心

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

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粧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候了時候再來也不爲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悉賴鳳姐照料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

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描來甚有光景）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鋪敘有情景非親見實說撰者都）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鑾輿緩

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
版輿抬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
輿更衣於是抬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
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
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
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光相
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却說賈
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
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
勢若游龍兩边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名色風燈點的如
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細綾紙絹
及通草為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
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
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珠簾繡幙桂
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
蓼汀花漵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漵四字及有鳳來儀
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
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
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
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幼弟賈

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敎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船

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眞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坐受禮兩陛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

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同、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

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啟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卽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叙闊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叙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虀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

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芥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

退出、賈妃因問宝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啟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宝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

蓋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元妃道傳）之總名曰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浣葛山莊（賜名稻香村）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叙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匾額如梨花春雨　桐剪秋風　荻葉夜雪等名

不可勝紀

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于是先題一絕句云

銜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并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

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强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遊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

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匾額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李紈

凝暉鍾瑞匾額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薛宝釵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詠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宝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

攷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麽典故出處來宝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宝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宝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麼宝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宝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耽延

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宝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宝玉構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宝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宝玉跟前宝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宝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
迸砌防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卷、紅粧夜未眠、
憑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四首之冠、遂將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

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

之態雖是妝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爲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駡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頑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

班優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是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宝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隻表禮按前宝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宝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宝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清

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強笑著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

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宝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

間纔得回來因此宝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別閗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没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宝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宝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黄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宝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

一坐便走往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
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
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
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边去了也不理論至于跟宝
玉的小厮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
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
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
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
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
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

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窓前聞得房內呻
吟之声宝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膽
子舔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
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
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
見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麽說珍
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
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
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宝玉又
起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茗烟在後叫

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
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
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寶玉真是有情人）
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
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
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
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
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
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不
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

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
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
必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
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
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
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
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
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
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
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

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
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
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
把拉着問你怎麽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做
什麽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做
什麽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
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
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閃
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挑唆的
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

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
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
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麽坐呢襲人之
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
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
個恐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果桌又忙倒好
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果子也不用擺
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
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
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

你益好放與宝玉懷內然後將自巳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彼時他母兄巳是忙着齊々整々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没有空去的理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輸說着便拈了几個松子穰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宝玉宝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宝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宝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轎或雇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雇了一頂小轎來眾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

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面送宝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茗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宝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倒難為你了于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赶圍棋也有擲骰抹牌的磕的了一地的瓜子皮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宝玉見宝玉不在家丫鬟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嬤嬤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宝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体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宝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嬤嬤還只管問宝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麽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乱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嬤嬤又問道這蓋碗裡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

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値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箇不自在的李嬤嬤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

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

栗子我去鋪床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麽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麽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麽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麽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麽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

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子兒我一家都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了設或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

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

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
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
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
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
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
襲又如子上言語
件事老太太大太斷不肯行的宝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
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宝玉聽了自
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無義我呢乃嘆道早知道
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
宝玉寬是多情
着便賭氣上床睡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

紅樓夢　第十九回　十一

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
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
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
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
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摸
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
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
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
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
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

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

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麽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用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偺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他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

那我得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灰還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illegible]之言方為多情）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我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着：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可稱胭脂癖）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死病兒。寶玉道：都

改拉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辰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挣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

醫胗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綿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痠疼寶玉道痠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

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眞眞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已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

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朶裡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不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

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
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
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
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
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illegible]
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
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illegible]
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
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寶玉
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

說了黛玉笑道可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illegible]
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
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
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
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
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
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
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偺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
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寶玉有一
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

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
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
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
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
順口謅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
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
呢你那裡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
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
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世
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

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
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
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
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
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
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
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
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
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怯懦
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

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眾耗忙
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
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
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
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
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
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縹緻美貌的一
位小姐眾耗忙笑說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
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
這菓子是香芋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

香玉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
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宝玉連忙央告
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
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
未了只見宝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
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宝釵道
原來是宝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本多只是
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
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見
別人冷的那樣他急的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

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手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撞來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宝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宝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塲他可見老背晦了宝玉忙欲赶過去宝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

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宝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擡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耗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襲人先只道姟姟不過爲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宝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屈禁不住哭起來了宝玉雖聽了這些

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嬤嬤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帮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宝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嬤嬤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聽得後

面一片声嚷動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嬤嬤笑道嬤嬤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鳳姐妙手籠絡）老太太生氣不成據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滚熱的野鷄快跟我來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嬤嬤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嬤嬤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塲子討個沒臉强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宝釵黛玉見鳳姐

兒道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賬、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已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

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已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即命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

的嬷嬷們抹牌宝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宝玉笑道你怎麽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宝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

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道咱們兩個做什麽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麽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卸去釵釧打開頭髮來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頭了宝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麽様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宝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

忽聽㗂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麽磨牙了偺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裡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边來閒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宝釵素昔看他也如宝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該自已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鶯兒擲三點就輸了因那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宝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

做爺們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宝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宝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宝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宝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宝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巳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宝釵生怕宝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宝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

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惱不如快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臺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話做什麼憑他怎麼

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

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已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咱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厮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便

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趟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已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見你自已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

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黛玉安得長命）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欵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

又來作伐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林黛玉之姑一我不顧見其目口）人難道連親不間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上聲怪寶釵何也）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偺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疎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慪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

了青嵌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已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

湘雲口快[illegible]偏又獨林小姐無所忌

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說的跑得妙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宝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宝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面上都丢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宝玉勸道誰敢戲弄你〻不打趣他〻焉敢說你四人正难

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边來那天已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〻等都往賈母這边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已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却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向卧在衾内那黛玉嚴〻密〻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絕妙一幅美人春睡圖）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宝玉見了欢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

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
作什麽寶玉說這早晚还早呢你起來瞧々黛玉道你先
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
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边只見紫鵑
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
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
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鵑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
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还是這
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々的要青鹽

紅樓夢　第二十一回　二

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
好妹々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
々你先時怎麽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麽梳
呢寶玉道橫竪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
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々萬妹々的央告湘雲只得扶
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並不總角只將四
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
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
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
記得是一樣的怎麽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
傍边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
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边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
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边送又怕湘雲說正
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
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一語未了只見
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
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
弟那裡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听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
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也沒個黑家白日鬧

的憑人怎麽勸都是耳旁風寶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別
看錯了這個了頭听他說話倒有些識見寶釵便在炕上
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
問襲人道怎麽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麽熱鬧見我進來就
跑了問一声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麽我那裡知
道你們的原故寶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
比便笑道怎麽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
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竪有人伏侍你再不必
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

上合眼倒下宝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為駭異禁不住起來
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宝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
（丫頭之制伏人皆無皆襲人賈）
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
（氏規鄭久已無矣）
便明白了宝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嗳道不
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
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齁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
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忽的一声宝玉便掀過去仍合
目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
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声何如宝玉禁不住起
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罷了剛纔又没劝

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还摸不着什麼這會
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曾聽見你劝我的是什麼話襲
人道你心裡还不明白还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
叫他吃飯方往前边來胡乱吃了半碗飯仍回至自己房
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宝玉素知
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
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
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宝玉拿一本
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
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

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所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已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

眼餳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横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横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已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乱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垂之指而天
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
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
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
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
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
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
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
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
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

廝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
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
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
回轉便索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
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
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声襲人睜眼說道
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边房裡去梳洗再遲了
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
知道嗎你愛過那裡去就過那裡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
手省得雞生鵝鬭叫別人笑橫豎那边膩了過來這边又

有個什麽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瞎了
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兒还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
还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
起就忘了宝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
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听你說就同這簪一
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听不听
什麽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宝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
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麽可知我心裡怎麽樣快起
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
知黛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

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宝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
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
女大姐兒病了正乱着請大夫胗脉大夫說替夫人奶々
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听了
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还不妨預
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
屋供奉痘疹娘々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

見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另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孌童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去招惹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体筋骨癱軟使男子如

師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
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
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
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
那裡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
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
契一日大姐毒盡癍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
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
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
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

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
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
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
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
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
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
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
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
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
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

只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々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此問筆妙）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々一樣我就怕有這樣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々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咱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去了平兒指

着鼻子搖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的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裡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咱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万可別叫他知道口裡說着瞅他不隄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

我瞞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
代兒我呼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
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
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
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
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
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
我也不放心別說他呀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
們行得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
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

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着窗子是什麼意
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
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
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所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
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
不打簾子一徑往那边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
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
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
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
你算賬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

噯見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伸機　製灯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麽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麽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則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麽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麽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听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麽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殼了我还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爲宝釵生辰

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宝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巳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俻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还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巳花費幾兩、老庫裡的体巳、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道、意思还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舉眼看ヒ、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宝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别苦了我們、這夠酒的、夠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听ヒ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ヒ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啝啝的、鳳姐笑道、我婆ヒ也是一樣的疼宝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宝釵愛听何戲、愛吃何物、宝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

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听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听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着咱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折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

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咱們只管咱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裡白听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听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

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
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
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
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
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
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
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煙蓑
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

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
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
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見
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
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
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寶釵心
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
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
瞅了一眼使個眼色眾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
了說果然像得狠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

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著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了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踹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著一徑至賈母裡間忿忿的躺著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屈好好的

就惱了到底是爲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
不知爲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
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没有比你也並没有笑你爲什麼惱
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屈矣可畏）
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一（步步緊逼）
節還可恕再者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
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
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
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今爵）
（刺人令人舌吉不能答一語）
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

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舌有蓮花）
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
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
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
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
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目前佛偈）
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
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
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
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

那宝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宝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宝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麽說好〻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欢〻你又怎麽這個行景了宝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欢喜不欢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你也隨和此豈不大家喜欢宝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光景不敢再說宝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

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已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碍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宝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〻是什麼話便將宝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宝玉為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得可笑可欢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

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宝釵看宝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説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説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説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

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邪説三人果往宝玉屋裡來黛玉先笑道宝玉我問你至貴者宝至堅者玉爾有何貴

（黛玉、也、盡是、聰、明、原、非、漏、相）

爾有何堅宝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

（都是聰明、然、僅）

（玉雜了禪之人眼見得雪後已）

我还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干净宝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説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這偈

終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參禪呢宝玉自己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罷

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灯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匕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听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特為灯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傳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匕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宝釵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匕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

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灯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着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已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有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

見蘭哥兒他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边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拑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

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听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灯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没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乱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

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难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断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边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报、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ヒ還暮ヒ、煎心日ヒ復年ヒ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是香、宝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宝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宝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宝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政老大有見識）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

是想到他身体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即对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强劝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宝玉跑至圍屏灯前指手畫脚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还像方纔大家坐着說〻笑〻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屋裡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忘了爲什

麽不當着老爺攛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宝玉急了扯着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还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衆人散去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終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精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

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声用走去叫一声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听了頭商之於賈政賈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

樣那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麽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听說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带笑不笑將瞅着賈璉道你當真还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还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还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

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鳳姐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太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横竪照在裡頭的規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听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

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花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倆腳驢自已騎又僱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自宮中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郄又想宝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

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有些下開方有文章）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宝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宝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還猶自可惟宝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了鬟來說老爺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

說娘〻怕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
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〻來吩咐好生帶了宝
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嬤〻答應了宝玉只得前去
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边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
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了鬟都在廊簷
下站着呢一見宝玉來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着
宝玉悄〻的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
（[illegible]含蓄有味非淺小說可比）
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裡正
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欢快進去罷宝玉只
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

起簾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
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
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
舉目見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
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〻王夫人只
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
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嫌惡宝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
晌說道娘〻吩咐你說日〻在外遊嬉漸次踈懶如今叫
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裡讀書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不
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宝玉連〻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

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挲着宝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宝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兒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了頭、賈政道了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宝玉宝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了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宝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碍不用改只可見宝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宝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嬷嬷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宝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宝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裡宝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

進來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裡去住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

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閑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蟆更听未真

枕上輕寒窗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
牕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裡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
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

玉一發得意肎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宝玉不曾有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宝玉宝玉一看如得珍宝茗烟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宝玉

那裡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宝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边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宝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边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宝玉正踟躕間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宝玉一回頭却是

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々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去罷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麽沒有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宝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麽書宝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々好多着呢宝玉道妹々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真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々記誦宝玉笑道妹々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竪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怨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々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賬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々去說到欺負二

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万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声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还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鑞鎗頭寶玉听了笑道你說〻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

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那边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听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〻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外只听見墻內笛韻悠揚歌声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听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听了這

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
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
不該胡想躭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到只為你如花美
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
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
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
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
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
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

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
文見家知書識字原非美事
女子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麽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儍丫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着他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麽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綉的

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何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鍼線脖子上帶着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猴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

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妙在不說尽反叫襲人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还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宝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也就难住了一边說一边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边轉出一個人來請宝叔安宝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

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芸兒宝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裡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没人照管着宝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听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

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
我眞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
書房裡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說着扳鞍上
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
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
囘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着
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
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
人又命人倒茶來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
道那裡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

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裡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
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
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
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挲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
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
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囘去邢夫人笑
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
兩個道你們囘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
姐妹們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
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妹們都過來

了怎麽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
屋裡去了宝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麽話邢夫人
笑道那裡什麽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
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着不
覺又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
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宝玉辭别賈赦同衆姐妹回家見
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
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麽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
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
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还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

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
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
兒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麽
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明日还要到興邑去走一走
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
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
了榮国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
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
裡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麽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
舅帮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賖四兩給我八月

節按数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
日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
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賭上立了合同再
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賒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
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
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
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々見你
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
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々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
笑道舅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

知事休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々們在我們家出
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
兩間房子在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
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三
日兩頭兒來纏舅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々也就沒
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
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
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
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々前兒我
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

散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能幹的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听了勞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边想一边走、低着頭不想

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听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閒錢、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听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隣、管叫他人離家

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听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有若要寫

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听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还有點事情到那边去你竟請回我还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麽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还他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欢

虎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裡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裡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排鐋好）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罣着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

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嘀咕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舖也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嬸娘（芸兒善于迎合）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看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鳳姐貪利得了香料自有好話）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收

名焙茗的、弁鋤藥兩個小厮下象棋、爲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跺、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厮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麽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听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声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

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名也就赶出來問怎麽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听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廻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听那賈芸說道什麽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見我回一声、焙茗道這是怎麽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

正經就便叫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裡答應着他肯給帶到嗎賈芸听這了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还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还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边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休提我這

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芸與言倆側）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没成兒昨日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没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还不求嬸娘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兒烘轉可憐）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难告訴我一声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就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裡还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因姐答應便補又不在付迹）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

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
（又放過一句）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若
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
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後日（香料、通利）就進去種花說着命人駕起
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听宝玉誰知
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
午打听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
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
併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銀子
心中喜悅翻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

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鼓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
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
不在話下且說宝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着他
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記在心上因
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那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
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
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
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
活听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
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宝玉在房內偏生的宝玉

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声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宝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々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宝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已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宝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後院裡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听見脚步响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々的好頭髮挽着鬢兒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宝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

這屋裡的人麼那丫頭道是的宝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听說便冷笑一声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裡認得呢宝玉道你為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嘻々哈々的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々趄々潑々撒々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那秋紋碧痕正对抱怨你濕了我的

衣裳那個又兌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

瞪了頭跌多兩吃醋着前往月是

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边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

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还不如我們散了单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嬷嬷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

又起一番夢

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

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宝玉等進大观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宝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体的丫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塲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听見老嬷嬷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掉去

正沒個抓尋忽听牕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呢小紅听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轉身一跑却被門檻拌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終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
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
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
了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
洗向鏡中胡乱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
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
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
（寶玉要了。頭。有。許多。思。量。可。見。賈府。另。是。一。種。排場。真。令。人。不）
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

了牕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了頭打掃
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
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門只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
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干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却為一
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
那個了頭在那裡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
（各有心事）
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小紅正
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
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边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
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幃

模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裡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唪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

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衆丫鬟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

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还不在那裡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宝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环宝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环听見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発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

的臘燭向宝玉臉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嗳喲的一声滿屋裡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䕫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宝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宝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說道老三还是這樣毛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过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声也上去幫着他們替宝玉收拾只見宝玉左边臉上起了一溜燎炮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

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
罵一頓又安慰了寳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寳玉說
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
了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横竪有一場
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寳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
（黛玉相思病已深矣）
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寳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
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只瞧
見寳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边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
林黛玉只當十分燙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寳玉却把臉遮
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黛玉也就

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寳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
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寳玉見了賈母雖自己
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
了一日有寳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寳玉
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説是燙的便點頭欢息一面向寳
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
回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
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
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侠鬼跟着
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

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奇談）賈母听如此說便問這有什么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多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还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么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几觔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

家裡就有好几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油再有几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为宝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斤每月打總兒來関了去馬道婆道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宝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

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問安、閒逛去了、一時來
到趙姨娘房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
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紬緞、因說
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紬子緞子、不拘顏色、（此婦原嫌）
（乞巧二廠）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瞧那裡頭還有塊成樣
的麽、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挑兩塊
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几塊、掖在懷裡、趙姨娘又問前
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
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
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

紅樓夢　第二十五回　六

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
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麽、趙姨娘听了笑
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
這屋裡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
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
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
趙姨娘唬的忙搖手兒、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
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活畫出、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
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
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

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难道誰还敢把他怎么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三姑六婆所以不可入門）的話你們没本事也难怪明裡不敢怎樣暗裡也算計了还等到如今趙姨娘聞听這話裡有話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說道怎么暗裡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没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太太的謝你馬道婆听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賊僉人偏要推開）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々過々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睜々的看人家來擺掭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謝你么馬道婆聽如

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还猶可若說謝我还想你們什么東西么趙姨娘听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么個明白人怎么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还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么不得呢馬道婆听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还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难我攢了几兩体已还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來並体已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

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鵑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一同信步出來看庭前纔迸出的新筍不覺出了院

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几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还好麽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著宝玉道我嘗了不好不知別人嘗了怎麽樣宝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国貢的我嘗了也不覺甚好还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宝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裡还多

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了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还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听了笑道你們听听這是吃了他家一点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黛玉傳失臉点）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麽还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落得服笑）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声兒不言語宝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麽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着又啐了一口凤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麽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弟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声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宝釵叫道顰兒急了

还不回來呢走了倒没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宝玉宝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宝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着凤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辞了出去宝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别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餘波妙）我與你說句話凤姐听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宝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來說話黛玉不覚又紅了臉掙着要走宝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弥陀佛宝

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乱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宝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乱戰、兒一声肉一声、放声大哭、于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並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並丫鬟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乱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著眼就要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几個力大的女人上

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的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荐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辞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醫的、他叔嫂三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乱說、到夜裡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着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

急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馬婆呪遍）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

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宛勸解了一番

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找我們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

遮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声道青埂峰下別（微旨）
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
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呵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
不可褻瀆懸於卧室檻上除自已親人外不可合陰人冲

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
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宝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
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
間听消息黛玉先念一声佛宝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宝姐
姐笑什麼宝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还忙又要度化衆生
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
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笑得有道理。罵笑黛玉婚姻更妙）
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
着凤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
的下面分解

終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强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々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决神魂不定

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々在屋裡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々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裡到底覺怎麽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々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說那裡

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干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教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

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几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过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宝玉还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小紅听了冷笑

兩声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幷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牕外只說得一声是綺大姐〻的抬起脚來咕咚〻〻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边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么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〻还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瓌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巳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宝玉的奶娘李嬤〻從那边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〻你老人家那裡去了怎么打這裡來李嬤〻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〻的又着上了那個什么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听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么李嬤〻道可怎么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李嬤〻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

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乱碰可是不好広李嬷々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道紅姐々你在這裡作什広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边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

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内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边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廻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槅扇上面懸着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緑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听裡面隔着紗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広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見是宝玉的声音連忙進入房内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

文章閃爍、却看不見宝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塡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宝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々又遇着叔々欠安、叔々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

了、我倒听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々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宝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宝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宝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宝玉又在傍边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々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々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宝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

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麽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
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
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好
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內
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
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丫
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
步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
几歲了名字叫什麽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几年
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几個女孩子那墜兒

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剛那個與你
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
什麽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麽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
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的我
那麽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
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
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麽謝我
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
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
聽見小紅問墜兒道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

素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広又要睡覺你悶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宝玉起來宝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広葳蕤越發心裡膩煩了宝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晃出了

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边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宝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宝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広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做什広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宝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却是瀟湘館宝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声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將臉貼

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宝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裝睡着了宝玉纔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

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宝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宝玉笑道你給個榧子吃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宝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裡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竟已是鶯鶯小姐声口）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宝玉笑道我何嘗說你広麼

他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頭听了村話来也說給我听看
了混賬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
哭一面(嬌痴可愛)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
赶上来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又說這
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
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觉打了個焦
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来穿衣服出園来只見焙
茗在二門前等着宝玉便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麼焙
茗道爺快出来罷橫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
說一面催着宝玉轉過大厅宝玉心裡還自狐疑只听墻

角边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笑道
要不說姨父叫你匕那裡肯出来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
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之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薛蟠
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央
他去的宝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罢了怎麼
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
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
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宝玉道嗳喲越發的
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还跪着做什麼焙茗連忙
叩頭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

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麽粗這麽長粉脆的鮮藕這麽大的西瓜這麽長這麽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羅猪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麽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赶着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

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宝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寿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寿打算送什麽新鮮禮物宝玉道我没有什麽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没細看只看落的欵原來是什麽庚黄的真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过些那裡有個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將

起來命人取过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么薛蟠道怎么看不真宝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差不遠眾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著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宝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

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拍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兎鶻稍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宝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么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咱們几個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

大幸、薛蟠眾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々
的說、馮紫英听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几杯
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々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
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眾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
英笑道、這又不必、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
然不能遵命、若必要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
眾人听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
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
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
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

之處、說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々的丟不
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像、馮紫英道、多
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眾人回來
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
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々回來、因問其
原故、寶玉一々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
你且高樂去、也倒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
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
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々家
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々倒

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丫环倒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听見賈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宝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麽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宝釵進宝玉的園內去了自已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熌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宝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宝釵身上正在院內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听見是他的声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声說道是我还不開門麽晴雯偏生还沒听見便使性子說道凭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声問他逗起氣來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

認真慪氣也覺沒趣（林小姐一生哭是[illegible]論）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著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花魂

默默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釵戲彩蝶　埋香塜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宝釵出來了宝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宝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宝釵去了宝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麽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用話來寬慰解勸誰

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

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眾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了眾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

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寶釵身分。寶釵有教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已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

曲欄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
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
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
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
什麽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
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
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麽那一個又說道你别胡
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
什麽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回他呢況且他
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没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

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也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别人
呢須說一個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嘴上就長一個疔
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嗳呀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
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
咱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咱們
也看的見就别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
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盗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
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
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
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

件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着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連

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
鳳姐打諒了一回兒他生的干凈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
說我的了頭今兒没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
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
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分付我說去若說的不齊
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
那位姑娘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
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听了笑道嗳喲你原來
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
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

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
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
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听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
來了只見鳳姐不在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
來站着繫裙子便赶來問道姐々不知道二奶々往那裡
去了司棋道没理論小紅听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
見那边探春宝釵在池边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
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々院裡
找去小紅听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
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

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
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
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々還睡覺
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兒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
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々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
小紅道你們再問々我逛了沒逛二奶々纔使喚我說話
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
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
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

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賈府丫頭實無高枝可走雕斲手）
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裏小
紅聽說不便分證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
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
平姐々說奶々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
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
又道平姐々叫我來回奶々纔旺兒進來討奶々的示下
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々就把那話按着奶々的主意打
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
道平姐姐說我們奶々問這裡奶々好原是我們二爺不

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揑揑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

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很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

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道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

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為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

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宝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宝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宝哥々身上好我整々的三天沒見你了宝玉笑道妹々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宝哥々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宝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宝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宝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

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撂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拏幾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

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

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憒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

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

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脅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强於汚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听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

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真正何妙兒文只此是深情只故）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轉念頭可作猶尚）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短命二字豈忽略哉）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已抽身便走

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已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听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凴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

干干淨淨收着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床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

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好就便死了也是個情痴剖肝寄可爲天下有情人共勉之語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說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

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你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實是係人如親見其人風神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

這麽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麽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的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宝玉拍手笑道從來没聽見有個什麽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真不爲這個捶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宝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麽藥就這麽貴宝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别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爲奇只在群藥裡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

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
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
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
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
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
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口裡說
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
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桌
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
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麽他說配

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麽費事我
問什麽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
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
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
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
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
乳鉢乳了纏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
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
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
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爲這個

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頑皮話切也。向心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听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坟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說等着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偺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巳跑到棹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蹚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

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
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妹妹
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
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
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
兒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
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
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
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
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竖我自巳明

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
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
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麽
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
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
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
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
這邊只見都巳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
麽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麽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
問林姑娘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

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

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听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

衣裳去就自巳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宝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宝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厮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宝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厮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

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宝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厮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巳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听我吃一罈如何雲兒听說只得拿起

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

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

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
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
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
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
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
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
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

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
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
去背地裏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
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倚靠誰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
大爺在你怕什麽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
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

他不叫他打你呢眾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已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々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

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綉房鑽出個大馬猴眾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便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眾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眾人听了都

啐我道道何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𪑳𪑳往裡戳、
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麽曲兒、薛
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
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
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
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
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

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
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
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
（讖語頗為下半部襲人從了蔣玉函[illegible]了）
乾了酒拿起一朶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
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
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麽說起寶貝來蔣玉函
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
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麽你們
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

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
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
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宝玉
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
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
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
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
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宝玉听
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
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

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
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也得了一件
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
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条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
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貢之物夏天繫
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
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
繫着寶玉听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条松花汗
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听一聲大叫我可
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

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条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襲的天緣）把我那条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条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也難爲你心裡沒個算計兒欲再說幾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

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条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可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見替琪官此帶是襲人終身）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結局）一条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

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
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
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
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
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
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
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着一個香玉
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香玉元春知是有深
意其寶釵之道今愛也
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
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

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
宝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麽個原故怎麽林姑娘的倒不同
我的一樣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
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麽就錯了
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
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
說着便叫了紫鵑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
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麽留下什麽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
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宝玉所
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

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總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

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

幸虧宝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宝玉笑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宝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宝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宝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宝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宝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宝玉真千古第一痴人）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宝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宝釵見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声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獃雁宝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帕子一摔向宝玉臉上摔來宝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呦了一声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

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

一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麽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

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

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裏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觔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裏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

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厮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家下站的小厮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偺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麽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下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

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麽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所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璜賈㻞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墻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麽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裏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聲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麽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綑着手呢麽馬也拉不來

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趟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眞人現今王公藩鎭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裏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偺們自已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

孩子還撅了你的兒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躬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託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裏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

解手去了纔來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裏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

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

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他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花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

拿出盤子到唬我一跳（讀者失笑、兒作）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摑入趣中　鳳姐一味諧）們化佈施來了眾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卻不為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难

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宝玉摘下通霊宝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眾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眾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愿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着頑耍賞人罷賈母听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宝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

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斷不能收張
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
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
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
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illegible]作全不知瑣[illegible][illegible]帶的說話）
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
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
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
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
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

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與眾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
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眾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
一時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
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
是滿床笏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
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隱○綠○金○書）
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着申表焚錢
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
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已的玉帶上
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

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
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宝釵笑道史大妹
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宝玉
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宝姐
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
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宝釵聽
說便回頭裝沒聽見、宝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
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一面心裏又想到怕人
看見他聽見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裏揣着、
却拿眼睛瞟人只見眾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

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裏沒意思起來、又
掏出來向着黛玉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
到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宝玉笑道
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
話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
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
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
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
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
噯呀我却不防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

當咱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著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見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

道我自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听說便冷笑了兩声
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呢（急了，變嫁。）宝玉听了
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
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还為這個賭
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
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
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
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
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林小姐亦同心病）你心裡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
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癡病况從幼時和黛玉

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
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
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
或喜或怒变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
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
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
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争
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
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煩
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皆有

你你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你

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听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

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今人不知其家教何如）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捶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些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證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曲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

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赶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

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

玉去了方纔不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还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爲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边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

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劝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

家裡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体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个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林黛玉欲答話只

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林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

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見倒像是咱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咱們那時節豈不咱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你怎麼樣了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咱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單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

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倒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憋得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

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
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
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
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
了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已拭着淚
（哭則啼擲手帕哭真夫婦所有）
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裏一
（此情想怪容易引心做和的）
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
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
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
玉將手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

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
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
兒跳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裏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
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
已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
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
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麼
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
也放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
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

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
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
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裏要說和誰知兩個
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呢倒像黃鷹抓住鷂子
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
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裏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
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
生的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能去大哥哥不
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閑了姐姐替我
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

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
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麽不看
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
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
沒意思只得又搭訕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
原也體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
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
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
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
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

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問別人搭赸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麽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麽連這一齣戲

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麽一串這叫個負荊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什麽是負荊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麽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麽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

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代黛玉笑是那時便非有福之相）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已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着針線却打

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真是淫人）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已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

在井裏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
白我告訴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兒同
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
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着罵
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
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裏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
敢言語登時眾丫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
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
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
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

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
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
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
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
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
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
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
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
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
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

手裡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
呢宝玉心中想道難道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
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
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
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
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却辨
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宝玉忙把舌頭一
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
了顰兒也生氣宝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
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

只見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嬝嬝婷婷
大有林黛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
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
字宝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点一勾
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着
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麽字寫成一想原來
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
詞这會子見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
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甚
麽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还在那裡畫呢畫來

畫去还是個薔字再看还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大心事这麽個形景外面他既是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麽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这般單薄心裡那裡还擱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凉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宝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宝玉想道这是下雨了他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听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宝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妙妙）一句提醒了（真正痴人）宝玉噯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凉低頭看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还記罣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

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響、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得彎腰

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还不換衣裳

去宝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反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宝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兩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至晚間洗澡

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声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喲噯之在從睡中哼出宝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聽得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声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宝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宝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宝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終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余負氏劍中井中之人）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峒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

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襲卿心）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各人相見）寶

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賞端午大家無趣盛正）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黛玉散寶玉聚）他也[illegible]的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

[illegible]

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

的不是要踢要打憑兒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听了這些話（傷心語）氣的渾身乱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赶过來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过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还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已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听了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别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过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还沒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已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

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过奴才罷咧襲人听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麽吵的万人知道我纔也不过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个什麽主意（此之謂[illegible]）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

不如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麽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过這樣吵鬧（[illegible]）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illegible]）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

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
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去
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
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
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
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
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
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已也就哭了晴雯在傍
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
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

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
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
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
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
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
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
有人說閒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
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
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
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

這些話，林黛玉將兩个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个和
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兒。宝玉听了，
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
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
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
至自已院内，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个
人睡着。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
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illegible]
宝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illegible]宝玉將他一拉，拉在
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

子，我不过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說我也罷了，[illegible]
襲人好意來劝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已想想該不該。晴雯
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麽，叫人來看見像什麽。我這身
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麽睡
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
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
他們來。宝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
沒有洗，拿了水來，偺們兩个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
敢惹爺，还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个時辰，也不
知道做什麽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

瞧這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
庅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
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倒舀一盆
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
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
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
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
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
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

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
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
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
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
寶玉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
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
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
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
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

把匣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斷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一人）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illegible]西宮青年所以必親密也）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

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麽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別人的衣裳[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子也）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麽惟有前年正月

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
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紅猩猩
氈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
拿兩个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
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
笑了宝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还那麼淘氣
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
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还是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
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
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还是那麼着賈

母因問今日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
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宝玉
哥哥不在家麼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
兩个人好頑的這可見还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
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宝玉來了笑道雲妹妹
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
太纔說這一个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
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宝玉笑道你信
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宝玉道好
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

手帕子來換着一個抗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还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这

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还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个女人來还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还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个金釧兒姐姐一个平兒姐姐一个这倒是四个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这麼清白衆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还是这麼會說話不讓人黛玉出語令人酸。。。林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听見只有薛

寶釵抿嘴一笑寶玉所見了倒自巳後悔又說錯了話忽
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
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
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々們去逛逛湘雲
答應了因將三个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
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
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宫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
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
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
單剩下湘雲翠縷兩个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

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
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个還不如偺們的翠縷道
他們那边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
也难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
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
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問得有趣）
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
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
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妙論渾）

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尽了又有个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个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个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个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

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还分陰陽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这边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边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还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

麽公的母的又捫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麽東西都有
陰陽僧們人倒没有陰陽呢（妙。妙千古奇聞。司。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
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麽不告
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
道什麽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
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麽樣湘雲道很是
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
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很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
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麽翠縷
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

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
手笑道是件宝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
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个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
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
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
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边來了
笑道你兩个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
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
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
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歸

坐宝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拍了半天嗳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來了麽襲人道什麽東西宝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麽問我宝玉听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洛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个麒麟了宝玉道前已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还是這麽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宝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端的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

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赶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

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
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
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
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
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
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
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
是沒了父母也沒妨得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
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
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

了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哂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
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
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
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
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
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
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
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
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
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

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宝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麽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麽兒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竪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还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個們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

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麽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还叫赶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麽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麽着老太太还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还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还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宝玉聽了、

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已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應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

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醃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过得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玉姑娘那要是（重寫寶玉、釵、來）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已过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此回內寫寶釵于代黛玉、也）只當他惱了誰知过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

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
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何等親切○相知）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
（非解人所得而喻也）
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
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
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
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
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
寶玉亦有麒麟（[illegible]甚重）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
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
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
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
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
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
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
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則
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
（[illegible]）
何必來一寶釵（[illegible]）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
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
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為知己（[illegible]）但恐不能久待
你縱有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

湘雲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似有拭泪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

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

一对情種描寫全神留

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着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呆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

也一樣見金盛抑盛抗可

兩人病一式人

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子，羞得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襲人心中亦有備意，吉信以好）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行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入門他日不歸蔣玉函也）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宝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便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宝釵聽了忙說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宝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还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宝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宝釵所見這話，便兩边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体諒人情，我近來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

點々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麽這几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没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々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没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还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听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

麽三更半夜的做呢、可見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还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裏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

金釧兒一案了結

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还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赶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还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宝釵道、這也奇了、襲人听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宝釵听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宝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宝釵便不

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宝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宝兄弟、宝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几天、还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歎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

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
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
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倒底我心不
安宝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
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
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娘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
粧裹誰知各了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
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
個有心的况且他原也三灾八难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
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爲這麼樣我纔現叫

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几兩銀子也
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
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泪來宝釵忙道姨娘這
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
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
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难道你不忌諱宝釵笑道姨娘
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宝釵大雅）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
忙叫了兩個人跟宝姑娘去一時宝釵取了衣服回來只
見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
宝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宝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

知竟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
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

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孫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子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府裏有人來

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
與忠順府來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
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卻是忠順府長府
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
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
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
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着頭腦忙陪笑
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
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
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

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
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
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
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
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机
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離不得此人
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
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
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
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

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況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

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反尚得見、掃夕、)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遲亡、說明沈、分居此今、顧大忱矣●作●)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听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裏置了幾畝(許十十、真是大不●妙●)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裏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歪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

幾個小厮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厮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麽、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边一过、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过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命

叫賈璉賴大來、小厮們答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听見我母親說、說到這河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厮們明白、都往兩边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

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
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
爲宝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
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宝玉拿大棍拿
繩綑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倒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
厮們只得齊聲應答着有幾個來找宝玉那宝玉聽見賈
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兇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
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
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
媽媽出來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

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宝玉一則急了
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
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
二爺怕什麼宝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
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
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宝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
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
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
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只
得將宝玉按在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宝玉自知不

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还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
的自己奪过板子來、很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宝玉生來未
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过还亂嚷亂哭、後來
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赶着上
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听、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
田地还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你們纔不勸不成、
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
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
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厮

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如火上
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個小厮忙
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弹不得了、賈政还欲打時、早被王
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
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
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
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
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
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
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

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八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

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听丫頭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听喬得顫巍巍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的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听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声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

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听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不死手的板子難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几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

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几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哭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宝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

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只有丫鬟媳
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
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春
凳抬出來呢眾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
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
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
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
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
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
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

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
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
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
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
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裏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
使出來見眾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
下手去便索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
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
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
忙打聽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

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麽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麽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麽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兒沒

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麽樣呢正說着只聽丫嬛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

切稱客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illegible]了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真[illegible]之情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

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
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
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
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
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
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
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
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
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
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
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
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
太太太眾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
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
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々似睡非睡的模樣、
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々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
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
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
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
再來、眾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々默々、只見蔣玉

便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會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

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兒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

轉過床後、出了後院、鳳姐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

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只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

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
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
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
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
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
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
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香
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他胡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
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裏只用
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日

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
蹋等不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
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都有
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
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
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有見鵝黃箋子你
好生替他收着別糟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
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
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
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

兒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
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佔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
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
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甫道此論理的又住口此畫絕之）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
說（根也）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
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
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
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
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
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

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
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
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
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
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
了他我常常辦着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
邇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
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
感自巳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
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塲大家落個

不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挂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此間林姑娘先提矣）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統俗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

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
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
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
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
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
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
（娓娓可听、占、有逼丁花）
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
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
（[illegible]）
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

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
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
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
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
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
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
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
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
着去了、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
不自禁、即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掛着黛玉、

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訕呢宝玉想（從此又添二節目公益）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

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悟○得○妙）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宝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

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閒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糢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話下

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

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过母親只見宝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听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闘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

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々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勸道媽々和哥々且别叫喊消々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計較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闘少管别人的事天々一處大家胡鬧你是個不妨頭的人过後没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々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别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宝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乱跳賭神發誓的

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宝玉没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凈、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宝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宝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媽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麽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麽前日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

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々的氣死人了賴我
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一個宝玉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宝
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别人鬧薛蟠見
宝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
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
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
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々和我說你這金要
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
（開巾看二伏筆〇）
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
媽哭道媽々你听哥々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

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宝釵滿
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别
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
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
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
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
（此處可嘆）
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々也自己保重
（〇我〇劝〇林〇姑〇）
（〇狠〇自〇己〇保〇重〇何〇必〇哭〇出〇兩〇釘〇眼〇斷〇也〇）
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宝釵如
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已納悶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

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

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聰明人獨是多傷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鳥亦有情）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

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

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听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着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麽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道從那裡說起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

紅樓夢　第三十四回　三

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為我生氣还猶可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着眼睛裡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

釵勉強笑道、你鬧𢿨了、這會子又招着媽々哭起來子、薛蟠听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々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々吃、宝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々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々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宝釵道、黃澄々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々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様、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还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宝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

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宝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还好些、鳳姐一旁笑道、听々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

半大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听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过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麽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麽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没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麽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再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麽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吃托賴着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

还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着去了宝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麽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麽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听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还巧什麽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麽大年紀比他还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娘可怜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麽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這麽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

不說的好宝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宝丫頭薛姨媽听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宝丫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讃林黛玉的不想反讃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过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

罷、把了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巳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

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腳酸、便點頭
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座位、那時趙姨娘推
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
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寶
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来奉與賈母、李宫
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
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
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
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
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起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

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
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
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
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
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
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
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站在地下、
看放着菜、鳳姐先忙着要干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
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
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

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

玉見鶯兒來了却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娘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

因而便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
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
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
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
我嘗〻玉釧兒道我從不會餵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
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餵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
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躭悞了時
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
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挣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
見他這般忍奈不住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裏造下了

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
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
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
這樣你就要捱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
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
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
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
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
了玉釧兒所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
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

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釵見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嬤嬤來請安來見二爺宝玉听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嬤嬤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宝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

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就悞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見見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却只顧听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見到不曾燙着唬了一

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至誠種。）
已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
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
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眾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
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
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
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
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
呆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呆子那
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

萬真的有些呆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
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
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
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
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此評却是知己。）
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
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
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
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
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你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

的絡子、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麽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还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閑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麽要緊、不过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麽顏色、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麽、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纔嬌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嬌艷、鶯兒道葱緑柳黄我是最愛的、宝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条桃紅、再打一条葱綠、鶯

兒道、什麽花樣呢、宝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麽、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听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麽、鶯兒道、姓黄、宝玉笑道、這

個名姓到對了果然是個黄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卿寶玉下之無意了寶釵而評知有福之女兒聊且自己之事）（身此評）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嬌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听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听見外頭說道

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

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
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还不叫
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
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
的宝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还有比這
個便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宝釵
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已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
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宝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
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
此時宝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宝玉正看著

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
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麼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过去散
散心太太着實記掛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
請太太的安去疼得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
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
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宝
宝玉叫快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上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

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些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金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

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塲、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為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牙尖齒利。）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illegible]凡應喚他、真是會說[illegible]）、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

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

車子似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illegible]失[illegible]口吻）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illegible]）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illegible]必作事之得者）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何如、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

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

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穿堂風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咸如可畏）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注射趙姨娘）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咱們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

裡吃畢西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竪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蚊子還拏蠅刷子赶什麽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此虫可謂冷香虫）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

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裏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裏去找襲人林黛玉卻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裏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做針線（從黛玉眼中寫出。）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裏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裏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裏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裏寶釵只（如此情景意在其後不再敘）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前此寫為宝釵所得）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

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
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
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
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
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
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
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
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
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
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

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
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
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
要贖你又說在這裏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
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
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
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道
倘或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
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
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

點愛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只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裏若朝庭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庭是受命于天地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哭我的

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
幽僻之處，（情極）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說到此方是真正）就是我死的
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因了不理他。那
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
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
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
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
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
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
見他進來，閑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

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
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
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
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
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
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
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
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
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
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安站片

時只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個小戲臺并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

[illegible]前寫齡官情思又是一番寫法[illegible]小說新

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

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

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的沒人理的又偏病了賈薔總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賈薔固痴齡官尤痴非寳玉不能會通入理○名言故一味呆 若不到方知林妹此具分毫也）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寳玉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這會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寳玉一心裁奪盤筭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寳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

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寳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寳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為誰（各人得各人眼淚千古名論此言最是傷心人）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寳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寳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

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都不去這麽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麽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麽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麽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

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得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走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凉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

默默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讌及詩壇。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着一個字帖兒

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芸自蒙

天恩認於　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託

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　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二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宝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麽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爲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宝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麽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宝玉道這是一件五經大事

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宝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宝釵道你忙什麽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些什麽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偺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

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麽快做了鹿（雅謔）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班故今班竹又名湘如竹如今他住的（林黛玉稱瀟湘妃子與不愧此稚）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班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了（號）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

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麽李紈道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爲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〇字〇評〇論〇恰〇當〇）得很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麽探春道你的號多得狠又起什麽我們愛叫你什麽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身分恰當）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

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號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若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夠、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咱

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薛蘅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方不負我這高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

送、海棠是結社題目

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

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環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在廻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

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　碾冰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

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出口風雅可謂請）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探春）或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說畢大家

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纖俗丫頭目）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襲人生得標）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

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麽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麽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槅子上碟槽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衆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的、想不起來牛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没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着、就没帶來、你再瞧那槅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没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已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已園裡纔開新的鮮花兒、不敢自已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着、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聊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

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眾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眾人的嘴太太越發喜

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暗射花襲人）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歡喜

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眾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

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

去宋嬤々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咱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嬤々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

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嬤々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嬤々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嬤々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

愛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媽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無事作知悲心熱得很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念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眞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

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殼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殼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寶釵俠劍）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

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眞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

了我憑他怎麽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

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个菊花詩如何宝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宝釵想

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宝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宝釵也讃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宝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

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illegible]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的[illegible]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illegible]，但只咱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赶着又罰詩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

右有回廊，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具，各色盞碟，那边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一边另外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爲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此番調笑真是聰慧絕倫可愛）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覺得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爲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况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竪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自序摹人講）

面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安放盃箸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边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边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已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菉豆麪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了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

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边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边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黄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没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赶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没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裡正剝了

個滿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内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嗳喲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边聽見一叠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

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說這裏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咱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

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令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咱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氈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眾人看

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
了一番宝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
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綉墩倚欄坐着
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
窓檻上掐了桂蘂擲在水面引的游魚浮上來唼喋湘雲
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招鳥衆人情致參差）
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畫落使閱者眼中後態不肥）
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宝玉又看了一回
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边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
人等吃螃蟹自巳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剥一壳肉給

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
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了頭看見知他要
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巳斟
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
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
酒宝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來另拿了
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此酒與可口合歡酒）
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
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

許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把來看看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近日詩尚喜帶出閨閣者、係俗之所惡也。）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隨手點應、）衆

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

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黄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逕絶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

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回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

淚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眾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供菊次之（後則問菊第一供菊第六詠菊[illegible]憶菊第四）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箇也不（[illegible]菊第五簪菊則与諸[illegible]妹一不甚聯遠也）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為底遲直直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

金淡泊、暴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閒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蠏來螃蠏、作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飯散、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眾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眾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燒了為準。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眾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眾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麽呢、怎麽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

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麽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是鑰

兒平兒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都帶在身上
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着
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
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妙）
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寶
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
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
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
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
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

紅樓夢　第三十九回　二

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詐
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土
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
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裏比
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
不是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
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這老
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
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此句只替襲人何如）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
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

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麽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个丫頭來死的個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没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没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着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

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鐘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還没放呢是爲什麽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剝所爲寫出）又見方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别問橫竪（鳳姐）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麽唬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别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没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鳳姐生平抑般[illegible]）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

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
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
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
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
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
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
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
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
應着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边打發人來找平兒說
奶奶有件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

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這三接四的叫人來找
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已敢與奶
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
二箇冊文章又從老老身上鈎出
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
边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
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
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
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
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爲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
粮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取賣

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
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
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
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
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
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
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吃呢又沒人
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
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兩
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道

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
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得着也有摸不着
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
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
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
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
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
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
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
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

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亦是寔話。）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賣惜描寫收笑惜老憐會）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

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可見有常事）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

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平兒句）
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鳳姐描叔子此可見）
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
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
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
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寫鴛鴦 邦）
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
福口裡請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
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
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

七十五了賈母向眾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
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
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
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申、有至理。）
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
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
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
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
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
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

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什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輛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塲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

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裡人老實那裡擱得住任你打趣（厚人、語。）說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事、贈劉。）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已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已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可在賈母榻前又

樓見此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着

牕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蕊字結提)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起一波)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嬛回說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

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宝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片、抽火光想急得宝玉今日不知。女孩兒下落）了再說別的罷宝玉聽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庄子東边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

哭得什麽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我亦正想抽柴的女孩兒不知何如絕妙之案也）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偺們囘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寳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塲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

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宝釵等都笑了（宝玉急煞）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宝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麽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麽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宝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麽樣。劉老老道

因爲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也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戲語。大妙）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宝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

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
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
老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
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佑。也宝玉）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謅
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
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着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着
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
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
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
着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我那地名坐落不

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
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
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且又收寫●着）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
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
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
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
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
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
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
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

我去碰頭怎麽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呢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味夕不、庄家過一年也）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

園裏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

上看着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只

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

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閒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边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

得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边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踩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

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

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地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

上反（極寫富貴處在無意中點染筆墨妙不可言）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名色妙）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名色又佳）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原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

來了、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
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
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衆人看了、都稱讚不
已、劉老老也覷着眼看、口裡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言之、概然、）
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
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
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
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
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
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

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
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
收着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
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
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子
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
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曬東西、預備這梯子
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
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

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着向紫菱洲蓼漵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攢絲戧金五色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

吃酒吃飯都有一個凑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環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眾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

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棹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嬛在旁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着丫嬛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妙絕言飾般故心者）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此一回寫賓主會璧常寫一名）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

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叉巴子比我那裡鐵掀還沉那裡拿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棹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棹上賈母這边說聲請劉老老（總然寫。讀）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已却鼓着腮帮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棹子只叫噯喲寶玉㨪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寶玉

玉呌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呌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形容盡、文章中畫龍蛇飛舞、）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俠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

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快子要夾、那裏夾的起來。滿碗裏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快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語外警言。）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了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走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

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言外微旨）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的劉老老道這個菜裡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illegible]）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嬤嬤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

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偺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老老老老可愛）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筯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道

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
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們猫婆子聽了忙
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
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麽鴛鴦道這就罷了鳳
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
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
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們正說
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
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

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
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
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着一幅
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霞烟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窯的大盤
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
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
摘那槌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
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臥榻拔步

床上懸着葱緑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旣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回吩咐擺下

條桌、鋪上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校寫貴人方[illegible]為此語）衆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偺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着、怕腌臢了屋子、偺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

入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見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嬤嬤眾丫鬟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

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黛玉真會心人）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偺們別叫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漵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眾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補眼秋景）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

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
裡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
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
回說、他自已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
也笑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
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
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
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
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
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很愛素

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閑
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
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
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
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
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
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
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
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
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

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榻一几東边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

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嫌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

兒住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
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
很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
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
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
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
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
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
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
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

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
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
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
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
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
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
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
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幺賈母道一輪紅白
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
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

一副了左边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
鴦道右边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
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
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
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边長么兩點明、湘
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兩點明、湘雲道
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边
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
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長
三、寳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在边是三長、寳釵道

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寳釵道三山
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寳釵道處處風波
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边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
景奈何天、寳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
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
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
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
一口、鴛鴦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
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
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

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庄家閑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麽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边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姑娘姐姐别笑（愈村愈妙愈俗愈佳）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

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老亦是解人）衆人又大笑起來要知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湊趣笑道今兒寔說罷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眞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故意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眞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没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横竪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黄楊根子整刓的十個大套盃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

个小盃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盃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我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眾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

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

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䥯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盃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

道酒吃完了到底這盃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繡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朵裏天天聽他口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麼體沉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

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盃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盃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

日着實有趣說着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已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携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

花、劉老匕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
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
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麽雀兒變俊了會說話、
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
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
話呢、衆人听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
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
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
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
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

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
麽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
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
麵菓、也不喜欢、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
揀了一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劉老
老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又揀了一朵
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
絞出這麽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
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
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

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
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
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
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
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着一个佛手大
姐便要丫環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
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
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
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
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庵

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
到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
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
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
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盃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
怎么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
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捧與
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
賈母接了又問是什么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
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茶劉老老

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塡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搧滚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來搬茶吃，這裏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嘲孤韻。嘲戲推也）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玉

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傍邊有一耳，杯上鐫着𤫊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眞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𥁃。妙玉斟了一𥁃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妙公至言）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

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浮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語深情。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盃雖然腌臢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一欲一冊賊相反不如貧婆之安樂也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

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宝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宝玉接了又道(形容孤相)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宝玉道這是自然的說著便袖着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

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已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自已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著劉老老逛衆人也都跟著取

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
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灣了腰劉老老道
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
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
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
趣甚。
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
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
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
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

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
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
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
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
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
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
這裡也有扁荳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得了
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
頭砌岸裡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山石
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蹬過石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

了兩箇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磞頭磞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赶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磞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踹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

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來的又見他戴着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金紫世界似夢非夢〕想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

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已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厠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敁敠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

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彀他遶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

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刘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了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刘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〻笑道這個麼是宝二爺的卧室那刘老老嚇的不敢做声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〻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

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不舒服

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在那裡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

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此語可為富貴養兒女老法。）貴了也禁不起巳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

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听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illegible]出自何書）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末卷）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兇化吉（而老老之言驗。）郤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听了自是欢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偺們

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着走越發心裡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麽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各樣

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賈）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家待人一學于此可畢）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綫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活畫付爾）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

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亦是實）姑娘的心。（隔老老可愛）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偺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厮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

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嬷嬷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棹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階，（規範肅然）跟着賈珍到了台階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宝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

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着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々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廚後隱々約々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々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嬤々端着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略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

又胗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凉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畧清淡些常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々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太姐兒的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々笑道我說着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々淨々的餓兩頓就

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厨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閑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宮貴可知）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裡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裡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錁子來與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爲真笑着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窰鍾子來遞

與刘老老這是宝二爺給你的刘老老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刘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與他包好刘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宝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閑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帮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刘老老到了鳳姐兒那边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搬了出去直送刘老老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宝

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宝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宝釵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宝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宝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宝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

哭○卯○其○來○姒○

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們也

背着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偺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

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爺都等着呢宝釵道又是什麽事黛玉道偺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宝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没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麽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輕薄〕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衆人听了都笑道〔宝釵顰不踏只是尊重耶〕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麽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黛玉也

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上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听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宝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〻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麽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没什麽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宝姐姐讃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还是單畫這園子呢还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楼台又不

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难呢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輕薄典衆人听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圖輕薄衆人听了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原來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筍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

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
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宝玉和黛玉
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
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
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叫
你帶着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
笑的李紈笑道你們听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
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
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
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宝釵說你

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宝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听听
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
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
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踈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
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
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
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
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界劃的
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
來堦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

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
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
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腫了腳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
來竟難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
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宝兄弟教着他並不是為宝兄弟
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
安插的宝兄弟好拿出來問問他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宝、致、喜、子論畫）
宝玉听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台就極
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宝釵道我說
你是無事忙說了一声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了再

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宝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
墨宝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
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
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
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深、深、興、理）
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
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边相公們叫他照着
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
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攏上
炉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还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毡

子（宝釵豈亦尝条畫耶何其知之詳悉如此）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々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着色的筆就完了宝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宝兄弟寫宝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听宝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來静听宝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黄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黄四兩（竟是一个大畫匠矣）廣花八兩蛤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匀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偺們淘澄飛跌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殼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個粗籮二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炉兩個沙鍋大小

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屜木箱一個寔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寶釵道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啊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麼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上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探春听了笑個不住說道

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裏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平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

籠罷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宝釵用手籠上去宝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天生情種）正自胡想只見宝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囬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帮着你們配宝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說了一囬閒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凉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囬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終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

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上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鳳姐生日又是金釧忌日）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麽想着好就是怎麽樣行賈

母笑道我想著僧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
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
麽湊法賈母所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
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並賴
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了頭婆
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
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
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
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
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

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嬤嬤坐
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
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
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
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听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
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
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
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
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
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

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波瀾）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丫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巳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巳二十兩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巳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听了哈哈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妙妙波瀾）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边是兒子媳婦在這边是內

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比他們多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一個丫頭問問去說著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嬸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

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算賬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了來偺們樂說着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偺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裡來商議

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爲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了一

叫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丫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丫頭們笑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

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彀了（鳳姐利心太重）我再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到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

那的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麽說着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散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尤氏亦伶利乖巧）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這麽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其言果口應）一面說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歡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

這還使不了呢說着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着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听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着取樂頑要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丢了說着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麽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

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咤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縷去一時翠縷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正嵌生日忽然用此一段祭奠姍之事閒閒文章昧寄之大）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麽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着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麽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麽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

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偕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裡有件心事于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着天亮了只見

宝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着街就趲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赶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宝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宝玉听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宝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宝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难得宝玉爲难焙茗見他爲难

因問道要香做什麽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拉着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二得想自巳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炉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还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宝玉所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

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偺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炉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偺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里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兒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欢了宝玉道（但、此中、又、着意、別筆）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听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

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宝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宝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是乞多）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illegible]柳○傳○詩）宝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炉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槩不用說道命焙茗捧着炉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台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台上將炉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宝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

了本體仍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焙茗本小廝中之極伶俐者）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借焙茗口中將寶玉心事一点）下裡都有益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寶玉听他（焙茗[illegible]亦是[illegible]西[illegible]）沒說完便撐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听見笑話

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個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盡到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咱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

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劝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礼再去吃酒看戲並没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趕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着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宝玉胡乱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没大騎手提緊着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

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没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听說忙將素衣脫了下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厰上呢寶玉听了一逕往花厰上來耳内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声剛到穿堂那边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出了一口氣咂着嘴兒說道嗳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宝玉只得悏悏的進去了到了花厰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

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麽也不說一声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声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麽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声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裡去了、可吃了些什麽、沒有唬着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

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劝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着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荊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睹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著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著說話兒將自

已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着差所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說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眞的就親自去了尤氏

呀說著笑著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裡喝一口罷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頭嬉笑入三人汗下）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著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著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著些嬤嬤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

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著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著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著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著

他經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裡站着，見他兩個來了，（鳳姐四方。又生一波瀾）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听不見，無奈後面連声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槅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台堦上，命那丫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厮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麽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著房裡無人，所以跑了。

鳳姐兒道：房裡既沒人，誰叫你又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著脖子叫了你十來声，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麽，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來听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著奶奶的，若見奶奶（天生奇妙之旅。須醋）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著我做什麽？難道

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
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
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醜態畢露）那丫頭一
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
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來了
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
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
偺們家裡來了二爺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極寫妒婦）我就不知
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
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

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
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
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
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
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兒說着揚手
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便躡腳兒走了（如有此寫）鳳姐來至窗
（妙）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
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
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
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

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麽就該犯了夜叉星（痴公子可怜語）鳳姐听了
氣的渾身乱戰又听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
裡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
來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脚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
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
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
來你們娼婦們一條籐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
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寃無處訴只氣得個哭
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麽說
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

興未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
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
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
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
說話爲什麽拉我呢鳳姐兒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赶
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
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劝這裡鳳姐見（此兩散席其醜万狀）
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你們一條籐兒
害我被我听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
墙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

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
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痴公子沒〻末〻見）
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
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詐）（又妒又惡又好）
跑此時戲已散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
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
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妨璉二爺
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
牕戶外頭听了一听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
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

氣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為什麼害我他
臊了就要殺我賈母听了都信以為真說這还了得快拿
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赶來後面
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母素習疼他們連母親嬸母
也無碍故逞強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
駡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也
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駡起來
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
撒痴涎言涎語的还只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活畫痴公子）
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

听見這話方趔趄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那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笑道什麽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似的那裡保的住不這麽着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麽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麽暗地裡這麽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麽兒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

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既這麽着可憐兒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咽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

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塲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況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下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麽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

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了小了頭子們打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宝玉一傍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听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宝玉忙

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窰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扑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著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彀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裡就彀拍臉的了平兒依言裝扮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塗毒也就薄命的狠了

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行卿甚事）叠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无端○悲喜又亦閒話消現○宝玉）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没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边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麽了賈璉忙賠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

下流東西灌了黄湯不說安分守已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終身務鳳姐○藤廉溺○愛之弊一至于此）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还不是個美人胎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娼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还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听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边也不盛

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是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豈知有鬧）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

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我奶奶賠個不是說着也作了一個揖（此揖得心）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傍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

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那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嬷嬷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來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老人方說是的筆〕那娼婦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痴公子可恰合〕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声又

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有知有胆有聲畏其人〕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尸訛詐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

心下明白便出來等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
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
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
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幫
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
氣吞聲罷了賈璉(秋賬分明)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
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体巳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
說另日再(世情如酒)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体面又有銀子有
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
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鬼頭鬼腦)平兒笑道我胖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
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的
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終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麽事這麽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囬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

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麽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麽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着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麽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彀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衆人都笑道你猜着了李紈笑道眞眞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俱要

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所所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金掰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詩書大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着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了頭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狠該換一個過兒纔是

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我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陪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此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我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囬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那边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

話說須得过去走一走还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凤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劝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况且悮了別人年下的衣裳无碍他姐兒們的若悮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已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紈笑道你們听听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倒

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麽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麽还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过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过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还不攆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凤姐兒道过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什麽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爺那理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誣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难為你果然這樣还罷了既如此咱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進了去再來閙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紈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悞了我們臉欵你說該怎麽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嬷嬷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

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為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已盡忠報國孝敬老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

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
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还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
就完了閑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鬭鬭牌說說話兒
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
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嬤忙站
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
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
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
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
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

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
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討
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
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
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
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声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
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
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
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明
白喜欢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心裡不知怎麼罵我

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且說陳穀子爛芝蔴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眾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十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

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
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
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
訛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
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
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
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
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着罵人禮也不
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抬小
么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

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
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嬤嬤道我
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
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
是咱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
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
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
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
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
要與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

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
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
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
不得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
在惜春那裏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裏來
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
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處
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話半時園中姐妹處
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
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

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
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
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
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体諒他
病中且素日形体嬌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
週禮數粗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
症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
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
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
也不是個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

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就
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
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生
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
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
見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
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
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
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
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

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
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
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
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
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
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
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
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
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
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

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况於我况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代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

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一篇說話洞達入情）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他消遣一日你有什麽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

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家裡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真正体貼）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脈脈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illegible]）更覺凄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所有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凄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淚燭
淚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脈脈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宝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宝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裡來的這麽个漁翁。宝玉忙問：今兒好些，吃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舉起灯來，一手遮着灯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係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

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倒乾淨。宝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麽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宝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个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

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惑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灯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背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裏想着了明

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个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灯籠呢黛玉笑道這个天點灯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个玻璃繡毬灯拿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裏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个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灯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灯籠命他們前頭點着這个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裏拿着這个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

珠的脾氣來宝玉听了喰过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
傘拿着羊角灯後頭还有兩個小了環打着傘宝玉便將
這個灯遞與一個小了頭捧着宝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
了就有蘅蕪苑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灯送了一大包
燕窩來还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
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叫說費心命
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
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
夜局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
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悮了更也不好不如會

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
門關了就該上場了黛玉听了笑道難為你悮了你的
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
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出外接
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
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
回又想宝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听見窗外竹梢蕉葉
之上雨声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
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終

26
27
28
49
50
51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

（賈赦鬼要鴛鴦又是一篇題目曲曲折折極寫鴛鴦）

不下去的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就悞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很喜歡偺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此是正論）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上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偺們

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了頭這
公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裡人
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
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
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
兒知道那夫人稟性愚弱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
取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
入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剋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
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
如今又聽那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

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
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麼大
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
竟是個獃子拿着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
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
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
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
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
趣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
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碍眾人也不得知道那夫人見他

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的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着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

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得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声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

服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䳏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
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
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無、作、滿、計）
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
閒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
鴦的卧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
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兒
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趁勢來、看、親）接他手內的針線、看了一
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
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

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瘢、鴛
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
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
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突、如其來、）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鴛鴦的手笑
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
覺紅了臉、（將羞着鴛鴦也、）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
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
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
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一個家生兒女、又沒個
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

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槪是齊全（大贊特贊）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裏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体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还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明血已）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妙語不能打動人只形其拙）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用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

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还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了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还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你要使喚誰誰还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黏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

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裡來這裡鴛鴦見那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必定

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與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偺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

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
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
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
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
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要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
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
山石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襲人笑着走了出來問什麼事
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
襲人聽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

真真太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
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么法兒平兒笑道
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
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
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
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
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
急罵道兩個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
着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
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

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麽遂心如意的咱們且收着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言之無心然卻是射著本卷。）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麽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麽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裏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個娘纔死

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麽個光景（真是見識。）兒呢那時再說縱到了至急爲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illegible]）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麽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臊一回子怎麽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我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麽樣牛不喝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

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边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听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竪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來，我

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毬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不犯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

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大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听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盤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还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做什

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还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着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

道是我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赫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匕躲匕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找我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没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是一幅美人圖）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囬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

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囬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塲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

不知好歹的話何不得王子的太太和老爺的姨娘再買罷
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
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
又問还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
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子他就進去了
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帮說什麼來
著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
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
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
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

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
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
什麼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
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
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
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边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
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知叫來也無用他老婆子又
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賬沒天理的囚攮
的偏你這麼知道还不離了我這裡唬的賈璉退出一時
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

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
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
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
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
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
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
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
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
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
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

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
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
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
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
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
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
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
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
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
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

回想了一想（有主意）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
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
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
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
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
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裏嫂子
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
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
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
的當着衆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

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
（一碰、一頂、一尖、皆上着、衆人之所疑、在此、極）
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
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
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
神日頭月亮照着嗓子裏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
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
鉸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衆人看
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
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
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

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
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
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
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
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
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
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
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
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
（詞○了○然○休○春○討○）
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

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
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
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
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
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
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
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
（疾○春○各○自○得○体○）
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
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
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

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怎麽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若我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

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饞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了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听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夗央之事，正还又來打听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声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夗央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听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

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过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还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还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劝过幾次不依，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着，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箒。凡百事請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夗央那孩子还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么，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夗央再不這

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已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筭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也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么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么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了什么人來我使你

們就弄他那么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么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么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我去了衆人赶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

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湊幾句就完了說着只
得和這小了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偺們鬪牌罷
姨太太的牌也生偺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
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偺們
娘兒四個鬪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
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
叫他在這下手裏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偺們兩個的牌
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兒歎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
（說把橫生）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
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

（又姐除人其姉之外色可人以之撥老祖宗真是能）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
（水已真看）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
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
人起牌鬪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二
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
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着呢我若
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真是能色勞）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
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
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
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

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伏極有情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已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已打著你那嘴問著你自已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道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乖巧撇淡道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

也不告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旁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匣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鬬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正說著偏平

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
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
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
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
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
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
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
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
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
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
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
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
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
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
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
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
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
又使眼色那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
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
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

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唬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宗祖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

趙鮑抱字錯得有趣

是我那裡記得什麼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声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一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摧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

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边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賴大家飲酒是一篇題目）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台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

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柳湘蓮是此回波瀾）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談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

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做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宝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还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宝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宝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宝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宝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

忽又提起秦鍾

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湘蓮道怎麽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什好了宝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圄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

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義俠口語）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趂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宝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宝玉听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宝玉道好

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illegible]）倒好宝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他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声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們進去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听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宝忙趔趄着走上去一把

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不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麽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薛蟠醜語）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靜處笑道你眞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麽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旣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偺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

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眞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麽有個不信的呢旣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以某橋誘之）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麽湘蓮道旣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偺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着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有

入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著嘴瞪著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著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

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偺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了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錘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了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

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知罰勞張些）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噯喲之声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听了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硬漢子之語）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

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了一声道好哥哥（不許其稱兄弟哥哥也）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麼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發散是寒熱猛濟）猶未嚥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腌臢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听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薰壞了我

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巳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厮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边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听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滚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來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赶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復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

忖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偺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边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

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倒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厮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过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內照管照管、赶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听了心

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难見人、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麽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拿过、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听了、雖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未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著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著這幾百銀子使、

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幾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咱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功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小孩子氣、）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

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裡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所以是極地步、）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們幫著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

媽听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窻子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过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嬤嬤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

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过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过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嬤嬤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

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香菱此時隨着宝釵）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細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听著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嬤嬤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

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輪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這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香菱今欲學詩退此）好姑娘趁著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劝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声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

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声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没話答言了寶釵道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声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声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道你旣來了也不拜一拜街房鄰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

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忙說道姑娘可听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没听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没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没听見寶釵道早起恍惚听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為了什麽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麽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著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

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

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小人往往此）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產也不算什麼（可嘆）能為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

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我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已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香菱入夢學做詩詩句觸有）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麽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黛玉聰明是十二、假故說得容易）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眞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叫詞害意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眞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

就愛（李詩者須領教林。姑□□）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絮此、入門）不用一年工夫（□□□以為師矣）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

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是了醫。香菱也。）却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

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是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為他怎麽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

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烟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起（社可邀來入社）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

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若說我們算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算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

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

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麽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
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正是初學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
他縛住了把這首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做
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边樹（些鑿石以寄）
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詫

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信都遠遠的站在山坡
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
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
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
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獃了一日做了一首又
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
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麽個
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
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麽有個不成的寶玉
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

道、咱們瞧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眾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做、眾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欄、(此句在月色甚佳)
夢醒西樓人跡絕、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

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堦下竹前、挖心搜膽的、耳不旁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僅有此一種情景)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眾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眞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眞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着、眾人喚醒了惜

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書上有幾個美人回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麽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眾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羶

話說香菱見眾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眾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眾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

說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裏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嬸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

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寡嬸帶着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眾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的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瞧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

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
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
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
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
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
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
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
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
着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
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

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一問雖是
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
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裏頭薛大姑娘的妹妹
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
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咤異又笑道這
也奇了還從那裏再尋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道
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着偺們太太
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
的忙問這話果然麼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老太
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

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如今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剛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丫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

在咱們這裡住咱們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了咱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着[illegible]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作[illegible]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跟着賈母一處[illegible]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illegible]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illegible]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

姐兒等着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李嬸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

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與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併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姐妹兄弟

四個字隨便乱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
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
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
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
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
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
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
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
隱僻痴痴顛顛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
二人都笑起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

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道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
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
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
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樣
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
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
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
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
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
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偺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

見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見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麽樣就由他怎麽樣他要什麽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琥珀笑道真

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裏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疼呢那裏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麽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赶着寶琴叫妹

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槪人物已知又見眾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着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各有三人心）你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分何細細告細字妙）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已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

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
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疾深矣）
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眼淚還一○年）
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
裡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
子送了猩猩氊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
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
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
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
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縧上罩了雪

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
大紅猩猩氊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囉呢對襟
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貧家敝衣）
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
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
裡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裡
大紅猩猩氊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
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裝出個
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
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

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褙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緊緊束着一条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

殼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偺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殼了送到我這裡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筭外偺們裡頭二丫頭病不筭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筭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殼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竪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

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躕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蓑帶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

那邊櫳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

○此點

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庭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裏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檐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眾丫頭婆子見他披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

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氊的斗篷，帶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眾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眾人答應了。寶玉卻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便叫留

著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偺們要一塊，自已拿了園裡弄著，又頑又吃。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著，只見李嬸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乾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

也生吃得的眾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了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着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為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

上的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等及李嬸娘深為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目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吃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髒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

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罷少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蓬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庭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麽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劫

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

終

亂找了一番蹤跡全無衆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作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麽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着做幾個好的預備着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墻上已貼出詩題韻脚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

不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鳳姐兒道既是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箇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道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如此一做小詩亦甚容易妙在是我不管也）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嬸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裡李紈便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餙萎苗、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葭動灰飛琯、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宝琴道
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宝玉道
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宝釵道
誰家碧玉簫、鰲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寶釵命宝琴續聯、只見
湘雲起來道

龍鬪陣雲銷、野岸迴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
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隨腰、煮茗成新賞、

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
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
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峯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眾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搶着聯道

空山泣老鴉堦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水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爲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没帚山僧掃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湾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說的是什麽、

湘雲道

　石樓閑睡鶴、

　錦罽煖親猫、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嚷道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釵笑獨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宝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脈脈、

寶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麽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已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彀了彀了雖沒作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

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插着頂兒眾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為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的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道是一面命丫鬟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準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着了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夠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做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

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眾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雅趣新豈不有趣眾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眾丫鬟忙已接過插入瓶內眾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眾丫鬟走上來接了蓑笠撣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妹妹們讓我自

已用韻罷別限韻了眾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眾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蕚添粧融寶炬。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又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寶琴

疏是枝條艷是花、春粧兒女競奢華、
閑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着稱賞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提弄厭了我、如今又提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又見几個丫鬟跑進來道

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麽這等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灰鼠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綢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踏雪來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着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爲天短了

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
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付盃箸來親自
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是什
麼東西眾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倒罷
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
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着纔喜歡又命李紈你
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
眾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
你們作什麼頑呢眾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
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裏好頑眾人答應說笑了一會

賈母便說這裏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着了涼倒是你四
妹妹那裏煖和我們倒那裏瞧瞧他的畫兒趕年下能有
了不能眾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
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
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
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着石頭匾如今
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裏的鑿着度
月兩字來至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
接了出來從裏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煖
香塢三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覺溫香拂臉大

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裡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羯褂笑嘻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眞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爲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我正疑惑忽然

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illegible]）（[illegible]）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來賈母笑着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着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鬟抱着（美人圖）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却在那裡等着

也尋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山坡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州畫的艷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氈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

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們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上不大爽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

姨媽仔細忘了如今現拿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一
下等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
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
人分二十五兩到下等的日子我裝心裏不快混過去了
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倒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
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
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
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
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
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

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倘或不中用了翻過
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
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
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
真是辨才
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
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
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他求配薛
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
說自已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
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

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不說的妙）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咐惜春不

管冷熱、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了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眾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眾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眾人聽了都笑道、這倒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道、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着了、可是雖善無徵

眾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爲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着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眾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眾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眾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眾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脣、却眞是個俗物、

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眞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眾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眾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眾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鐫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声

眾人猜時寶玉也有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王扣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雲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眾人听了，都說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閒花映淺池，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

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蹟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

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

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兒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illegible]）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要拿好的（緊緊裝○臨可見其[illegible]）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子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赶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裏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寕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話

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裡的夾包袱裡面只見包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裡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極形容會修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件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氈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

都穿著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兒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夠再添上你提著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歸功○奉承然叫好○姑娘那裡還敢這樣如細描人方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著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再另打發人給觸人有胃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伙又吩咐

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還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丫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走

嬤嬤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熏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裝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

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劃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咱們那熏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熏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然則襲人固二夜）

（不有離也）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哈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麽相干（笑有離意否）因問做什麽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着紅紬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嗽盂寶玉嗽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

好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
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
得也伏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
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
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
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
門揭起氊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
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
小襖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
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

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
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
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
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唬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麽蝎蝎
螫螫老婆樣兒的、寶玉笑道倒不為唬壞了他頭一件你
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
說偺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
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
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
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

覺水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
一聲門響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
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
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
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
笑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
玉笑道這不是他在這裡渥着呢我若不嚷得快可是倒
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
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
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

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白
站一站見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
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
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
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
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飯正
經他這兩日不好生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
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
不相干那裡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內槅上
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的

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咱
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
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
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到底
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躺着、我叫人請了大
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
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
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
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
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

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了、老嬤嬤去了半
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
還是出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
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
的喊道、我那裏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看
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眞要起來、寶玉
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
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
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
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

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嬤嬤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那太醫只見了園中景緻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

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嬤嬤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嬤嬤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

得見他有什麽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嬤嬤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發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

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槅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槅却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笸籮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麽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偺

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偺們有心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門
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三
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
月早開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拿了去完了
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
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胗了脈後說
病症也與前相做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
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也減了些宝玉喜道
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
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

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纔
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吃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
人家墳裡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都是空心子的麝月
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栢不成最討人嫌
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
亂響你偏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栢不敢比
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
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
了藥來宝玉命把煎藥的銀銚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
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弄的這屋裡藥

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illegible]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長和暖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颳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

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单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illegible]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況兼眾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說話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太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賈母弱點又鳳姐好處）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

李嬸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利口可愛）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才死呢（笑語中有至理）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了屋中

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卧于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

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着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忽然補前偷鐲子事、是少兒女小小處中閑閑也）出了園門、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

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裡呢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

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鐲（牢到晴雯身上來）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

然氣的蛾眉倒豎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宝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宝玉真是好孩子）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宝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効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胗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宝玉宝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眞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宝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麽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収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宝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还疼宝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我尋一點兒麝月答應

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了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边忽見宝琴小了頭名小螺的從那边過去宝玉忙赶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我們

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宝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舘來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團坐在熏籠上敘家常紫鵑倒坐在暖閣裡臨窗作針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宝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橫竪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著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条盆裡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 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

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銚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还擱的住花香來薫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凈了沒什麼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話奇了我原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

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偺們明兒下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鬼女兩膺）握起臉來了宝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强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

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
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
帶着都是瑪瑙珊瑚猫兒眼祖母緑身上穿着金絲織的
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寳的實在畫兒
上也没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国的詩書會講五經
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
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寳玉忙笑道好妹
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寳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
裡去取寳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没福得見這世面黛玉
笑拉寳琴道你别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

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可謊
說没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寳琴便紅了臉低頭微
笑不答寳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
過餘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寳
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没理清知道在那個裡頭呢
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寳琴道
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寳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
言律一首若論外国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寳釵道你且
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
吩咐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国的美

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瞧去再把我們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著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国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宝琴等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宝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国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国人還強一語未了

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宝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宝釵宝琴你們二位可去宝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礼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宝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已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殯才來呢黛玉还有說話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宝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麽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口况兩個有許多情狀）一面下台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

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宝玉宝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宝玉同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

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彀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來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偺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抬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嬤嬤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偺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麽說二人才叫時宝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妥了才命秋紋碧痕進來一同伏侍宝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宝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蓮紅棗湯來宝

玉嚐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宝玉噙了
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
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宝玉進去宝玉見賈母身
後宝琴面向裡睡着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着荔支色
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繡石青糚緞沿邊的
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宝玉道天陰着还沒下呢賈母
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
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金泥又見一篇題）
又不似宝琴所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
泥這是俄羅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

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宝玉磕了一個頭便披
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宝玉答應了
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
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宝玉說話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
見他又要廻避宝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
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宝玉只得
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
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
我仔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
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

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宝玉應了幾個是老嬷嬷跟至廳上只見宝玉的乳兒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厮背著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嬷嬷又嘱咐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蹬宝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看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边緊貼宝玉身後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大家风〕房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宝玉笑道雖鎖着

〔批 如此謹嚴〕

也要下來的錢啟李貴都笑道爷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礼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宝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着携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厮帶着二二十人拿着掃箒簸箕進來見了宝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為首的小厮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宝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

匹馬伺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鑽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着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才揭了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

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宝二爺才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宝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宝二爺

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麽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麽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麽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

他縱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說話雖背地裏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爲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况我們

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著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著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當些体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

說著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嬤嬤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嗐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閃了風著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嗐聲頓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衿子上燒了一塊

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一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麽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嬤嬤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才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綉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麽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麽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还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丫大之嬌傲未有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

府諸婢名氣穿就罷了說着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偺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裡除你还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挣命罷了宝玉忙道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撑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如此若可定一不負宝玉平日相好深情着使命麝月只帮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狠像若補上也不狠顯宝玉道這就狠好那裡又

我嗽羅斯国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
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
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作者亦曾留心織補故能言之明白如此）
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
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
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
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
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摟了。那可
怎麽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
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

出毯毛來麝月道這就狠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
忙要了瞧瞧笑說直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
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
喲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五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甯国府除夕祭宗祠　榮国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宝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宝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了、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宝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呢、宝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此是良方）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宝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

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
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些因李紈亦因時氣
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
之嬸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
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
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
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
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
宗祠着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
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

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
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
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
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
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
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
將銀錁子快交了進來丫環答應去了一時賈蓉進來
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咱們春祭的恩賞
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咱
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

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体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大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礼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才領了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国公賈演榮国公賈源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净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边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炉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琏二嬸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

白開了单子來偺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誇富由心深意見）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厮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厮手裡拿着一個禀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才來賈蓉接過禀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内看去那紅禀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

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極力鋪張以見盛之如寫意也）一面忙展開单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猫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

柴炭三萬觔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對白兎四對黑兎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很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着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台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澇你們又

打擂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裏，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我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

賞的。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裏縱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縱賞銀子，也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一千多兩銀子，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老實人，外明不知裏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裏

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的商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你鳳姑娘的鬼，那裏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實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裏却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裏賈珍吩咐將方才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裏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着一件猞猁猻大皮袄，

是大家公子排場，活畫出得意光景。

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裏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着無事的，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裏管事，家廟裏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裏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裏使錢辦事的？

先前你管這些事如今又怎麽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才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宿

無話至次日更比往日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

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
獻書兩边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頼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边皆是蒼松翠
柏月台上設着古銅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懸一塊九龍金
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边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塡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边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边燈燭輝煌錦幛繡幙雖列着些神主却看
不真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
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
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

出眾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居中懸著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眾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上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

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眾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著象鼻三足泥鰍流金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著新猩紅氈設著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

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边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边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姊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蓉媳婦又捧與衆姊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挽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

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及鳳丫頭不成、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咱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的什麽似的、那裡还擱得住我鬧、况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还送了來、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才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边設立着寧国公的儀仗執事樂器、西一边設立着榮国公的儀仗樂器、把一條

街衢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
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
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边正廳上下轎、眾人圍隨
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
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嬤嬤來回老太太
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
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
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
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
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

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
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錁等物、擺上合歡宴
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
母起身進內間更衣、眾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
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
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旁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
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声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
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
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
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

只和薛姨媽李嬸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寶玉寶琴釵玉姊妹趕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與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才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就是這幾日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下賈

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窯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瓔珞各色舊窯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

瓮小几几上放著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
子賈母歪在榻上與眾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台上
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著相陪罷
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著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擺席面
只一張高几設著高架纓絡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設一小
高桌擺著杯箸傍边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
着每饌菓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嚐一嚐
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著賈母坐下面方是邢
夫人王夫人之位下边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
边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姊妹等兩边大梁上掛

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竪着倒垂荷葉一柄柄
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鏨琺瑯活信可以扭轉向
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槅門戶一齊摘下
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檐內外及兩边遊廊罩棚將羊角
玻瓈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
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
母也曾差人去請眾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
閙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有一等
妒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為人賭氣不來的
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

來者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宴小宴也算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氈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綿繩串着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指示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們素知規矩放下棹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諢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

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才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的巧便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簸籮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簸籮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台上一撒只聽豁啷啷滿台的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抬大笸籮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話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嬸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著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都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邢王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張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洞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

跟著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聽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著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著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眾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

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語亡此數）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一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眾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著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虧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著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

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將些果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鬭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于是大家躡足潛踪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

三兩個老嬤嬤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着幸他來得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

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宝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着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宝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

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宝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宝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鬪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宝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着小盆又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兒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

他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滚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二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滚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到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去舀罷那裡就走大了腳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殼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宝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嗽了口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

從李嬸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巳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嬸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宝玉聽說答應着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脣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宝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宝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復出在廊下又與賈

珍等歇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着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果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麽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麽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麽新書那兩個女先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一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麽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

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眾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麽你說罷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在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

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

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illegible]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子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

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何常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拿着偺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反那樣的事別叫他謅掉了下巴骼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

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掰謊這一回就叫掰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一盃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掰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眾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

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一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了一點兒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一鍾酒吃著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著便將賈母的盃拿起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丫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著的代換

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和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眾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早有眾人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並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眾人都道這纔

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並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忙答應又都進來[illegible]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

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对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观園去傳人一面二門

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

小孩子都比大班子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

听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與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暗住鼓声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声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还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招笑兒的少不得老臉厚皮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

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偺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単単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所了都喜欢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德

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腳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裏去因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咱們這裏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裝沒事人

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裏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眾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鬧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隨口說來○合○合○照應○倒○絕○世○聰明○奇妙○）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嗳喲喲真好熱鬧眾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

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不要招我我可撕你
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着混
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
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
散了眾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別話怔怔的
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史湘雲看了他
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着房
子大的炮張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
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聽噗哧的一
声眾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

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听見鳳
姐兒道這本人原來是個聾子眾人听說想一回不覺失声
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
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一
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
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眾人听說復又
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
也乏了偺們也該聾子放炮張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握
着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
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附道

他提起炮張來僧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禀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張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張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僧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厮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

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張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粳的糯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已命撒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

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
賈母一槩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
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
悶閒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已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年幼不知保養　妙）平生爭強鬥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已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鬥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鬥牌我都知道

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还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还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边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係

預備省親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眾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

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illegible])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裏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裏偷着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

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故是下人常情)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

試他三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迴心字精細）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几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極寫探春精明過人）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

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却不記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到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如見肺腑）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

是現買笑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
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
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
說道這屋裏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
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
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
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
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
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裏熬油似的熬了這
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

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所探春笑道原來為這
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翻與趙姨
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裏舊規矩人人都
依著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
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
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舊
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
不均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
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
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

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從何說起）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

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李宮裁[illegible]心厚[illegible]）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

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咽
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々我舅々年下纔陞了九
省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々來我到素習按理尊敬越
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環兒出去為什麼
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々的款
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
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我白
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
理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
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

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問你奶
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
問他來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
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
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
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
是出兵放馬背着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
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
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
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

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見喜樂之時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時值宝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是使丁个小姐模樣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待書不在這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条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衿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

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着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著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泥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我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我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

那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認眞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旁觀者淸、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

道好丫頭、眞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裏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裏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裏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老太太屋裏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裏領、怎麼學裏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

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

聽說便高声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声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石磯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

衆媳婦悄悄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麽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鷄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娘閙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顛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裏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略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麽着得

一點空兒還要难他一难好幾次没落了你們的口声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还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横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裏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裏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赶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裏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裏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厛去平兒忙叫快回來（失利話在外判風纖）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裏充什麽外圍子的防護

一面回身便坐作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回什麽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麽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麽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麽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開例作法子鎭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的做筏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裏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裏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槩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麽有臉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裏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箇丫

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着三個沐盆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偺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着將方

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

約也沒個背地裏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有偺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裏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語落平聲）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彀了寶玉之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梯已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

四兩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若不彀那裏省一抿子也就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就彀了（一作大大事已了非意外事發○中）只怕（一二件後來更有）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偺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們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灶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

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裡就不服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們家務事况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咱們有

他這一個人幫着咱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有自知之明）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咱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咱們的恨暫可解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别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

別想着怕我沒臉〔老侍書之詞〕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裏眼裏只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你呀我的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反映上文探打舌上自〕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慪我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

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家常細緻侍候[illegible]〕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所以必歇些〕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口畢吩附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那裡都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不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
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虛浮是由辦小世界上
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
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有見姬子書當日
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
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
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
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明人這大
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紈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
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

可以四分而下知文乎
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
探春又接說道咱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
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
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
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
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
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
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一事有天利
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
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

所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

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咱們好听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

況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利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已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裏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内說到這裏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

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麽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声我們這裡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声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衆人听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

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銭粮這一箇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还可以交錢粮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眾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体統难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単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听說方罷了眾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笑荅道幸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可作言)者嗜其利探春听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

他三人說道道一個老頑媽是個安當的況他老頭了和他竟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还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花藤花

這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幾個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為何寶釵道我是使不得你們這裏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

咱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咱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得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边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

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麽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麽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更有道理）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

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簸箕撣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不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敷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

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々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裡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体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々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那

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戸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 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巳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却都不服（借○件周到実釵尤能）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菓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寃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欢喜異常都齐声說

原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他的听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欢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街坊鄰居也要個帮忙的何况是姨娘托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

的那時酒醉賭輸了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体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听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听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着你們何如自已存些体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慎

慎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人情物理）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得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宮用各色緞紗綢綾二十四疋李紈探春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

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須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着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

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喚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

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一性脾氣）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得白老太太（又一寶玉）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却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眾媳婦了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裡把俗們的寶玉叫了來給

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别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着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槪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

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畧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奈着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爲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

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纔縱得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

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走到南京我那一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

又有宝玉了湘雲道怎麽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宝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没有的事湘雲道怎麽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宝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没了話答对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没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宝玉（入黃粱之根）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也似必有了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黙黙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内宝玉咤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

間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丫環寶玉又咤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麽跑到這裡來宝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歩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笑道原來不是偺們家的宝玉他生得也還干凈嘴兒也倒乖覺宝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還（家非小說文字）有個寶玉丫環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爲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欢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廝也乱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環笑道偺們快走罷别叫宝

玉看見又說同道臭小子說了話把偺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着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声一個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突非又有林妹妹）睡又嘆什麼想必爲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

纔做了一個夢見竟夢中（夢又中又作夢勿）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我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特爲提醒）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我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未虛幼齊）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了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

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莊子之文）早有丫環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裡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著影兒頑來著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

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37
38
57
60
61
62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宝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宝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宝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宝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廻廊上手裡做

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眞是新聞宝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还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々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还恐遠不

及呢說着便起身擕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
他這般景况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
了一回獃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
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寫痴情）
直獃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
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
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
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春天
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
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呢寶玉忽見了

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
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
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
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紫鵑因
問他太太做什麽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
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
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
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
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
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

這里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悞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

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逕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裡自已傷起心來了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

是前日你和他絕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麽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寔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畧露了個風声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麽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閒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落人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縱不送去林家亦必

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寳玉聽了便如頭項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扑了無奈寳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

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眾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嬤嬤來一時李嬤嬤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嬤嬤只說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摟頭放声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嬤嬤捶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

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寔也哭起
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
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
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
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
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
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
了些什麼話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
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說
（急心症，卯此鵑來怕人。）
不中用了那裡放声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听此
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
一声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脾的啞声
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擡不起頭來（对情種之于）
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
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情急語）紫鵑哭道我並沒說
什麼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眞了襲人道你還不
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眞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
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自是知己）紫鵑听說忙下床同
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賈
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

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要緊是此句病根）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

子熱剌剌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

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孩子們你們瞧了我這一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寳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人襲人忙拿下來寳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寳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寳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寳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寳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

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旣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悞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寳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

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了
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
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
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侍候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
息這邊問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
人來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
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
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
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
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

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
便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
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
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
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
天過來瞧着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與他
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
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
手問道你爲什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
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

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
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
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
紫鵑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
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
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
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紫鵑是个聰人小頭）
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
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
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病的剛剛的

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
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
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煙一
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一言之間結一）
（至親利）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
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你寶玉
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
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
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
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卻愁他倘

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趸兒的話活着偺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偺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爲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

叠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是有意惹情章）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照淚又應去）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

（小兒頭春心動也）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趣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妙。作者自言自語以動小兒也）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悞了時（慮得周到此卻朗老太太在時亦不可少者也）先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怜新棄舊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

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南人不來是個有心人女子頭說太道）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理）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裏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亦復可憐）什麼好處說着竟自己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

了許多話、只今是薛姨娘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

大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道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大、富 倘好）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來此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

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縱抬了十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我們家裡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

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閒話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

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卻是眾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道這天

還冷的很你怎麼倒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著些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裏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裏卻不敢很使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些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

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

叫了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illegible]體貼人情）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個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念着姨媽和大舅母論起怎麼

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裏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裏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說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爲是定了（噯噯[illegible]）的親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終姻緣分在此轉）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裏笑說偺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

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裏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娑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你不知我心裏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裏很疼你只

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旣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麽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爲什麽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麽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

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眞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轉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邢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

太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果由寶釵口中說出，正是借嫌下有情的事成了佳偶，此中只可意 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紫鵑心事，恨不道一時一刻我而今是不可說開。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子去了。紫鵑也紅了臉

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太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鬟俱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們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說的當票子，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眾人都笑道：真真是個獃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

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
有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獃子
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獃子眾婆子笑道林
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
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
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
舖也有這個不成眾人笑道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
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
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香
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

一時人來回那府裡之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
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
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
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
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
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
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
他二人黛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
來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
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

去宝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寶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們院裡一處住去湘雲可人豈不是好宝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听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听下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
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
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
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
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
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
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
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

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
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
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
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
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
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
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
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
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
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

亦且以姐姐呼之宝琴前且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跴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上人不在家中恰有此等情弊）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

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

是有這例的、僧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厮伯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可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指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

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些針黹紡績女工可謂有志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

各丫嬛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概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眾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

氣也好（上了進便有文章）、你且出去逛逛、方得去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著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眾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著、寶玉便也坐下、看著眾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杜子作人有詩云矣）了、再過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

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也（[illegible]之傷心入別有懷抱）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麽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亦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裏燒你或是爲

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個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

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看真是紙錢子麽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瀉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證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宝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夢（杏花神亦照之自餓笑）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該是說謊的多世音）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宝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宝（只我知此）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從林姑娘叫去了宝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裡宝玉細問藕官為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正意在此）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不敢）已一流人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宝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瞧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曲折舒婉）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

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快快而去寶玉聽了心下[illegible]又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瘦得可憐下忽接大瘦了其病可想）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官又混一[illegible]）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愧變成怒便罵

他不識擡舉的東西（寶玉所不願聞）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人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幺挑六鹹嘴淡舌咬群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鬧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作人○長者之言。）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巳後不如

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宝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

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閒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我沒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家似這威風

縱一縱兒纔好呢況且宝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
話你反打得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
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
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得
用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
件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
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
不中用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
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絲綢撒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
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

小姐反弄成纔拷打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
是這麼着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
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
接着司內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
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
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
麝月帶笑說者誰不惟芳官而深知宝玉之憐惜芳
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
官也
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
而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
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

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名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着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自思門ㄱ了是滿面亦可吹之者自不砸了碗而）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必不可吹者人先自知何背耳）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槅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几箇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用鏡子照便知自背矣）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嚐嚐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着襲人等襲人遞如

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推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裡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何如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菂官

兒寶玉道他們兩個　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又是什麼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裝着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裝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菂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喜又悲又

稱奇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吒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

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

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
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
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
廝打更、已安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
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
（[illegible]）
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
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
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
多、我正要要些、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
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

瞧藕官、說著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
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著柳堤走來、因見
（[illegible]）
柳葉纔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
（小波瀾）
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
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
（[illegible]）
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著且不去取硝、且伸
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著、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
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
自有本來翠葉滿布、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
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

來偺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裡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

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着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

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他人論心也許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

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塲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看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過了來弄這個這一帶

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已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麽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麽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

些（亦是悲指理之談。）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麽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着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别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是非只因多開口）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

不管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斷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

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
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
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
漢了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
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
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
房中大些的丫嬛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
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
看見藕官了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
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

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着來喊道你回來
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得他娘跑了去要拉
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
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
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
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
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把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
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
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
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

眞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麽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道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麽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不知事八口角知使）憑那個姑娘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了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

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鬭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

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為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月的二天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

知平兒說出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乱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没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宝姑娘房裡給鶯兒何好話兒听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

牕說道不可當着宝姑娘說你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边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没趣來總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宝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

蘅蕪苑中正值玉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仍是是篇波瀾）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强了（木人、父、母、自、便）春燕進來宝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宝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宝玉宝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宝玉笑道難為他想得到（又村多情）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着腰向靴筒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溺愛生出是非）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宝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了

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横竪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回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

還我出這個濟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
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
敢去問問不成賈環听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
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竪與你無（滿肚牢騷）
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
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
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
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蹾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
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
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

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
他們倘或往那裡告去（有其母必有其子）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
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
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
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喊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
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
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
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
一頭火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
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着

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碟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已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裏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裏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夏婆挑唆）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裏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着芳官臉上摔來手

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
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
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
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
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
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
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
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
頭麵頭的姨奶々犯不着來罵我々又不是姨奶々家買
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

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
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々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
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
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々你那模樣
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懷內叫
他打眾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管他們
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
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
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々趁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
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愿當下藕官

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塲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住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咱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

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〻笑〻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〻也不尋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〻性兒別听那說瞎話的混賬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裏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〻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裏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体統耳朵又軟

心裏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往弄出個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难查慢〻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〻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〻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我們官不对每〻的造言生事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〻喳〻的見了我來纔

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
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證誰知夏婆的外孫女
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
西眾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
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幺兒買糕去小蟬便笑
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
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
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
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
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

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呢夏婆
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
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
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姐忙攔住
說你老人家去怎麽說呢這話怎麽知道的可又叨登不
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
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
約嬸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
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
麽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麽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臟進

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擲着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

斤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

厨役之女都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按平襲鴛紫亦是書中出色之人）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了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寶玉正為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

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著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犄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腳兒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旋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玫瑰露正对薔薇硝）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

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麽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麽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着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麽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了頭送送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可回轉比等冷冷兒老太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性子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

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罷芳官自去了且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舅舅兒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是非從此又生）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illegible]寫五兒聰明之至經下一筆）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

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裡頭賺（正恐不保）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姪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走來（錢槐又生是非出來）問候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要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

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已中止。他父母未
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
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
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
成配，方了此願。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不期柳
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群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
得閑，起身走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麼不吃茶就走，
倒難為姑媽記掛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閑
了出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
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

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
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
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茯苓糕[illegible]），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
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
拿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下等人[illegible]）；沒人乳就用牛
乳，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
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
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
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
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

伯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趟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幺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楊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廝且不開門且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

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雞是的還動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着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卻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

什麼事情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裏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燉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

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吃荳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吣你媽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先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

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
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
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
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
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麪
觔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
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
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連花兒听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
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
却為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

得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麪
觔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赶着洗手炒了
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
給衆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要說
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
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
沒的名声好聽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
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
算算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撑持不住還擱得住
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

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塩炒荳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没得賠你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不隔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去

一頓乱翻乱擲慌得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不要憑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他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有一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出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

又要分贈芳官其玫瑰露

五兒听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便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大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時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

得了此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在走蓼漵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

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边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了頭对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伙人相見）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

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贓證我只是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併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

平兒進去回了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

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些子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

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還肯認眾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道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著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著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

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住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個倒像我没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寳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寳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

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寳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眾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寳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

咧你們頭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彀多時林之孝家的來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人伺候姑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兒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边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咱們这边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

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見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瞞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已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咱們若信了將來有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

不如賊刑也帝出不用朝廷原有些該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咱們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巳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其三言已平。不道今兒是呼平兒。）一夕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慪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家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

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illegible]）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illegible]）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得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了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得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摟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已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illegible]）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命星

宮值年太平、週正、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存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存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薛姨娘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為應景而巳

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巳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巳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

礼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過行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著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巳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咭咭呱呱一羣了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

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
彩鴦繡鸞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氊子笑着過來說拜壽的
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說探春湘雲寶琴
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
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
茶來才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
忙迎出來笑說我方才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
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
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得
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

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
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
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
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
（又宝琴岫）
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得忙作揖
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赶着也還了一福
湘雲拉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才是
（此四人同〇生日參差有致〇）
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
頭去告待二奶奶赶着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送
到二姑娘屋裡去了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

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古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更卉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没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麽没人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来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

不知道這也是才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職分可吵嚷什麽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裡才過得去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凑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麽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

日裡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宝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单爲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眷註秋兩必不肯磕头）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

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宝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帕四色壽禮與宝玉宝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酧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宝釵因吩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過

罷方同他姊妹出来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已拿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麽、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边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們那边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縱有了事、就賴不着這边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边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裡頭有人、你是

連這兩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来、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頑呢、見他們来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

瞞了他們同至芳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麽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

一桌宝釵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寿衆人都說我們没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才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的說行那個令才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

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宝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毁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偺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戰史湘雲笑

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一云實在豪爽閨閣中另是一流）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宜只聽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盒來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

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鬨得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覆了一個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射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射了一個塒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雞栖於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

得早和宝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搳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揔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腳雁叫得人九廻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瓤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寿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射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攻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眾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子眾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此謔以作丫頭鴨頭諧音。)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有桂花油

眾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鶯兒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才罷怎麼見得我們就該擦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亦有口才)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借火煽)竊盜官司眾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眾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

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豁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

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丫鬟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

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環們齊声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竪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凳上睡着了眾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嘟嘟嚷嚷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眾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还睡出病來呢

雖是天、但、紀、撿、

湘雲慢啟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已方知是
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嫋不勝
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
一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勻了臉攏
了鬢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
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
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菓菜與鳳姐
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几樣來宝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
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着看魚的各
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觀局林

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此什麼只見
閒評人不聞此風哭繡帶
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
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
一塊棋受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
眼只瞅着棋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
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
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
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
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
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

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麽
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
既這麽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
春點頭仍又下棊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
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
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
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
你病着時他幹了几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
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
子禁光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

偺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他們一算
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一村八人春矣人人多此等語也）
憑他怎麽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偺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
轉身就走廊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
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
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你他二字亦妙聽經意。）
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
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詩兩不親而）
一處只得一鍾紧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客來他客不必指其名正要知其為你為他也。）
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拿起

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寶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
去寶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
彀了難為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
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四顧
一瞧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鬬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
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
說道快別睡覺咱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illegible]
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
了他起來笑道咱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
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

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
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嬸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
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
叫人管着我我要儘力吃彀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
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
幾年也沒聞見趁今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
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
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
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
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

上走來安小菜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
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
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
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湯泡一吃十分香
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
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殼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
殼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
吃了這個儘殼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
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
給我兩個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

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
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
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
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遣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
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
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
声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
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
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
尋眾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

要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做什麽襲人道擺下飯了等
你吃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
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
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
是狐媚子（此四字嘴晴趣）什麽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麽約下了也不
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偶然打憁撞的遇見說
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麽着要我們無用明日
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
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
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

襟再燒了窟窿你上了（合各兒的嘴意）誰可會補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搬
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麽把你懶的横針不拈竪線不動一
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横竪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
怎麽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
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麽原故你到底說話别愁着粧憨
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麽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
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
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
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

鬪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听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几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麽不是夫妻蕙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連連伏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滚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着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

罵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鬬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麽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並蒂菱名色佳與香菱巧合）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麽夫妻（三句緊接若不細看必忽略過矣）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宝玉便低頭一瞧噯呀了一聲說怎麽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纔上身宝玉跌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

塌這麽一件也不值什麽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麽樣我还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卻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欢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下半截）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

個來如何香菱笑著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听見了倒不好宝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〇二〻〇命〻〇或〻〇數〇〇不〇又）別辜負了你的心等著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總好宝玉（〇極〻得〻意〻形〻自〻在〻次〻書）听了喜欢非常答應了忙〻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〇可〻知〻久〻在〻意〻中〻）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乱想來

至房中拉了襲人細〻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爲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况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宝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〻了誰知那起促俠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已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內解下來將這條（〇情〻態〻可〻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〻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

你倒大方得很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汚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作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却要說什麼又說

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宝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錢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宝玉听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可等一等宝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边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欢得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宝玉听了未

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
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
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
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窻悄視果見
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
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
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
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
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
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

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
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
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
人家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
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
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
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會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
說該沏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沏了一茶缸子
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
着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

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裏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裏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已謙遜越尊重别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裏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裏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見受過條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还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處去了這裏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裏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益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边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

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咱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眾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鬒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腳繫着一条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搳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鬥的水田小夾

襖束着一条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眾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特寫芳官）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了酒來說且等一等再搳（芳官可謂紅顏足以補寫香此補文正寫芳官）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裏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不過只有

小菜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宝玉因說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〻纔好，別大呼小叫〻人听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宝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〻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宝玉道怕什麼，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〻屋裡叨

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声，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个去請，只怕宝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体面，略坐〻再來。衆人听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說林妹〻怕冷，過這边靠

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
沿下陪着黛玉却離桌遠〻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釵李
紈探春等道你們日〻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巳
也如此以後怎麽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
过生日節間如此並没夜〻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
拿了一个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
一搖放在當中又取过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
一看裡面是六點數至宝釵宝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
出個什麽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
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

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每句各有深意　預为他日之兆）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
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為賀衆人都笑說巧得很你也原配
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过便笑說芳官唱
一隻我們听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听于是
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
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
細〻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毛翎紮帚叉閑踏天門掃
落花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簽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

無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
奪了擲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
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麽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
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
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
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
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頌兆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
人笑道我們說是什麽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

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
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
探春那裡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
強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
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
李氏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
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畫着一枝老梅
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恰切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

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說著便吃酒，將骰過與
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湘雲笑着揎拳擄
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
題著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字。」眾人便知他打趣
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
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眾人都笑了。因看
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簽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
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簽。」恰好黛玉

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盃只得要飲。寶玉先飲
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仰脖喝
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抓
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
來。大家看時，這面上是一枝荼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
邊寫著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眉忙將
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盃之
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

著瞞春織瑞那面寫著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四字惜切）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只（好顰兒自憐耳）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衆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着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

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合當襲人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壻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壻反挨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

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
都過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
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撑不住了回去还要
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着衆人
李紈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
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
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都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
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
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〻們吃彼此有
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〻

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
睡覺方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添了許多丰韻
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〻我心跳得很襲人
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
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咱們且胡乱歌一歌自已便
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得很
恐鬧他唾酒只得輕〻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
他睡了自已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
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
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

裡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
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
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揀地方兒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
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么吃得
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
抹些墨說着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
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
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么不过纔兩次罷了偺們也
算會吃酒的了那一罈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

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
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々忘了連姐々還唱了一個呢在
席的誰沒唱过眾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
住忽見平兒笑嘻々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
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眾人忙讓坐吃茶晴雯
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么來襲人
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々太
々帶着眾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
完了一個々喝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
橫三豎四的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

來也不請我。还說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日他还席必自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听了把臉飛紅了趕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呸不害臊的了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么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宝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眾人听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宝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已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么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宝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

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々
巍々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々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
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為人孤僻不合時宜萬
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々竟知姐々不是我們一
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
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
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
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
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
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

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
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々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
雲原來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為難要請教別人去
如今遇見姐々真是天緣湊合求姐々指教說着便將拜
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
這等放誕詭僻（蓋有萌也）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
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恰切）什么理數寶
玉聽說忙笑道姐々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
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
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

閑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听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只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

只見丫鬟們去服役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閑耍少述耳
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
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
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
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裏眾人且出來
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
不敢動勞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
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眾人聽了嚇
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
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

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
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眞觀將
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
車帶了賴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
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脈來素知賈敬道氣
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
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堅硬
似鐵面皮嘴脣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
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砂
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

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々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裏窄狹不能停放横竪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边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㻞賈

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此住着自在不放心）一並住着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静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殁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

由此下門人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其禮畢扶柩回
籍外着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
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
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㻛賈
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
賈珍忙問做什么賈㻛回說嫂子恐哥々和姪兒來了老
太々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々的賈珍听了
讚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㻛等便將如何拿了道
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
奶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

[illegible]
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声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
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
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
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
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
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
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衆
人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
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声兒便先騎馬跑來到
家忙命前厛收桌椅下隔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

燒等事又見賈蓉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淫語無狀）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体統都沒了还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学禮的越発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摟頭就打嚇得賈蓉抱着頭滾到懷裡告饒（三姐亦色）尤三姐便轉过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

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傳神）賈蓉用舌頭都𦧲着吃了眾丫頭看不过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頭親嘴（淫蕩至此）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僭們饒他們兩個丫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样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皆地嚼舌說僭們這边混賬（別僭們不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夠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說髒唐臭漢何况僭們這宗人家誰家

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边大老爺這麼利害璉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嬸子那樣剛強瑞大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間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赶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

娘擠眼兒尤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與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媽別信這猴兒崽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渾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必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幡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

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挣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我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

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
方含笑站著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
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嗐啷嘩喇的亂响不知是
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
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
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
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
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
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
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

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
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
兒呢卻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
因赶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
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
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
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
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
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
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

着（之筆管取怜愈思此眼前上幽也）一根灰色絛子正在那裡打結子見寶玉進來連忙
立起來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
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
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
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子了裡子了的等一會我不撕
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
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
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
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那個青東西
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

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
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
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意作之老太太）太太回來看見又該（看見之真會巴結）
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
真難爲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
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湯的茶來因寶玉素昔
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
在盆內不時更換（寫生嬌養）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
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
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

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為着些甚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放在桌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熏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

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
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日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
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
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
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
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
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
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
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
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

呢一日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
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趂便請你回
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
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
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
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
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
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
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幫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
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說不得的事也

只好强扎挣着罢了。總不得心静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能了。寶玉道姐〻雖如此說姐〻還要保重身躰少操些〻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桌子撤陳設呢。宝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〻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宝二爺來了。黛玉方慢〻的起來含笑讓坐。宝玉道妹〻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〻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〻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〻臉上現有淚

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〻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使我言可笑使彼請觀者想〻）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〻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一件情物見齊。便多傷感。）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

二人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么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閒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么來了就混擲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宝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春出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撂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么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的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

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騅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豔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抛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劒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宝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宝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罷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

路途勞乏遂大家別过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
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眾人接見
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过寧
府中來只听見裏面哭声震天都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
家即过這边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裏面早有賈赦賈璉率
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边一個挽了賈母走
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对面观都甚好）賈母暮
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
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
持大痛一場哭畢眾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

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
三的劝賈母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
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声重連忙請了醫生
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
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
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
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
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
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覌者記清）
过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

兒照管却說（此下補敘賈璉一姐一事）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特為三姐洗清）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

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問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

了。旅費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々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府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々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

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々安去，到大哥那邊查々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々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

們說安說我印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藥呢没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温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么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还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况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

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听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难賈璉說

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
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
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么
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
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偺們府後
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
过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过去囑咐家人
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
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过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过
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匕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

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
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
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
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
種匕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
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
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
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
能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
門首賈蓉說道叔匕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與

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边炕上只有

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边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着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

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裝看不（妙於賣弄）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

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

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

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卻說賈蓉見俞祿跟了

裏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同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爲的是（好在大題目）子嗣艱難起見爲的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其笑刊也）也罷了（誰了並合其意）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

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劝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好住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乱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

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妝奩不用自已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若夫主張○外人明說金哥○從此而止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妝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

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裏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一百多姑娘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有手熟家常共分多事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裏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在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

華之祖原當皇糧庄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

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

也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所有的體
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姐兒素日之爲人行
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
兒聽了自然是願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
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
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姨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
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
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
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
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

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
兒滿面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
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瞧
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
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
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
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
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
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
腦袋了賈珍笑着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

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誰知○愈見其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和賈珍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况且尤老娘在傍边陪着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灶忽見兩個了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黄湯罷撞

喪醉了夾着你那膫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麽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裡雨的横竪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已除賭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一聽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夠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了嬛小厮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厮們打牙撂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

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訕訕的（不腼っ不作訕不作呵っ）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偺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

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偺們這裡有的是炕為什麽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二馬同槽以之二鬧語）不能相容互相蹶踢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盃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

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臥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倒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

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

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二姐兒道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鐘兒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我們姊妹兩个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了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或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咱們就喝說

將自巳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巳先喝了半盞揪過賈璉[illegible]

來就灌（[illegible]）說我倒不曾和你哥〻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

吃咱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

尤三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

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搭言尤三

姐看了這樣越發一疊聲又叫將姐〻請來要樂咱們四

個人一處樂（[illegible]）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〻兄

弟我們是姐〻妹〻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

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

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

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〻的挽個髻兒

身上只穿着大紅襖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

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

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

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幾杯酒越

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illegible]）

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

人禁住弟兄兩個竟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鬪口

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巳高談闊論任意揮

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

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便攆了他兄弟出去自己關門睡了自後或略有不如意便將賈珍等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自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裏只是乾瞅着罷了。且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極寫身分為下節自刎張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團高興逼住了不敢動手

動腳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厭了却一心注定尤三姐身上便把二姐兒落得讓給賈璉自已却想和三姐兒擬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擇子卽節已作無意計一）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共出）業的去處他姊妹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他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

珠子〻要寶石吃著肥鵝〻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多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〻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順都較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

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〻〻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剌多扎手偺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上思〻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勸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〻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

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々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々叨々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々也得了好處安身媽々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咱們娘兒們微薄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隨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々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眾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々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

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告訴奶奶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囘奶奶爺在家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了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

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都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爲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

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裏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膽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願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樣兒你們做什麽往這裏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裏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用着禮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

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已尋來的你逼着我々原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這个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

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這有一位寡婦奶々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々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々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叫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為他病了這大奶々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々養的老鴰窩裡

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々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々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々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々的女孩兒性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々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緩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譜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成日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

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嫌了又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

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咱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咱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

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衆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兒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

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悞事賈璉道也沒什麽事只是偏七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

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麽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

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薛
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
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
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
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
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
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
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
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
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

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
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
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
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
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
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
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
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
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
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

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和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

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illegible]因又聽道方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illegible]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

令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那裏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裏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言隨身之物此一劍終身之預兆也）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

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附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边且說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裏還敢招

若他去所以蹤跡一發難潤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裏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

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丢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

只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illegible]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illegible]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下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裏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illegible]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裏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illegible]乾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illegible]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乾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找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

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
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
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
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
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
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
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
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
弟願領責備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
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

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
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
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illegible]）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
是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
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
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
與湘蓮（使…聲。娟於本家。大作）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
蓮賈璉揪住湘蓮（賈璉可。又合尤氏之見。不知二姐之一鍾是折也。）命人綑了送官二姐兒獻止淚反勸賈

時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珮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裏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瘸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裏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二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

正在猶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麽不知為什麽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

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裏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裏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裏寺裏罷

了薛蟠說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鈍雀兒先飛省的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纔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

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道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麼

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綑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

的親自來開冊交二人看時都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

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已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已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誰能道此）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

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狠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巳遭塌了自巳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况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千金貴体、也別自巳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

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

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滿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爲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

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廝混（善為消遣）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

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髣髴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颳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劝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

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我到不怕你們笑話我
我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
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
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
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一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
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
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
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
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
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

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
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
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
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
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
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
扎挣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
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
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
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

想着叫人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往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illegible]）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裏還肯送我們東（[illegible]）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illegible]）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illegible]）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illegible]）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裏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誰又說算什麼呢）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

一回悶氣卻說管園裡帶著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
寶釵將眾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
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
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
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
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
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
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
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
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十

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
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卻只有
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右
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煞
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
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
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
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
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
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

邊去保不住還逛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
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
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已作了回
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况
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
裡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喲這屋
裡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
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
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
玩了一回猛抬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

在那裡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
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
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
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
裡雨水少這果子樹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瘌流星
的掉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
嘟嚕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
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
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
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

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

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裝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着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

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

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偺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

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

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羔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羔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膽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

你只說實話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边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还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麽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麽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已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还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已左右開弓打了自已十几個嘴巴鳳姐兒喝

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麽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

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
姐兒道完了嗎怎麽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
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麽恕不恕
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
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麽就弄真了鳳
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麽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
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
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
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
是死人哪你听听平兒也不敢作声興兒又回道珍大爺

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
這裡頭怎麽又扯扯上什麽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
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
鳳姐兒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
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么樣快說
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
張叫什麽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
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听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
了頭們說道你們都听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
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

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
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
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
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
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
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
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
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
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
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

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
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
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
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說一字虛假奶奶問
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
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
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
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
兒磕了個頭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

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听鳳姐道你忙什麽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麽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麽時候叫你了什麽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几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阿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了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

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麽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腳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眾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

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著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

禮不迭扶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劝二爺保重別在外边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躭心这都是你我的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曾合我說我也劝过二爺早辦这

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下體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劝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麼过的去呢再者叫外人听着不但我的名声不好听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况且二爺的名声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咱們

姐兒們还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想古人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还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还勸着二爺納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這些小人們遭塌所以總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人若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还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情願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也

偺們的丫頭巳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巳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巳又見周瑞家的媳婦在傍边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巳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巳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鳳姐

見道這有何难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厮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著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过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爺的鳳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

們花園子極太。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但這一去目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藏其險有斷劍）（作）在外走了風声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国孝家孝中所行之

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过去的李紈見鳳姐那边已收什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収下權住。鳳（可以臨制六十回）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姐不悟）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筭賬自已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声

太奶奶拿些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麽不知好歹
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边太
太那边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
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
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
家裡有了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illegible]
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
[illegible]
煩瑣他我勸你耐着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
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
人听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

又敢怎麽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
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與他
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
过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
不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
[illegible]
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
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
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还怕誰倘
[illegible]
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
[illegible]
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

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不

（[illegible]）

國孝家孝的裡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

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獺狗扶不上牆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

（這還是放心的話不用其告[illegible]氏有此句其[illegible]）

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夠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

（如此如此八字[illegible]）

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過

（[illegible]）

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

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条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說道雖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听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拏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要捏虛訛詐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都早防着這一著倒難為他這麽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

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著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体統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

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illegible]）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

的嬸娘陰騭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頓罵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磕頭說道嬸娘別動氣只求嬸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干了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處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讓我自己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已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沒天理沒良心的眾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

著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咱們过去只見了老太太太太和眾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內我這裡趕著收什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过來大家安分守已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

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哭着搬着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着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只就會一味瞎小心

應賢良的名兒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殼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

是侄兒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若鬧起來了侄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侄兒侄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侄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侄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礙着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

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我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嬸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傻

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麽人嫂子既怕他絕了
后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
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赶
着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
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
太太太太看是怎麽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
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
偏偏打的嘴牛無神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
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
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

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
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
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
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
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
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况且他又拿着這滿
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
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
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
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

少不得來我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嘆貴珍大哥）
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
告咱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先前呼沫嚼舌說）
妄告不實之罪咱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
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咂著嘴兒笑道難為你想怨不
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
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
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
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
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咱們雖不怕終久就心擱不住他說

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
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
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
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
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
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
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咱們家的
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為是賈蓉深知鳳姐
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
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

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

紅樓夢　第六十八回　去

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等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依着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着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嬸娘小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

粧裯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嬸娘親嬸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嚥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

不得借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麼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終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在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

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眾人都抿着嘴兒笑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著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

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你這
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
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
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
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
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搬到廂房居住鳳姐一
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
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
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
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裡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

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
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
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
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
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
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
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
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
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
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

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證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裏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

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已拉絆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已害了自已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已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

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

分外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
七歲的了鬟名喚秋（又得一盆淫水）桐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
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媿
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敘了
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
色鳳姐听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边接了來心中一
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無非太酷）將好顏面
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
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稀罕且說鳳姐在家
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

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声名狠不好听連老太太太太們（又生一計以）
都知道了（迷其心死）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
往太密沒人要的你揀了來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
這話氣的什麽兒是的後來打听是誰說的（請。彼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
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麽說嘴我反弄了魚頭
來折說了兩遍自已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
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
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听了暗樂
自從糙病便不和尤二姐（又妙計。）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

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為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可謂彼之人而不怨極很）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見

賈赦姬妾丫环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日乱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

奶奶實是洪大量我卻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裝不敢出聲自此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

亦只是假好者娛能功固風鳳亦宗致下此奇月

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為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

（言之慘極）目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
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可憐可嘆終只為長安之嘆）
尤二姐驚醒卻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
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
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
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
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
病了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蔭封的小廝們走去
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胗視了
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

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
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
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
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
得命將帳子搬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
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
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
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寫）
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姐姐此時只有念佛保護賈璉絕子絕孫而已）
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

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医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閑話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礼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

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通○滅○禱○告○吃○齋○念○佛●保○）我愿吃長齋念佛（佐○滅○門○絕○）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笑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听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井○水○河○水○）怎么就冲了他（○頭○請）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么人不見偏來了就冲

下我还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过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爷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欢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还是一點攙雜没有的呢（末二語是漂亮）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没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

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过尤二姐那边來劝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可許既傳風又傳神）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扎挣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環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巳

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只配
沒人我的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
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
倒衆人推丫环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
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
不禁大哭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
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
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
心的妹妹你怎麼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
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

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
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
八個小厮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
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
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
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
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
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
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听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

說如此道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的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丫環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再說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体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丫環來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在這裡伴宿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好來楷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

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

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呢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咭咭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裏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綢小襖紅綢子小衣兒披着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裏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

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裏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裏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裏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裏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

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纔更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咱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卻好萬物逢春咱們重新整裡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況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樹烟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忙自已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卻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

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香自勝於海棠。），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縱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

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準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于五月間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

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閒樂一日賈母
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
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妝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
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襲人偏会）（激一段勸）
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
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
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
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
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
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

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
也要大槩有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已又親撿了一遍
實在搪塞不過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
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
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
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咐他
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
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
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
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

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却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開坐賈政回家必問寶玉前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已只粧不奈煩（此方補明之作用）把詩社更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已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筭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搪得過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擁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

已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擴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去（非樂。牢。死。不葬。糊塗。）過一边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甚好

自已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条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卻不能湘雲說道偺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偺們趁今日天氣好為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為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

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已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又是必叫來識語

李紈笑道這也卻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

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
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
却有意味
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飄泊亦
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
頭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
留

絕妙好詞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

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
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
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声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
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
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才不落套所以
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
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匀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右
了、
蜂團蝶陣亂紛紛、上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
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
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點方將來之處但滿分較淨耳）
戚讓蘅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
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
又怎麼罰、李紈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
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声響、恰似窗屜子倒了一

般衆人嚇了一跳丫環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子們回道
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稍上了、衆丫嬛笑道好一個齊
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綫、偺們拿下他來、寶玉等
聽了也都出来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
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来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
道難道天下没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
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笑道紫鵑也太
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
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偺們的拿出来、偺們也放放晦氣了
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声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

来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綑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籰子来宝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ヒ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宝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来也放放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来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横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玉道再把大螃蟹拿来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来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

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取了来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来宝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来宝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来獨有宝玉的美人再放不起来宝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得宝玉頭上的汗都出来了衆人又笑宝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脚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来放罷宝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

一時風緊衆丫嬛都用手帕墊手[illegible]玉果見風力緊大過
去將籆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響登時綫盡風箏隨
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
都放了去了咱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
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颻颻隨風而去一時
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
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著有丫頭來請吃飯大家
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撂在脖子後頭了
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
天或往瀟湘館去閑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

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指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
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
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隨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
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
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跟着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却又有些傷感之意又敘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着答應了個是又略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功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

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晏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概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前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榮國府中單請官客寧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

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伽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

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了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

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命婦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边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嬛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參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

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後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靦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边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

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边，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宝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声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賬，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宝釵問十幾歲了，又連声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

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都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

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子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去到鳳姐兒房裏來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裏與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點着頭兒說道好丫頭你這麼好心人兒難爲你在這裏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拿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

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裏有熱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裏和他姊妹們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弔着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嬛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裏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裏東府裏

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
菓又聽見是頭府裡的奶奶不大任心上因就回說管家
奶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兩婆子可惡）
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
去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
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
打聽了體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
爭着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了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
傳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丫頭
揭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

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不會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
娘在那边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小人常态）
的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边的人去我們這边你離着還
（可惡）遠些呢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得好一
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
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
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裝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
尤氏吃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纔的話
都說了出來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麼人兩個姑
子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嬤嬤們

訪話你也不該來回縱是咱們奶奶萬金之体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咱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边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婆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就

把這話告訴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帳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灯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灯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

說小丫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灯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餑餑請你奶奶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綑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厮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綑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丫頭們出來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了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丫鬟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着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趟不大的事已經撂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

尤氏反囑咐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趙姨娘嘴自嘲）也值的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著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纔七八歲原不

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著門路不去求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牆大罵（倚勢擺人）一陣便走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鬧了兩句話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綑在馬圈裡等過兩日還要

丹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命探春出來自已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調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已族中子侄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已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偏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

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边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了鬟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

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
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願意在
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故意協鳳姐之難。）
眾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
打發周管家的娘子綑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
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
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咱們先倒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
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
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眾人又羞又氣一時抓尋不
着頭腦憋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

裡的話昨兒因為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
太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
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為什麼事鳳姐兒笑將
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
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
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
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邢夫人亦自知矣）
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
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哥兒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
這些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說着回頭

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
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
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咤
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
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
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
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
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
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
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

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
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
的所以我詫異賈母便叫進來也細看看鳳姐笑道纔覺
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
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
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
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裡幫着兩個師
父替我揀佛頭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
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
一桌素的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

不聞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明日煮熟了命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爲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爲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拏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等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丫鬟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麼於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

到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裏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赶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腳踪兒不遠咱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為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裏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裏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咱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道

要怎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裏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裏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裏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外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裏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

終後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彀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麽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若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

是瘋話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說的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燈獨自一人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湖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

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裏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趕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梳鬅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夠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胆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

鴛鴦反不知他爲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厮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已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着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厮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竪我不告訴人就是

了你這是怎麽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叫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旁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

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

頭睡倒懨懨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边無故走了一個小厮園内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巳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巳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别自遭塌了（然共是初合）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偺們從小兒耳鬢厮磨你（名目司棋故偶然下點之着）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

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偺們散子巳後遇見我自有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喲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白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巳的再别胡行亂闖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絶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

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
屋裡畧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
頭倒了茶來、鴛鴦悄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
來看着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
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是這樣的、這幾日
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
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
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
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
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

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
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
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他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
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
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
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噯喲、依這麼說、可不
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
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
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
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

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
了、一二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
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
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
媒婆朱嫂子、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偺們求親、所以他
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
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
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
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
姐、今兒貴脚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奶的

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
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
來看我們、又說巧得很、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爲穿着這袍
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
憐、省我走這一趟、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
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
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
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拏過來擺
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賬還有一筆在這賬
上、却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

了我兩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
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
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
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
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
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
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
些沒要緊的事鴛鴦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
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
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

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
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
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
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
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
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
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干淨蓋碗把昨
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
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
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

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难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已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査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数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麽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数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鐃鈸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边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

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裡不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已不便答話只躺在牀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饑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麽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麽就有什麽

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地縫子掃一掃就彀你們

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能彀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含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不犯着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個男女留下也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為你想

衕過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麽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麽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麽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私意兒試他心裡沒有什麽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

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打
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作媒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
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
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
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
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
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
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
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
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槩趕今年年底收了進

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
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
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塲瘋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
錢做什麼不過爲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裏有的
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
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
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裏去了如今倒落了
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
錢咱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
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

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
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
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
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
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
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
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夠過一輩子的
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
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個夢說來可笑夢見
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

要二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咱們
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
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
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
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夠了鳳姐道你藏起來
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
躲入內房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
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
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
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

聽了笑道什麼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得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銀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皆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

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

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
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
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卻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
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咱
們寧可疎遠著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
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
那個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
聽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卻不動身坐在椅子上
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眾了不
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

用不著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
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
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
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該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
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孩
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孳生
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
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
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
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起林之孝

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得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裡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他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

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欢天喜地难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些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

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准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遂遲延住不說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

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紅樓夢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已帶領丫鬟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麼，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着寔留神。說着回身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寶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

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
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
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
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
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
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
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
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
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奥
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

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
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
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
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
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
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卻累着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襲
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
雯罵道什麼蹄子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彀偶然一
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扎
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

來是一個小丫頭子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宝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罷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麼寳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

心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脫此難忽然逢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宝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諕着了正中宝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蹤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就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

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
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
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眾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
得又各處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
（要藥而出惟脫矣）
家人皆知寶玉着了驚嚇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
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
鄰園墻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
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賈母聞知寶玉被嚇細
（自然上夜又是一篇題目）
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道有此事如
（物也是非從此而起）
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过來請安鳳姐李紈及
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無所答獨探春出位
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
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或更時三四
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鬭牌小小的頑意不过爲熬困
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
吊五十吊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鬥相打之事賈母聽
了忙說你既知道爲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
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
事的人們戒飭过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

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除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趨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所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

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響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

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

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着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邢夫人、進、又走出、小小波瀾）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的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隻大腳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喜歡便起名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

後擱促織夫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是個纍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拾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以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

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己便塞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且到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無法兒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

回我去總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這可是什麽意思再者放頭兒还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麽過節迎春不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了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强十分你也該比探了頭强總是怎麽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凈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ヒ来了邢夫人听了冷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已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

了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綉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回了姑娘竟不周一声兒我說必是老奶ヒ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内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ヒ一声探春道何用問去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ヒ的拿了出去不过一時半晌仍舊悄ヒ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準了姑娘

性格所以纔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何等懦弱性情）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王住兒媳婦為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

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梢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慢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忘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已臊還臊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繡橘亦自有）別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玉柱兒家的所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

無可回答一時臉上过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乃回綉橘發說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益處偏咱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裡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过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綉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賬姑娘要

了些什麼東西迎春听了這媳婦發刑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綉橘倒茶來綉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們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免强过來幫着綉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來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宝釵黛玉

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着來安慰他們
走至院中听見几個人講話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
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
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
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
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
道沒有什么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
笑道我纔聽見什么金鳳又是什么沒有錢只合我們奴
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
綉橘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探春笑

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
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
無沾礙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
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
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咱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
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也是有的事但不知
金纍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媳婦生恐綉橘等告
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
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
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

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旣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
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
是和二奶奶說去在這裡大声小氣如何使得這媳
婦被探春說出眞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
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旣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
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
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
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
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
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
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眞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
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
咐我那王住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
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
話也有你混插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
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綉橘道你不知
我們這屋裡是沒理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
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纔是
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
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柱兒

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嬤嬤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
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揑造假賬逼着去討情和這兩
個丫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
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声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
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
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麽今日說出這
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
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
事還好處的但他也是姑娘的奶媽嫂姑娘怎麽樣爲是當下
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

聞得忽覺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麽法子他
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
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
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
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
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
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
管衆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
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
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

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厨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嬭嬤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

宝玉之真是速去也

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去趂早取了來交與我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贖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

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著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好平兒）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罣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訴二姐姑和他妹子在合同開局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著知道了。（鳳雖有道心宗之論）

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囘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戲我（時大人物小事亦不為人）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聽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何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

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我們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偺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

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偺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偺們過失正在此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遂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着衆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

自己坐在臺堦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唬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

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撿得倘或丫頭們撿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拾着出去說是園內撿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是外頭倣着內工繡的帶子穗子一槩

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常帶在身上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揣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还有那边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太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很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急了激你的話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眾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

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以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歎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餘者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丫嬛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乘机恨伏。）這件事來（小人之常）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早該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躭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道一個是（點九晴雯）寶玉屋裡的晴雯（又像人家也。）那丫頭仗着他生的橫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

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晴雯之貌，如生。）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夫人心中亦厭黛）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

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体体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敏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裏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

（今卻寶玉偏生喜是天地間……）（晴雯忠直之人令人腸斷）（晴雯自是可嘆）

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
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
我体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
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
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
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分晰明白
幾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
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句句尖利
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
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

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
許他在寶玉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
尊貴、府上原是世宦諸事皆奢侈。何獨怪愛。花紅柳綠。王夫人亦好所謂言甚。此種婦人亦非能持家教子之人也
出去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
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就拿手
帕子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
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
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
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
的耳目常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
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著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

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大觀園局面至此又一變）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恨也）王夫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因小事而牽連出禍此致敗之）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

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王善保家的竟是一个毒蜂）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事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王熙凤附和可恶）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恨可笑）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已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過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

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察你們叫翻呢我們就翻一翻不叫翻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以太太語駁之。）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礙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查你的咱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眾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如此咱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

抄揀俗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丫嬛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况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俗們只管拿了去王善保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算什麽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遂命衆丫嬛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

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了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了鬟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了鬟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抄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却不能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

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眾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

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裏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眾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眾人沒眼色沒膽量罷了那裏一个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着自已又仗

着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因越眾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衿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声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腳的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

性兒由着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撿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兒說着便親自要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你們叫奴才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內喝住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沖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什麼姑娘氣着他倒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臉趕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

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嬛你們聽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歹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勸解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塢來彼時李紈

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丫鬟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為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

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又什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

這裡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娘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張媽媽他常肯和這些丫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係王善保家的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鬭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

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攛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道我知道不用你說于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丫鬟們也纔要睡衆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丫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

沒有總要一樣看看纔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

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眼前現報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

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眾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願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他且帶了人拿了贓證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裏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診脈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

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
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又跪下哭求百般苦告尤
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
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
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
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審。惜之謹狀。人。從。惜。春。嘴。上。說。出。）
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
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
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
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

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況且古人說得善惡生死父子不能
有所勖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是了
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
底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因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
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衆
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
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
是獃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只此語惜春真能看書識字矣。世。上。狀。元。何。）
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心必。不。糊塗。也。）
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

誰識得出真假心裡分得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個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又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

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也不答應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診了脉去、李紈

近日也略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趂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臢、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

沒有份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麽忽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了頭只彎腰捧着臉盆、李紈道、怎麽這樣沒規矩。那了頭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二人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麽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

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作着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麽大事、且不用提、等我好了、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着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麽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賞放了賊、依我的主

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慪氣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裝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唬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的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着罪呢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

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了頭病著就打發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囘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著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個也倒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了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琴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著今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囘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偺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擡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吩咐過幾次蠲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麪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

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箸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麽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麽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道這一盤菓子可給平兒吃去又向尤

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麽不盛我的飯丫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盛框而蔑）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潦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衆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旣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

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長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敢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着小丫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丫嬛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已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嬛

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牕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牕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會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

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
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是父是子）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鬥
鷄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
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鬥
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厨役好烹調不到半
月工夫賈赦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
既悮了武也當習况在武蔭之屬遂也命賈寶玉賈環賈琮
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
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爲由晚間
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

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鬥葉擲骰放頭開局
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
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
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
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
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
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
的獃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
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裡
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斷

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輸了正是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冲賬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裡頭打天九赶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小么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赶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兎子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

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兒的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抿着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很是這小狗攮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因笑道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

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腳把你兩個的小黃子腸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擡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裏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揚脖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一擰孩子的臉[illegible]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慪氣你可知道麽賈珍道不曾聽見[illegible]邢大舅嘆道就為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裏[illegible]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家裏也很艱窘你三姨兒尚在家裏一應用度都是這裏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裏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殼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我沒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裏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

們評評理那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㞗巴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那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行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唚出些什麼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裏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

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偺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愿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一腔

作備了一桌菜蔬果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
妾先吃過了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
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
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搳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
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
花唱曲喉清韻雅甚令人魄醉魂飛唱罷復又行令那天
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
酌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
毛髮竦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
應尤氏道必是牆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

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
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牆去了恍惚聞得
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淒
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眾人都覺毛
髮倒豎賈珍酒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裡
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
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眾子侄開祠行
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
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
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

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平常賈珍答應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巳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

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兒已上來了咱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燈嘉蔭堂月臺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著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

天打樁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疎散筋骨才是
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嬤嬤們挑著羊角
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
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山脊上便是這座敞廳因
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廳前平臺上列下桌椅又
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
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
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桌下面還有
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
咱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

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
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
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
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
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
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
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都你悄
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裡想着
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
時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

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

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腳髒、只因昨晚吃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盃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眾人又都笑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

說來歸可笑、然果竟是賈政口中說出來、得神色

兒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請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

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吩咐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

呢怎麽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眾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賈赦不適）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便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裏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是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

就只是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得眾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偺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賈赦竟是糊塗到底的人）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赦之論詩引自肺腑）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偺們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已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以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裏就論到後事了

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侄們出去了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裏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眾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坐、知他家去圓月巳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偺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

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裏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賈、明之、所以思也）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歎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毡毯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

瓜果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了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纔又要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著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你們

小夫妻家使不得今夜不要團團圓圓的如何為我擔擱了尤氏笑通紅了臉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二十來年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笑道這話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笑說了蓉兒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裏眾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着

道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
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贊不已於
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
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
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
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
吃了再細細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
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好些
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
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猶爲拿巾

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
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
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戴上兜巾一面披了斗蓬大家
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裏發出一縷笛音來果
然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禁傷
感衆人忙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
就學了一個笑話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强笑道這樣
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
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
子眼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裏只見賈

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就住了忙和王
夫人輕輕叫請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
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
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
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
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
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
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着你也
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
轎兩個婆子抬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裏家

媳婦收拾盃盤那少了一個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又問
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
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碎只怕跟
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
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着的我
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鵑和翠縷來
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這
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鍾那你去了你倒問我要姑
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
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

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鵑道斷乎沒有的悄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有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忙的好婦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傢伙這裡紫鵑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人許多賞月賈母猶嘆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我亦淚）覺對景感懷自去俯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

近日家事惱着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御說成句語）他們不來咱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

山處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裏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裏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裏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洼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祗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

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林小姐博雅可愛。）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因擬了未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彎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下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偺們就在捲這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

晶館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叠紋真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船吃酒倒好這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緫求全何所樂處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到是助偺們的興趣了偺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笑道偺們數這個欄杆上的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

側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到要試試偺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

究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也難不倒我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個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摇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卻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吟詩序仲崑、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漸聞語笑寂
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叶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彀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歛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方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兔擣、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是急脉緩受法、因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響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的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倒是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窗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

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况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誇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我亦云然)了些你現病着不該過于作此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

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哀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到弄得堆砌牵强二人不防倒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住聽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頽敗凄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

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空門景象）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庵中只見龕焰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去烹茶忽聽扣門之聲小丫嬛忙去開門看時却是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纔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庵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丫嬛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

塌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依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又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一則失了偺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

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象銷金鼎　冰脂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投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縛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路曉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猨、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說近求遠說有這樣詩人在此都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

告辭帶領了丫環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是人等著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

况且走了因只好躺躺兒罷你怎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可憐煞十夜滿足的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在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撂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边的太太來尋了去

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不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麽並沒有一支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那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还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

(可見當時畜積之多)

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裡叙了進來說這幾様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様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已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叫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偺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輪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

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偺們比
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歛的王夫
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
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
家的是巳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
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了頭乃是那边的人只
得令人去回那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
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
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巳打了嘴他只好粧
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

園中搜檢此、
乃指晚々邊上人々何苦晋在心中耿耿不忘也

心倒像似偺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并連贓
証與那边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
豈不省事如今自告訴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
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麽了豈不倒耽擱了
倘或那了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
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
一想道也倒是說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偺們家的那些妖
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边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
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丫
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数年之情難捨但事関風化亦無

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
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
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麽
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
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話快快收了這
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裡
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管（活○面○呆○弱○）
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麽大女孫兒
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敢緊着
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麽

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
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真○言○傷○慟○）
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要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
棋無法只得含淚與姑娘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
边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
春亦含淚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
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
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赶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與司棋
一個組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此○哭○）
這個與你做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又和

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道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做什麼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

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喪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為又恐嘮叨悞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好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犯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都怎麼着好周

瑞家的容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体統那幾個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正說着這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

自到園裡查人晚又吩咐快叫怡紅院睛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人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睛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赶了去所以後來趑趄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怒色見寶玉也不理睛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

王夫人深可笑矣，然晴雯此去何也，龍只人皆有情我亦必矣

胡鬧，說明了我人，所貴只亦不必了從

惟怕丫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丫頭們個〻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生日的本人不敢答應老嬤〻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郤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因在外而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不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凭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

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已才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还强嘴連你干娘都壓倒不肯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我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

頭須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這才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于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才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跟送王夫人到沁芳

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些書仔細明兒問你才已發下狠了寶玉聽見此說方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由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

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很嫌他像我們這粗七笨七(襲人只合巴結討好)的到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那裡知道古來美人安靜的多着呢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麼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心中則[illegible]人已結)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

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落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寬我慰他)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作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得比人強也沒什麼妨礙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竟也沒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我則必[illegible]在)襲

善□○的人挑動王夫人矣、

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才透出嫩箭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爺熱娘、安得不痛殺人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他一件々俱聽二爺何不早在王夫人○處救晴雯○兒○呢、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碍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々的咒他、就該的了、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

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々媽々的了、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坟前的蓍草、諸葛祠前的栢松、岳武穆坟前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

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
是應着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
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
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縱
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
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
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
別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想若不
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
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

還他去再或有咱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出去給他養
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
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
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
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
幾吊錢也給他去罷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
久矣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寶
玉聽了他方纔的話又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
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
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

肯、只說怕人得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姪子方帶了他去、那晴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嬤嬤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那媳婦卻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着貴兒無能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

目今兩日貴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

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宝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宝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碗未到手先聞得油羶之氣宝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怡紅院無此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咱們的茶呢宝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

去了（用心苦方種心緒只在眼淚以）宝玉看着眼中淚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聽得）為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襲人皆年偷月宝玉須誓）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明明仙知之數而遺憾晴雯乃有自後悔悔之語然則無益之）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孤情）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涼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捶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

憤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淚把那手用力拳回擱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illegible]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擱在他手中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illegible]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裡禁得這樣抖摟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頭衣服掩了剛繫

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便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illegible]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illegible]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作声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

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宝玉進裡間來（渾蕩至此）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宝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宝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内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别鬧那媳婦乜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訕來了宝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咱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麼意思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老婆子去到

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什麼兒是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判野誠个尽令人惻然）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胆子兒我剛纔進來了一會子在窗下細聽屋内只你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說着就要動手宝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着只聽窗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那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宝玉這宝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声音外边晴雯聽了他嫂子纏磨宝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虚火上攻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别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着一個

包袱。柳家的拿著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
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裡呢那媳婦
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柳家的領着五兒剛進門來、只
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妥、
只打諒是他的私人。看見瞞着了、連忙放下帘子、帶着五
兒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
裡頭不是襲人姐姐那裡悄悄兒的找寶玉爺出角門來
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
媳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
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

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
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唬了一大跳、
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面
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仔細冒々
失失被人撞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
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裡站着的
媳婦子乾瞅着。把個妙人走了。却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
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
他女母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边嬤嬤們正査人。若再遲
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巳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可知襲人非寶玉心愛者不然何不[illegible]）一
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
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
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暱較先（作者深惡襲人故多用曲筆且以[illegible]夫人）
小時反倒疏遠了（之不識好歹也）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
諸小了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
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
便要喚人因晴雯睡臥警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
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
了襲人只得將自巳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

上的獃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
短嘆復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
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
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茶吃襲人倒了茶來寶玉
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道他乍來你（一味色情）
也曾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
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他們本可能好生走尚有人等可將[illegible]）
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同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
就別過了說罷翻身便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
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

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來、被人聽着什麼意思、（被人所見之、又何妨、）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舀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去自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善於揣摩）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边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

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駡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毋輕視芳官等也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佛門兩个真騙子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拐是王夫人所信奉者有些何曾夫拐子。在下來回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盛應

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眾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有那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

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聽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叫他去若果真心即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取首也使不念時之可況反而）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圓信各自出家去了（散場冰冷句）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裏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出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裏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了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但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裏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

雖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illegible]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好將[illegible]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悞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

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與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

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塲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斷非寶玉何以保全襲人而不信乃）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鄙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何庸突兌）他的我想薛妹子此去必為着他夜搜檢衆丫頭原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裡的人他

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婆在內（然則搜林姑娘何也）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已迴避了也是該應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已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情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理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是休為沒要緊的事反疎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

為什麼又要出去我為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個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要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礙而且我進園裡來雖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

此都大了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些的就減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

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去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志。誠。情。備）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許睡

寶玉聽了便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筆墨等物拿著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襖（襯物思人）襖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眞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此一句但用旁襯寫法以見寶玉之不能忘情晴雯也）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裝沒聽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

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一聽忙問怎麼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了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

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爺命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宝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是耶非耶。天乎帝矣。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鬼○拾錢○[illegible]。該死的人就可多待個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時辰表[illegible]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在○其人之上[illegible]也。宝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一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illegible]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蓉花的宝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頭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

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紋找來寶玉人自分散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望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

王夫人[illegible]在此

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爲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來撲了一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

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丫嬛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彷彿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廝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

[illegible]中來不敢今[illegible]

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

入命人送字王至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衆幕賓聽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學習戰攻鬬伐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清客嘆吐)也想這恒王也是

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勦不意賊衆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賊衆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事我意亦當殞身于王爾等有愿隨者即同我前往不愿者亦早自散去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於是

林四娘帶領眾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眾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兒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天子百官無不歎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大勦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眾位聽了（以上小[illegible]）可羨不可羨（是賈政詠嘆吐）眾幕友都嘆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請聽・濟多才立成短序）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

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聞所以都要做一首姽嫿詞以志其忠義眾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

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自出神賈政與眾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鐵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尚香

眾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冢　千古獨風流

眾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眾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麼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風流悲感何之字於今昨日清奏作者卿規吟裂格）問寶玉眾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眾人聽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

此必是長歌一篇、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咏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捶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方古、究竟（慕友識）不（賓）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請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形容）衆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趣逆公子竟稱宝公作者）在座、見其嬌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宝玉笑道、閨

閑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了賈
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
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蕭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
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
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
貨來搪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
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
至武事呢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

一句兜轉煞住想也使得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
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
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
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
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
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
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
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底下怎麽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獵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黃昏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

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姽嫿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穠桃艷李臨疆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難先預定，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魂依城郭家鄉隔。
星馳時報入京師。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嘆息。歌成餘意尚徬徨。頗有沉鬱頓挫語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爲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汙行潦苹蘩薀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慘酸楚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黄昏人靜之時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掛○祭○得○新○奇○
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竒憶女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慧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飆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爾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窗戶既懷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煙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

齒委金鈿于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宛轉淒楚字字皆淚）況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鬥草庭前蘭芳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縷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遠陟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遽拋孤柩及聞蕙棺被燹頓違共穴之

情石槨成災愧逮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邱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煙塍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裏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泪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為災豈神靈之有妒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為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

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汙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紉蘅杜以為佩耶斕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為璫耶藉葳蕤而成壇畤兮檠

蓮焰以燭蘭膏耶文匏瓟以為觶斝兮灑醽醁以浮桂醑耶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捐棄予於塵埃耶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為耶卿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搴煙蘿而為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宓妃迎

於蘭湝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筥匪簠發軔乎霞城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逋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悵怏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篔簹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饗詞譽哀艷情纏綿可称作賦才。

讀罷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丫嬛催至再四方纔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

驚那小丫嬛回頭一看却是個人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倒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宝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

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宝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偺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窗槅，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聽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你在這裡住着還可以，我寔不敢當。說着又連說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為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疏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敝之無憾，何況偺們。宝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

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卻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兒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鬟（若加○而改卽）薄命（力竭○身祖兆乎）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話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頓成讖語）黛玉聽了忽然變色雖有無限狐

疑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不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偺們只顧站着凉了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已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

人打發嬤嬤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边來與方
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
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
之門生算來亦係至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
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
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
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
都相稱合遂擇為東床嬌壻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
不十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親父主張
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

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寧之勢
有不免已結之事強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
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
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
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
等回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
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了頭過去更又跌
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
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
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

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鬬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古之傷心人例有懷抱俗人未必解此）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汙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此也恰宜香菱一說略可）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呆呢寶（他人詩不可卻寶玉來亦添愛楚也）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風人心事大略相同）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我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般忙香菱道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

是那一家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仍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著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偺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敘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不是冤家不聚頭。）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

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蹧擾了人家三四月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

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咱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一

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麪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鬟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裡又請客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廝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淒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

這些丫鬟們廝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爲得了護身符自已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

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已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和丫嬛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已爲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

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已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盡讓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

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裝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蛋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illegible]制矣）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裝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歎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戲[illegible]）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夏蟲語冰）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

奶〻若說姑娘不過奶〻没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
學問連俗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脣一撇鼻孔裡哧哧兩声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角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但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那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引卻忘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環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何至于此）你可要死你怎麽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麽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

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就更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

了，我乘他疏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妝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啷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儍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饞癆病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就勢

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之廝鬧越發放大了膽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如一樣）他二人（轉手）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舍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

便大家叫他做小舍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舍兒聽了一逕去了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

間宝蟾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卻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宝蟾已無蹤跡了。于是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腳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条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过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宝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过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丫頭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听了这話又怕鬧黃了宝蟾之事忙又赶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盖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捶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宝蟾如獲珍宝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

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并肋肢(奇妙)骨縫等處於是衆人當作新聞先报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口角)他还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亦似凤姐)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

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没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舌上鋼刀)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這几年那一點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發声潑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

月把我的宝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
我睡我要拷問宝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
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
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見
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
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
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魘魔
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務事
此時正是公婆難断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
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体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
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麼臉
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
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
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
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
牙子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
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听了這話
便隔着窓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
個拉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
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

養他也不肯把我的丫嬛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
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
隔着舘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
說的是什麽薛蟠急得跺脚說罷喲罷喲看人家聽見笑
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
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不
他賣了我誰还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
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还等什麽嫌我不好誰
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麽去了一
面哭喊一一自巳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

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噯声嘆氣抱怨說運氣不
好當下薛姨媽被宝釵劝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宝釵
笑道咱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
塗了倘或叫人听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
我使喚我正也没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还是惹氣不如
打發了他干淨宝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
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
早巳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愿跟姑娘
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宝釵去了把前
面路逕竟自断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

雖然在薛蟠房中几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干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医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閙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胆挺撞过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延身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淫退小逗）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嗔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賤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于罵再至于打他雖不敢还手便也

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无所不閙薛蟠（前生冤孽）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閙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鬥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裡落淚薛蟠亦无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于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

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嬤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這廟裡已于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

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嬤嬤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眾嬤嬤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起了个渾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的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我聽見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个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

別膳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其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的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听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边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听了拍手笑

欲療忌医○金桂之妬也

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听也沒有听見過。寶玉笑道這樣还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妒的膏藥到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妒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舌頭。王一貼道不过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値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还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

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劝过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

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迎春命苦在此哉）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異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没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劝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麽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劝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愿到底不做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

這麽苦從小兒没有娘幸而過嬸娘這边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麽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劝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說年輕的夫妻們閒牙鬭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什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宝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声倘或老大大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宝玉唯唯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姊妹

丫頭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免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回終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卻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此一篇徃平淡文章一故妙）只見寶（頭寄捐關）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麽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爲什麽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卻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兒可憐）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能怎麽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偺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

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麽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了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已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兒你難道没聽見人說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那裡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别的過几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宝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憋着一肚

子悶氣无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声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宝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麽了合誰嘔了氣了連問几声宝玉低着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别人合你嘔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麽着為什麽這麽傷起心來宝玉道我只想着偺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詫道這是什麽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宝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

前見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偺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几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几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几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裡難受起來黛玉听了這些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

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鵑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麼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裡黛玉听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

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泡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為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傍邊獃獃的看着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裏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已有神意）

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裏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溆一帶欄干上靠着有幾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个却是李

綺那呥烟的聲兒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塼頭兒往那水裡一撂咕咚一声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麽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麽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没什麽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偺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偺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不依了寶玉道頭裡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竄兒吞着鈎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跳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罈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鈎子又垂下去半晌鈎絲一動又挑起來还是空鈎子李紋把那鈎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鈎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釣不着忙叫素雲去把鈎子敲好了換上

新出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
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瓜兒李紋笑着
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釣了我再
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
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
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得了釣
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
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纔遞與寶玉寶玉道我是
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
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

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
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
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
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
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
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
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正說着只見
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
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
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叫

寶玉來問這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査問呢、唬得寶玉發了一回獃、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瘸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靑面獠

牙拏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着腦袋上加了几個腦箍是的、巳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淸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那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並不記得、但覺自巳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拏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巳原覺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

記得病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几句話是的却不記得說什麽來着〔無頭無腦敘來○人人生悟〕賈母道這麽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麽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得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賬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什麽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賣與斜對過當鋪裡這房子加了几倍價錢潘三保还要加當鋪裡那裏还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鋪裡去那當鋪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几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鋪裡人撿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詫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

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裏、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鬧香、炕背後空屋子裏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几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裏無數紙人、底下几篇小賬、上面記着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偺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偺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几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鷄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几遍、總不知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裏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讎呢、忍得下這個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實不好叫他來對證、沒有對證、趙姨娘那裏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已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證、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

（必敘馬婆此段、皆前此鳳姐寶玉之病、亦因趙姨娘之毒計、勾通馬婆、故於此處點明、文字方不疏漏、）

等傳飯鳳姐赶忙笑道怎麽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我一件什麽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麽樣王夫人道迎丫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

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没法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好說着嗤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麽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他說什麽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偺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

并兒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的沒的白就悞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濫頑了事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很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就擱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厮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

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几年散蕩了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了頭們混鬧把自已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爲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

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么難爲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

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淸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淸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捽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麼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己

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
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道如今他在家中
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謅亂道
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
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体面靈性也還去得爲什麼
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
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
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
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躭悮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
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

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已
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
着一張花梨小棹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
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宝玉
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來道大
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
成人懇切的狠你且說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
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宝
玉答應了个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
輩不見了幾个又添了幾个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

忽然想起秦鍾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上說的知心話兒的心上凄然不樂却不敢作声只是悶着看書代儒告訴宝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曉得你到怎麽個分兒上頭說得宝玉心中乱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麽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边打了個照

面兒赶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好文字）口便拍著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妙不可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麽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嗳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麽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眞眞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过了沒有寶玉道都去过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得動了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

呀尸晚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偺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裡紫鵑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泡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寶玉原兒意思科第做敲來時文）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林妹妹亦談時文聊不過要寶玉成名耳）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鵑道我們這裡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

去說着二八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过去又勞
動你來我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
[瀟湘人情]
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
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鵑
在抬堦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
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
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边來着寶玉道今
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々來
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丫嬛們再敢和
[鬼々祟々]
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場賺

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
好姐々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
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
有麝月秋紋呢你歇々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
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飯就叫點
燈把念过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
去章々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很明白看着小註
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
[寶二爺豈耐煩高頭講章]
狠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々的獃想襲人
道歇々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

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裏煩躁的很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病又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裏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

道我守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裏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裏抬頭

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
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
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
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
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
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
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
又到五十歲既不能夠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
竟是代儒收場結果了
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
笑道你方纔節古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

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積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彀
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
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
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
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
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
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
這句話作何處說起此篇道學字語必
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
不可少此紅樓夢此時非他不說家可笑也
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玉不得已
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

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爲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都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會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

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懶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閑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

本不是正室原是偏旁原可以再娶入

房寶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

襲人原不為林好外前已在王夫人如

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襲人就是
進說在襲人原不[illegible]始娘亦則已在夫人前進言矣
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
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
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
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彀不過略硬
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
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着紫鵑
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
听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着紫鵑也笑道
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
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
滿心不肯在借兩[illegible]說來須為他[illegible]心
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為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
行事皆作者所深惡而又不[illegible]
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
玉接着道他也彀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
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
面名声也不好听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听此
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
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边人心裡先怯
請合机辞固對
了那裡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
道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

來一看糢糢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边的人便問道作什
麽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
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
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麽只是覷着眼瞧黛玉
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麽婆
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
支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是不偏房）
裡的花姑娘麽襲人笑道媽媽怎麽認得我婆子笑道我
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
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边去我們都模

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
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
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
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
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
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顫顫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
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麽樣他（自七則入在人目）
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声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襯出林原是特知從此次字中襯出未得知真）
子送只管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非人所能料）
什麽人擎受的起黛玉只粧沒听見襲人笑道怎麽人到

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
雪雁拿过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
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
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以下文章吟歎透剔觀者心迷目眩）
一番混話甚是剌心當此黄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
想起自巳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裡雖
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
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
別處定了婚姻怎能敷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
倘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是像轆轤一般嘆

了一回氣吊了几点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情之
所鍾已入夢矣）
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
雖跟他讀過書卻不比男学生要見我做什麽况且他和
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
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與宝玉是一樣的病）
要與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
人王夫人宝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
玉慌道你們說什麽話鳳姐道你还粧什麽呆你难道不
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
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

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麽親戚还說是續弦所以着人（又○是續弦又是誰○毋○作○主○句）
到这裡来接你同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
（之句○刺○耳）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没有照應还叫你璉二哥々送
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
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没有的事都是鳳姐々混鬧只
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还不信呢偺們走罷
黛玉含着淚道二位舅母坐々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
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々恍惚又是
和賈母在一処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々或还
可救于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腰說道老太々救我

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
我是情愿跟着老太々一塊兒的但見老太々呆着臉兒
笑道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々这是什麽事呢老
太々道續弦也好倒多一副粧奩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
太跟前决不使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々救我賈母
（忽然氣煞林小姐豈要妝奩嫁看那）
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
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这裡情愿自己做個奴婢
過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々作主老太々總不
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々你向來最是慈悲
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麽全不管不要說我

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着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麽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麽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麽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偺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麽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麽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还把手在劃開的地方見乱抓黛玉又驚又哭又怕人撞
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
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声大哭
只听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魘住了快醒々兒脫了
衣服睡罷黛玉一翻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
咽心上還是乱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
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宝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裡
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宝玉死了那可怎
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乱又哭了一回遍身微々
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鵑蓋

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听得外面
淅々颯々(此声何處)又像風声又像雨声又停了一會子又听得遠
遠的吆呼声兒却是紫鵑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声
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窓縫裡透進
一縷凉風來吹得寒毛直竪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听
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声兒啾々喞々叫个不
住那窓上的紙隔着屜子漸々的透進(應黛朧色)清光來黛玉此時
已醒得双眸炯々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
紫鵑道姑娘你還没睡着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
了這會兒窓戶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々兒罷養

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

說道手裡一滑几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鵑道沒有什麼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涼着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淒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為什麼哭紫鵑勉強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

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已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况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昨日夢中太太謬不然。）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唬黄了兩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不關痛癢。）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麽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二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麽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麽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麽這麽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

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
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
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
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
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
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
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
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
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
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

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
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
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
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
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
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卻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
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
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
偺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偺們好過去告訴大嫂
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

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
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
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
何况他們况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
此臉上却礙不過去只得勉强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
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
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
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很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
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
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

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
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
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
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麼就這樣蠍蠍螫螫
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
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
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鵑好生留
神伏侍姑娘紫鵑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
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

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

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太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

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略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

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已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
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
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声虫
鳴声鳥語声人走的脚步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
声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
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
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
給雪雁自已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
边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唇边
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

將碗遞給雪雁輕々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
听窗外悄々問道紫鵑妹々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
襲人因悄々說道姑娘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々問道姑
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
听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边
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
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鵑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
點頭兒叫他襲人輕々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
點點頭兒問道姐々纔听見說了麼襲人也點々頭兒蹙着
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

兒紫鵑忙問怎麽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

起來襲人道是宝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眞怎麽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悲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趂勢問道旣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麽襲人道也沒說什麽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嘆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玉二爺說我不好着躭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鵑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什麽大病寳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

息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不似黛玉夢中賈母明明說兩個玉兒可[illegible]兩個玉兒得多病多災也）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災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疎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胗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鵑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摟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胗了好

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胗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
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
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
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所見不干
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
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
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太醫道
旣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
厮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
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
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
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
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
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
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
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
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
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

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鼈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麽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麽着了王大夫道寳二爺倒沒什麽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裏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麽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筭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麽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媽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爲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

不濟濟兒來不知道倒还說我[illegible]的[illegible]一[illegible]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还撑不住呢还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声道奶奶還沒听見呢外頭的人还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咱們府裡不知怎麽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还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还願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人还說他們門前的獅子只怕还是玉石的呢園子裡还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还有歌兒呢說是寧国府栄国府金銀財宝如糞土吃不窮穿

不窮貴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其言竟驗）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心地何嘗不明白）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况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已兆鈔没之機矣）周

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衚衕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攔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大医院御医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元妃事久未序此篇）

幾天娘々宮裡有什麼信兒（[illegible]時也）沒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
問々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还該叫人去到太医院裡
打听打听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医院去一
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听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
的風声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
大哥到裡頭打听打听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医院
打听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
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為也听見這話來
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
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

晌午打听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
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
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々的安一面同着
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々有些
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
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
請安听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
賈政賈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
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母道
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衆

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諳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裏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

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

只見几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挨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几個小内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顫々巍々站起來答應道托娘々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

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々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々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々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々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宝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

到一座宮裡口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匕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旧坐着轎子出來賈薔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此下又叙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对頭秋菱又住在宝釵那边去了只剩得宝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宝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对頭自已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宝蟾做

（好○脾○氣）個醒酒湯兒因問著宝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宝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匕跟前还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还有什麼奶匕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还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爲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匕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得幇你們的道兒宝蟾听了這話（此○婢○比○尤○二○姐○[illegible]○梁）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匕的瞅著金桂道奶匕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听去我並沒合奶匕說什麼奶匕不敢惹

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
听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
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宝蟾宝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
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宝蟾只管喊冤
叫屈那裏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宝釵房中听見
如此吵嚷叫香菱來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宝釵道使不得媽
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
姨媽道既這庅樣我自己過去宝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
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
這那裏还了得說着自己扶了丫頭往金桂這边來宝釵

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裏罷母女同至
金桂房門口听見裏頭正还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
怎庅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还像個人家兒嗎矮墻
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听見笑話了庅金桂屋裏接
声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裏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
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賬世界了我們
夏家門子裏沒見過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
委屈了宝釵道大嫂子媽媽因听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
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宝蟾兩字也沒有什庅如
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

媽天天為偺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導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

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著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金桂撒潑）薛姨媽聽到這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卻句句慪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勸死我倒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偺們既倒也是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

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嘿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所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同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

所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肋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覺安頓些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

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著諒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

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賈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禀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却甚寔惦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

叫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
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
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
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麽
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
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
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
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
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麽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
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

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
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悞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
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却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
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裏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
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就悞了他成人的
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
心性兒也還寔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塌
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即不是偏心）是我偏心我看着横竪比環兒
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麽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
寔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

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衆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体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

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

了、見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么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慍、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么、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卻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

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麽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麽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爲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麽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

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覷着眼看那抹去底本說道你是什麽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藝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麽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

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敗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這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

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厮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

道既加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宝玉答應了個是只得
拿捏着慢慢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
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
老爺來了宝玉那裡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
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環們見宝玉來了連忙打起簾
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宝玉趕忙進來給薛姨
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麽
這早晚纔散學宝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
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宝玉因問衆人道宝姐姐在那裡
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宝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

呢宝玉听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着話兒已擺
上飯來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
道宝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宝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宝玉
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
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
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麽着鳳丫頭就過來跟
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
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
於是鳳姐告了坐丫頭安了盃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
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

听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
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
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
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
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
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
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
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
那裡是爲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爲是寶丫頭起的他
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

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
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慪氣前日老太太打發
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
兒听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听見說好了
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
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
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
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贊歎了他一會
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眞是百裡挑一的不
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

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舒服呢宝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听見這話又坐了呆呆的往下听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还放點兒心宝玉听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体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宝玉先告辭了晚間还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

根旁邊說了几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听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就是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屋裡的猫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

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要賭靈怪兒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寶姐姐上有躭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打那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兒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大碁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

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賠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

夫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卻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兒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不會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發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著是搐風的

來頭只還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那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么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听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壻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

理些家事賈母听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放心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很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位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裡耽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為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麼着還不請人赶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着臉皮趣青眉梢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麼不走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偺們作親太費事没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為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邢王二

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妞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　正

說話間衆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賈母等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声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氷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看

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聽說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銱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銱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丫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丫

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銚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丫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丫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裏躲着被丫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下作種子你為什麼弄撒了人家的藥招了人家的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声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

老爺打你不打這裏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听賈環在外間屋裡発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鍋子潑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还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兒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还只管信口胡唚还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听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声兒過了幾天巧

姐兒也好了因此兩边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宝玉去與北靜王拜寿別人还不理論惟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裡掐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赶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

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
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
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
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
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
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宝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单看宝
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真宝玉）玉兒好
宝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
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庅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
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

紅樓夢　第八十五回　二

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
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
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
王吩咐太監等讓在眾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单留宝玉
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宝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边
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
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
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
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
宝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

與吳大人的交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宝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宝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以假宝玉)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宝玉宝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

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裡去這裡賈政帶着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过了安說了一回府裡遇見的人宝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奏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宝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着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

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还听見說
見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
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
了且說珍璉宝玉三人回去獨有宝玉到賈母那边一面
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
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去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
玉好生帶着罷別鬧混了宝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
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
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
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

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著
自然紅是有的宝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
黑的了还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鳳姐道這
是喜信發動了宝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
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裡說獃話了宝玉
又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
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
因鳳丫頭為巧姐兒病着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
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
在家自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

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麽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巳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々方纔說話含々糊々不知是什麽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此帶情絲）也猜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々那邊去呢正說着只听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什麽麝月道我們兩個鬥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麽要緊傻了頭不許鬧了。

說的兩個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郤說襲人听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關心要務。）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獃話來。所以故作不解。自巳心上郤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着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々紫鵑。看他有什麽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又來探听）自巳梳洗了便慢々的去瀟湘館來只見紫鵑正在那裡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々的道姐々屋裡坐着襲人道坐着妹々掐花兒呢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着溫藥呢紫鵑一面說着一面同襲人進來

見了黛玉正在那裡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宝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着把書放下雪雁已拿着個小茶盤裡托着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坐搭訕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那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綫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宝二爺瞧的在這裡候信襲人道宝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还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听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边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宝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在這裡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裡去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宝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宝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还有個

帖兒呢宝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槅子上頭拿了來宝玉揭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稟宝玉道這孩子怎庅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庅宝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庅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庅大了倒認你這庅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裡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宝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著他还伶俐得人心兒纔這庅着他不願意我还不希罕呢說着一面

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庅時候又要看人什庅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宝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庅事情宝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宝玉吃了飯还看書不看宝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庅事宝玉道問他做什庅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著罷心裡鬧的怪煩的

說着叫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那廝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宝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愰攛着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為着何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麼事弄了這麼個混帖子來惹的這麼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葫芦來（真悶葫芦）可叫人怎麼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边由不得要笑便劝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彀受了你又這麼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

紅樓夢　第八十五回　八

了不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只听宝玉在床上噗哧的一声笑了爬起來抖抖衣裳說咱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宝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宝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宝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看見宝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

宝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
人心裡有事没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〻不信只管
瞧去人都來了偺們大門口呢宝玉越発急了說這是那
裡的話正說着只听外边一片声嚷起來賈芸道叔〻听
這不是宝玉越発心裡狐疑起來只听一個人嚷道你們
這些人好没規矩這是什麽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
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麽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
家盼着吵还不能呢宝玉听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
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
道叔〻樂不樂叔〻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

了宝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还不快走
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麽的我看你（奇叱得妙）老人家就不宝
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麽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宝
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纔剛听見你
老爺陞了你今日还來了麽宝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
好到老爺那边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
可不許回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
跟着你大哥他們學〻纔是宝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
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边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麽奴
才纔要到學裡請去宝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

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边的姑娘們說二爺斈裡去、
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
听說还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宝玉自已進去、
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
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还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
呢、宝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边坐着呢、
右边是湘云裏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
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只不見宝釵宝琴迎春
三人、宝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
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

骵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听見說二哥哥身上
也欠安、好了麼、宝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可曾做夢否　知其夢乎）
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斈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
（同。故。喜。極。而。自。顛。他。人。也。）
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裏下
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
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
黛玉滿臉飛紅、（真是。不。錯。）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纔說
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
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宝玉忽然向黛玉（心中有事將）
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

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寶
玉也摸不著頭腦也跟著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訕因又
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
著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
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
跑到外頭去頭一件有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
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
了這裡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
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
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

呢說著這話却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
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
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
丫頭是我個給事巾既這麼着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
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
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
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
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
說飯後那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
頭站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

族中的人來七去七鬧七穰七車馬塡門貂蟬滿座眞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巳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巳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台外頭爺們都穿著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為著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屛隔在後廈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宝琴陪着对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尚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同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亦是笑）

（中之苦心惱也）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云李紋李綺都讓他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宝琴過來拜姐姐的寿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宝釵便問道宝姐七可好麼為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宝姐七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七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

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說着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

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裏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裏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卽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偺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裏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

源抓、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子、因為頭裏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道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厮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劝薛

姨媽那裡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听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丫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听見說我哥〻在外頭打死了

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么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听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赶着就給那边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边爺們的地方那丫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悞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準後再錄一堂能彀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寶釵看了一一

念給薛姨媽听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厮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听听小厮道我在那天晚上听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厮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所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麽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咱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菡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瞟

蔣玉菡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菡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麽也沒人勸勸嗎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

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很刁屍親見證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下我依着果然吳良出來現在他

買囑屍親見證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鬭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證質訊開恩與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

承七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鬬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麽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有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

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並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禀道小的七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裏

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
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
拚命衆衙役么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
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
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
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
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
听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听見說不好了打傷了
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
禀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

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
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
了亂說衙役又么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
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
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
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
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
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
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
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

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庅
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
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
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裡
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塲上怕
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
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庅砸他的、你便供
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
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塲
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

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
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
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
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庅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
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庅、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
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
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
明與他瞧、現有屍塲親押證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為鬭毆
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
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

張王氏道寔在悞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
鬧了薛蝌在外打听明白心內喜欢便差人回家送信等
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三兩
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
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閒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
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
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
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
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
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

姨媽听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
謝去况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
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偺們家
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听見說是賈
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
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听見
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
上眼便看見元姐姐見衆人都不放心直至打听起來又
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
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衆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

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令人發樂。省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作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裡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謠言家裡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謠言錯便在家裡的一所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偺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

了一個算命的說是很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裡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家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作者於此不能盡理、揣通、表者、時上此語什麼辛金爲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

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準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寳釵尙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得麼、寳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京、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

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已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过、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过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边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就

只有寶妹妹給消些惜春道姨媽要趕着爲什麼不把宝
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
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
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
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
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菡一段當着
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宝
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
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
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

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宝玉回到自
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菡給的汗巾便向襲人（特提蔣玉菡汗巾下文襲人再嫁張本）
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条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
我閣着呢問他做什麼宝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沒有
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
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
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宝玉道我並沒鬧什
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
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
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

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裏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

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為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裏掛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

上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致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著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

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裏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

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閙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疎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竪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

學起來讓我瞧瞧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

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八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愍惻乎回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

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裡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内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閑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竪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

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清景可想）眾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

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
（日後果到南邊）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
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
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
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
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
緣分的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
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
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一面站
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著他們出院去了進

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
邊的話便想著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
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
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
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
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淒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
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
來看見這樣光景想著必是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
來一時觸著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
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廚房給姑

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
青筍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
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
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裡熬纔是紫鵑道我也怕廚房裡
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
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
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
骯髒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
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
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

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
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
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
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鵑
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
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了
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
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
的不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骯髒雪雁答應着接了
進來黛玉在房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

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
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偺們南
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麽黛玉道也使得只
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
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丫鬟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
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
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
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
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己坐
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

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溜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
（人所体[illegible]難的心矣）
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
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
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
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
打開氊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
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
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
（觸物見懷）
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撿出紫
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氊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

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此以代言正面寫紫鵑靈小寫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袋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折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此乃紫鵑眼中寫出畫着滴淚正是入全身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

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該能為紫鵑入情小姐亦不能不有感矣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已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啓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啓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

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
宝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
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
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絕代佳人今獨開心之）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
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　却說宝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
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
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
當眞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
宝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厮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
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宝玉都垂手站

住宝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
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宝玉聽了方回身到賈
母賈政處去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麼
又回來了宝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
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
了宝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
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
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宝玉也没法兒只
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宝林二人原屬知心此次來房何敢何之
不成也）
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宝玉因

問姑娘吃了飯了麽、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得吃飯、
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
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
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声、寶玉
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
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啪的一響、寶玉还未
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
應麽、宝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
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麽、你這麽一吃、我這
麽一應、你又這麽吃、我又這麽應、还緩着一着兒呢、終久

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麽一吃呢、惜春道阿嗄、还有
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宝玉聽了聽那一個声
音很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
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
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小心得好、）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
際、也沒理會、宝玉却站在旁边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
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麽、惜春道怎
麽不要、你那裡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麽、妙玉道且別說
滿話、試上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麽樣、妙玉却
微〻笑着、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

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所謂有心。）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棊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

（小小心頭春心動也。）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的問着寶玉道（待隨下數人之想總。）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這一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似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心幻凡心交戰不自持。）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

笑道久已不來這裡、彎彎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寫此時出家未出家[illegible]又在此是眞謂)寶玉道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

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二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調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

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妙玉可謂知音，乃竟不能自保，明于料人，暗于料己矣。）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

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骨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禪心亂矣）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緣人均彌）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刼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

盜劫去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强徒敢要怎麽樣衆人都唬的没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麽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没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别人盡心圍着

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脉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没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麽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礙没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

人得後可以有為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

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兔勢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个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棋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塲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

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心經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偺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伏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

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都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紮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與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着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蟈蟈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裡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巳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拿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為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夠受了不記得

你老子在家時一昨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𦐇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巳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愛孫賴兒光大賈氏之門老原在此了）還了得羊群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

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着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槪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託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了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得一來

二去眼大心肥那裡還能彀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媳婦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不遭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卻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

素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環回來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於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說閒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他辦理家務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

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厮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厮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厮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菓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厨房把下菜中添幾樣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裏去又把庄上的賬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麽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麽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着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麽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庄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

裡的田地[illegible]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
在這裡伴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
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
賈珍正在廂房裡歇着、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
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
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
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
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
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綑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
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

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
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
賈珍便叫都綑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
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為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
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
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脚、賈珍道、單打周瑞
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
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
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
（下文公然沒線索此処失損、）
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

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綉貨要走鳳姐兒門子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丫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已伏下文衰敗根子）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偺們家裡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架打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

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階（又回顧上文）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蹓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力勞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凡奶奶出語便刺人）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趑趄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賈（小紅與賈芸仍有情）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

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
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我（賈氏未知無事）
（混賬之人）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忙問道那年我換
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芸聽了這句話
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裡面出來
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
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
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
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
起簾子點手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

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
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
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嬸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
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
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
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
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着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
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着使你
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賈芸道並沒有
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

似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窄、我很知道、我何
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
白了、要是這麼含着骨頭露着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
兒只得站起來陪着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
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
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
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裏用得着姪兒、也能給
嬸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裏
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辦
（要有人情、）
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

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為的是各自
家裏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裏是酒一頭
兒、據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
輩數兒又小、那裏纏的清這些人呢、况且衙門裏頭的事
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喫飯瞎跑、你在家裏什麼事做
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
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
去、是那裏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
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
花簇、手裏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

賈芸一說便站起來笑嘻嘻的赶着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麽你要什麽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摟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麽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嬸嬸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麽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東西

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麽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嬸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寃家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麽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麽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怕什麽那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

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麽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爲東西况且那東西值算不了什麽說着話兒兩个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麽事情只管來找我我知人在這院裏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横竪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長走走誰叫你和他生踈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小紅亦有趣也八）却說鳳姐

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丫鬟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边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丫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边的時候（水月菴題又襯事遙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麽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裏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几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还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

自已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
一男一女坐在炕上（淫蕩了三言）他赶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
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
赶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
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要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
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
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
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傳神之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
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又
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

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丫頭
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嚷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
還有幾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
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膽怯說鬼話鳳姐就叫那一個小
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
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裊裊之聲傳傳出來）嘩喇嘩喇的响我
還道是猫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似
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
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
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賬對過一遍時已

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悚(心虛易病)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滲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願伏侍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兒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彀了秋桐卻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雞聲叫了二人方都穿着衣服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挣起來正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声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卻是王夫人打發過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終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麽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厮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裏的事纔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裏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决了河口湮没了几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裏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裏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裏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凉二爺要换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著寶玉自去寶玉到了

學房中、做了自已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
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
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
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
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
（雀金裘又、提起此、因宝玉二爺心上人、針線也）
學生們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
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
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
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
道、二爺穿上罷、着了凉、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

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
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
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
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
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寶玉一逕回來
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
（我總說、寶玉自晴雯死後、頗頗厭棄人之）
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
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
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
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

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包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卻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响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强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

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炉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麽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麽、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

碗一雙牙筯、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麽、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

必累贅了小丫頭們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很自已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你是木太保爺之人怕什麽呢）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小丫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撤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所祭晴雯）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

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脈脈（因[illegible]而已）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多情種子）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找個地方兒

靜々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々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寶玉意中人首大妹々与時妻）林妹々在家裡呢麽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着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鵑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品題情好）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々做什麽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

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々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設点綴不雅）雲護別無點綴全倣李龍眠白描筆意（鍋）上有鬬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々這幅鬬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麽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狠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々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鬬嬋娟寶玉道是呵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却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瞧々西走々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着

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繡花綿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如此論琴古今亦罕）從沒有彈琴裡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单

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彀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似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

一會就定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順到末了兒忽轉了灰頹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爲上美人十分合讚）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卻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大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澤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若能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其實寫不必疑）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鵑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裡發獃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獃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鵑同他出

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鵑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偺們沒聽見紫鵑道你是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搖手兒往裡望望不見動靜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

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把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

罷了鸚鵡一声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
子上紫鵑搭起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
了可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
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撂下紫鵑雪雁答應出去
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
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雖
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裡一般
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
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
倒無趣又想到自已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

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
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
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
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着了被窩都蹬在腳後怕他着了
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去仍然褪下
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
道怎麼不真紫鵑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
裡聽來的紫鵑道頭裡你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
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你們倒別提這件事了
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

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麽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獃獃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眼淚至此點述到九分了）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

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爲經倒借着寫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跡就算見了我的面（淚酸而苦）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已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遭蹋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

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疏了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砂、送作人口

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卻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裏雪雁正在屋裏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窗外腳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卻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裏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麽樣？雪雁點點頭兒，叫

他出來侍書跟進來只見紫鵑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有得氣喘微延噓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裡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二字不宜破說過〕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下定的侍書道〔此話〕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

好那大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偺們園子裡〔園子裡三字是救命仙丹〕的大太太那裡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親上加親是共救小姐命〕憑誰來說親横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瞧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鵑掀簾進來

說道還了得你們有什麽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麽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裏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紫鵑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鵑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裏抬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鵑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鵑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麽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能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

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頭裡的事情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鵑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此會不純[illegible]身[illegible]死）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鵑道實在頭裡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信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腳懶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illegible]奇解）紫鵑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illegible]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

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〻的抿着嘴笑奇的奇人事的了頓。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偺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雁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〻兩〻唧〻噥〻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

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賈母入〻口。覺了杭亦從大悟。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〻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況

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眾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

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

裡頭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
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
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
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
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
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々叨々
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
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丫頭們
答應了、只見邢岫煙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
得、沒有的事々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

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煙見婆子跪在地
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
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煙再三替他討
饒、只說自已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
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煙磕了頭纔出
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
岫煙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
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
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
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

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々淨々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麽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巳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々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々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々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々承你奶々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々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

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邢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

過來瞧姑娘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偺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偺們家裡人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

玉兩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著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丫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咱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々還沒

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々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梅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裡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裡想時（如此來）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棹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不如意時偏有人來調風情）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

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咱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寶蟾入淫）一眼道（金蓮）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黃不也有妨）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

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蝌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擠在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麽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裏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不敢、不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着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

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爲金桂爲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已有十分不可猜）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麽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哥的屋裏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爲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爲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麽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裏弄一個不清不

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裡素怪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金桂心術寶蟾計出)紙上微微一響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響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

冷不防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金先觀)笑聲(吐)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爲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裝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没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連金桂…)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麼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

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在一個碟子裏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着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

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已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已反倒裝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是偷漢婦手段）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已只得以假為真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爲再來搭轉之地（用心亦苦。）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于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遭塌起爺們來（音破天下幾有此奇事）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到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

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麽說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爲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麽意思寳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麽但只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裡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寳蟾道只是奶奶那麽想罷咧我到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

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麽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偺們屋裡那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他要不應偺們索情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偺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麽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寳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

桂奶奶拉縴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再能寫妙入）從此金桂一心
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
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寫如此裝得出）薛蝌偷眼看了
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已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
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已
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
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作者如親見其人）遇見金桂金桂
却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
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
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

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
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
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於
是自已心裡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
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又生出波瀾）
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
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
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
弟本住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是
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

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偺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然則早有暗路矣。）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眾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

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裡反駁下來虧得縣裡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裡卻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有托到母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

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說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裡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着直鬧到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腳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寶釵不能說話手說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甦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九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

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糟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

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蓋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着見裡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鵑道上屋裡去了知道薛姨媽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麼寶玉道

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鵑道這奇了寶玉問道姑娘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不定宝玉往外便走剛出外門只見黛玉帶著雪雁冉冉而來宝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裡間屋內便請宝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宝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宝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進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宝姐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宝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

是宝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輪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宝玉道宝姐姐為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宝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宝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宝玉道這樣難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

論宝玉聽了、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宝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巳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會、只見宝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巳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宝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宝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撅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宝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禪心巳作沾泥絮、莫

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鴰呱呱的叫了幾聲便向東南上去了（此何所也）寶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唬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九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

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
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
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
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
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敏小心）纔說昨
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
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
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
明日早起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
學房裡（謂）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

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咱們這裡就
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真誅其心作者）
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原不滿襲人）
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
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
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二
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一刻（明目張膽言之在女人何嘗不是私[illegible]）
兒回來就有說話兒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
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
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

大家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

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妞妞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媽說跟着李媽媽認了幾年字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了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

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
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
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
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寶玉
道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賈
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寶玉道那文王
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国
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国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
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荊釵
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母的截髮留賓還有畫荻

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
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
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
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国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
慢的講若分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妒的
是禿妾髮怨洛神等類也少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豪俠賈母聽
到這裏說夠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呢
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
過的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
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日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

聽見我媽媽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叔那裡
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呼侄、巧姐、小叔、提、言深）
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
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
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姐這個小模樣
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
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
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麼
扎花兒咧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卻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
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

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
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
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
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
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
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
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黙七春滿）呆呆的想他
賈母等着那些人兒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回來
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
了賈母的安眾人厮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

果然薛姨媽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宝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為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裡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裡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

媽又打他不知怎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愿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外甥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肯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

不下得兩日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管是
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
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
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
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
頭鳳姐聽了咤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的就碰見這
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
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
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
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

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
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棊通局的輸贏也差不
多只爲有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裡打結門上的小厮
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厮出
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
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棊便道只管下棊我來觀局詹光笑
道晚生的棊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
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棊我也
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
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

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棋來、詹光還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此篇中有借棋編聯文其實由此語而發故於此亦露線、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

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卻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卻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裡頭也有些人在那裡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卻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裡兩件、卻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

拿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于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許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回頭看着

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疊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狠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

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得
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
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
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
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
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
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
呢鳳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
錢咱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
像咱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

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
此回已將○衰此法已准了
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
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
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
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
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
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
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
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
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裡吃

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
說那裡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
此相見敘些寒温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
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
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
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這
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
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秦氏死）
婦遠（也久此處一提珍大爺尚不忘耶）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
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

紅樓夢　第九十二回　十二　捕叙

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
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
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賈雨村
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
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日從吏部裡來也聽見這樣說雨
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
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
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
他以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丫頭如
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我

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補敘雨次陞遷擲为）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爲着一件事降了三（○下文作引子）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

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狠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褒貶語）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偺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却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胡塗不知乃弟明白）（賈赦）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偺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

些酒能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厮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政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正在熱鬧唱戲請酒者亦皆公侯伯也）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

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替下文引子也）你們是郝家庄的兩個各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赶上來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几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

勢、歟旺相進、益正多、

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裡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

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于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

子見道求二爺賞兩齣宝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
砂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
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已
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
蔣玉函把手在自已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
麼宝玉因衆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
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
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
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
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

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
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
要配的上他的才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宝玉暗忖
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
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
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棹子吃酒又
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
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宝玉聽
了巴不得賈赦不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
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

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出不看花魁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声音响喨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宝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謂之音所以知声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声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宝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宝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宝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宝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

了。因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一齊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藉端滋事，日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氈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一番，便問他是那裡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

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襜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愨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叙，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卻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

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
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
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
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
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
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
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老先生自讀）
田地、（說）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
的眞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眞心是最好的了、包
勇道、因爲太眞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

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
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眞假相形）
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
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
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
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
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
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
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
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

女子就是多變了男怪似的也有變做髑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也就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鬧了脚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殼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裏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

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崇崇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裏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

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尋瞧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

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洩漏只說裏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以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也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

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那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搳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

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赶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大走騾押着赶進城不題卻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

門上的進來回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事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帮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鳳姐主意件件都要怨他）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

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帖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

[illegible]是水月庵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剋扣了月錢平兒道我呢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爺拏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着辦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

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侄兒沒有幹什麽庵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什麽這麽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蹚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侄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淚流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

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咱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證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庵裏的時候他們正在裏頭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

敢言語還是賈璉拉著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纔罷只說是芹哥兒在家裡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卻只如此）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的銷册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

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起來這還成偺們家的人了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

你到底鬧了究竟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賬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々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賈璉道都在園裡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裡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裡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着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

事來了麼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人帶去細々的問他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為着一兩個不好個々都押着他們還俗那又太造孽了若在這裡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裡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々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裡來着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並說與賬房兒裡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墳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

再有一點不好風声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主意叫你這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着太太的話回去賴大听說便道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还着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說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領出按着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听了也便搭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

徒听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寃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难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听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边打听打听恰遇着鴛鴦下來閒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的事鴛鴦咤異道我並沒有听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过來請賈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声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裡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献宝的是的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

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祇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儆活計兒乎見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常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著很煩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果然生頻討嫌）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咱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紫鵑聽了一呆便假意道若太太喜歡為什麼不就給寶玉定

了呢花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趕著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有可不）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為著這個是什麼這家裡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添了一個什麼傅姑娘更了不得了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聽著（今見寶玉又轉想親事以見寶玉亡死寶玉不能）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不修捏荷）操了心了嗎紫鵑本是想著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淚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

恐怕他煩惱若見着他這樣久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已啐自已道你侍人耽什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已經是瞎操心呢從今已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裡倒覺清淨回到瀟湘館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抬頭見紫鵑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鵑道我今兒瞧瞧姐妹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麼紫鵑道我找他做什麼黛玉一想這話怎麼順嘴說了出來反覺不好意思便啐道你找誰與我什麼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笑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裡的一疊声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得很好的海棠花眾人咤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鬨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裡敗葉枯枝這些人在那裡傳喚黛玉也所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

去罷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來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李家姐姐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見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大氣這花開因為和暖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

為奇邢夫人道我听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得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獨有黛玉听說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荊樹一棵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荊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荊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賈母王夫人听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

狠有意思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說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裏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你們不許混說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訕訕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裏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叫寶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着李紈道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笑道都是你鬧的探春道饒

不叫我們做詩怎麼我們鬧的李紈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着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歡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　今日繁花爲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　一陽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茁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奇事知多少　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賈母命李紈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盃　詩好有出息
賈母聽畢便說我不大懂詩听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海棠無色紛紛心事各自自己一點謝向年去之精神深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為他而開也未可知却又轉悲為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々的迎上來說我們奶々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体面又新鮮很有趣兒要有喜大家都有喜襲人笑着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々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听了笑道噯喲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着還是他想得到送得也巧一面說着衆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々說這花開得奇怪叫你鉸塊紅綢子掛々便應在喜事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

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袄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纔剛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蹤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

他頑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別真弄丢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想想罷想想擱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到底你擺在那裡去了寶玉道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們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撿了去了襲人

說道進來的誰不是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撿了去呢你們好歹先別声張快到各處問去告行知外們撿着嚇我們頭呢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丫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丢了這個比丢了宝二爺(令了宝玉命要)的还利害呢(這干個刑)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赶出來囑咐道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着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窺宝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

裡的人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呆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衆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听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茅厠裡都找到誰知那塊玉竟像繡花針兒一般找了一天總無影響李紈急了說道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什麼呢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除了宝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

若婆子並粗使的丫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乱魚龍混雜到是這麼一來你們也洗洗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巳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于是各人自巳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嗔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况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宝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眾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裡咋兒是他滿屋裡乱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不要声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赶着去了不多時同了環兒來了眾人假意裝出没事的樣子叫人沏了碗茶擱在裡間屋裡眾人故意搭訕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環兒道你二哥ㄟ的玉丢了你瞧見了没有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丢了東西你怎麽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麽平兒見這樣子到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麽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没有好叫他們找賈環

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橫豎他怎麼問我捧着
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
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裡寶玉倒急了說道都
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
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裡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
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是上
矣人 旨意勝
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
悲人。
哭起來衆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
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
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

問為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
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
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
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
裡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
兒丟的為什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
此回却、伯、趙、趙姨娘生波
撒謊只聽得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
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
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
能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環兒

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勸解丫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宝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懼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麽衆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宝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在路上丟了王夫人道為什麽那日不找宝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麽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麽宝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裏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那边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宝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宝玉

等過來問了鳳姐兒王夫人因說道你也听見了這可
不是前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想想
打從老太太那边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
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
了宝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咱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
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吵嚷
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
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麽處呢
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宝玉本不愛他撂丟了也沒有什
麽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麽說

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
名也好定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樣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
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麽瞞的過呢便
叫環兒过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麽
你就亂嚷若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坏了我看你活得
活不得賈环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听了那裡
还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
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裡的还怕他飛到那裡去不成只
是不許声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
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靜日子了說着便

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踹緝不題這裏李紈等
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
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他吩咐前後門
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裏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
一槩不許放出只說裏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了着
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前兒奴才
家裏也丟了一个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
去找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
說的很明白回來依舊一找便找着了襲人聽見更央及
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

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邢岫烟道若說那外頭測字
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
問一問况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機想來問得出來
衆人都詫異道咱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麝月便忙
問岫烟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
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
說着趕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烟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從
恿着岫烟速往櫳翠庵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
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
橫豎有人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

麝月喜歡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也學不上來、記是拈了個賞人的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很可嘴裡放得、必是個珠子寶石、眾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鋪裡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着當鋪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嗎、眾人道、既這麼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個當

鋪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咱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略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兩個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趕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那小丫頭子道、你快說罷、怎麼這麼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咱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什麼、寶二爺的那

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觧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眞寶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寶玉的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衆人听了都推着寶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听着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裡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托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麽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听見說在當鋪裡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鋪裡去我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裡要票子我說

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麽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听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鋪裡有的衆人正在听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着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櫳翠菴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

人笑我言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為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
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裡的謠言過來纏我、況且我並
不曉得什麼叫扶乩、說着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
脾氣是這麼着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
他質證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着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
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
嘆道、何必為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
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
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
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

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
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蹤、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
　入我門來一笑逢、（大荒山已了斷木石前盟髮）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請問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
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
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呢、岫烟只得回來、進
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麼樣了、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
語遞與李紈、眾姊妹看寶玉看着、都解的是、一時要找是
我不着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

但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机隱語咱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峯來必是誰怕查出撂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說道若是仙家前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宝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里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宝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麼李紈探春道今日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撐不

住各自散去我們也該歇歇兒了明日再鬧罷說着大家散去宝玉即便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舊話來（又提起金玉）反自歡喜心裡說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宝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鵑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

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
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次
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鋪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
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
每日提心吊膽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
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着意
那一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
聽得軍機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
內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有三
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

了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
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
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
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天天只望兄弟來京忽一
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禀知老太
太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
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
醫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
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賈政
說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母只說

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体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

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却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說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

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便隨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

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臨賈政又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諡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贅只講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京鳳姐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

家的人也便撂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此急語）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裏知他家內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所愛百二）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并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

鵑說是二爺二爺若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卽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裏明明知道海棠開的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

有應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卻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裏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逑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為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

賈府忙亂那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也把賈家的事撂開了只苦了襲人雖然在宝玉跟前低声下氣的伏侍勸慰（何用着急轉盼望姑娘喜事臨頭到將來了年淵老）宝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々的着急而已過了几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宝玉一日獃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几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我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好几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裡不舒服宝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宝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

也隨過來襲人等忙叫宝玉接去請安宝玉雖說是有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宝玉並不回答只管嘻々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此之謂頑石）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似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々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々襲人那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

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裡去聽戲時丟了這塊
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遍心裡也彷徨的很生恐賈母
着急并說現在着人在四下裡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
鋪裡找少不得找着的賈母聽了急的站起來眼淚直流
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
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
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
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
麼失魂喪魄的還了得況且這玉滿城裡都知道誰撿了
去便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

唬的王夫人襲人等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
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
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
不一時傳進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
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
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撿得送
來者情愿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撿得送信找得者送銀
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不得就找
出來了若是靠着咱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
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

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終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携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為的園裡人少怡紅院裡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裡仗着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此玉丟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住着這几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里瞧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賈

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的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個問道怎麼見得這們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

檢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內咤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麽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裡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閑的人揭

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家內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人瞧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麽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麽待理不理的門上聽他話頭來的硬說道你到底畧給我瞧一瞧我好給你回去那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眾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報似的那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

衆人回明賈璉還細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禀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賈母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内坐下將玉取來一看即便送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裏頭本人見了謝銀分釐不短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綢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呢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的出來什麽除邪祟等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着爭看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裏賈璉笑道你這麽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麽把頭裏的寶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姐於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着襲人拿來給寶玉

照這時寶玉正睡著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睡眼矇矓、接在手裡、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們又來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裡听見這話便說道既不是快些拿來給我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

樣事他便想着賺幾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偺們認出來了依着我不要難為他把這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几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為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來了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裡心裡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走出來了未知何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終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裏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這個混賬東西、這裏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綑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問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裏去、衆小厮又一齊答應、預備着呢、嘴裏雖如此、却不動身、那人先自唬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碰頭、口口声声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磕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裏希罕你的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攮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快的滾罷、還等窩心腳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且說賈政

那日拜客回來衆人因爲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
去的事下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
近日寶玉又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
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
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
爺赶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二件不好事）太太聽見
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
起到底在那裡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
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
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

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爲寶玉耽憂如此
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illegible]）那裡擱得住便有些心口疼
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赶路勞
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
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
了那裡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
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挣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
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幫着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
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
賈政早已知道心裡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

怡情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裡、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哽咽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

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衝衝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教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裡、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爲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

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
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々寶玉是個
什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
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寶玉來
地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
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已也是望六的
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
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
太太最疼的是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
瞧々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

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
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
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為蟠兒
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賈政又道這就是
第一層難處了、他哥々在監裡、妹々怎麼出嫁、況且貴妃
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々、有九個月的
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
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
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
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

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婦親自过去求他蟠兒那裡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宝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裡娶親當真使不得况且宝玉病着也不可教他成親不过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僧們家分兒过了禮赶着挑個娶親日子一身鼓樂不用倒按宮裡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边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宝丫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还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

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宝丫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宝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宝丫頭过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槩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宝玉好了过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見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听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的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得裡外皆知這要耽不

見舅太太那边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着
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裡有我呢你去罷
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裡領憑親
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
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边一
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
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此是後話且說寶
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裡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
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
話寶玉一句也沒有听見襲人等却靜靜兒的听得明白

頭裡雖也听得些風声到底影响只不見寶釵過來却也
有些信真今日听了這些話心裡方纔水落归漕（落归漕先見在背木）倒也喜
欢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
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裡
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
鬧到什麽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裡轉喜為悲心想這件事
怎麽好老太太太太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一時高興
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
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况且那年夏天在園裡把我當作
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為紫鵑說了句頑話兒

便吵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宝姑娘竟把林
姑娘撂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
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
三個人了麽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
着宝玉便從裡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悄的請了王
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宝玉有話也
不理會還在那裡打算怎麽過礼怎麽娶親那襲人同了
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
着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麽說有什麽委屈起來說襲人
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为沒有法兒了王夫

人道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宝玉的親事老太太太太已定
了宝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
看去宝玉和宝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
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
道不是好些便將宝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
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
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
分來了你今日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
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麽樣襲人道如今宝玉
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

裡的話卻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賈政道如今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商量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著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向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著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丫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

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一段調[illegible]包法。）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

訴我是怎麽着呀鳳姐恐賈母不懂寧洩機關便也向耳
边輕々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着又
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麽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
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麽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
只說給寶玉听外頭一槩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間
了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
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着賈璉呶了個嘴兒同到
王夫人屋裡等着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巳見鳳姐哭
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
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諡了文

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
同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
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听見我大妹妹要進京
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偺們這裡細々的說王夫
人听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畧歇
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一巳
巳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
早飯後帶着紫鵑到賈母這边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
巳散々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
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巳卻慢々的走着等他剛走到

沁芳橋那边山石背後當日同宝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
人嗚咽咽〻在那裡哭黛玉煞住脚步聽時又听不出是誰
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着叨〻的是些什麼話心裡甚是疑
惑便慢〻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
頭在那裡哭呢黛玉未見他時还只疑府裡這些大丫頭
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裡發洩發洩及至見了
這個丫頭却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种自然
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
一瞧却不認得那丫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
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〻的為什麼在這裡傷心那丫

頭听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〻這個理他們說話
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〻也不犯就打我
黛玉听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〻是那
一個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〻黛玉听了纔知他是賈母
屋裡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黛玉
笑了一笑又問你姐〻為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
那丫頭道為什麼呢就是為我們宝二爺娶宝姑娘的事
情黛玉听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乱跳略定了定
神便叫這丫頭你跟了我這裡來那丫頭跟着黛玉到那
個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裡背靜黛玉因問道宝二爺

緊寶姑娘他為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裡又瞅着寶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赶着辦了（不入耳之談）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丫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白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姐說（[illegible]）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姐什麼了嗎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

的都要攆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為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illegible]）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illegible]）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却像踩着綿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腳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着腳從那邊繞過來（[illegible]）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裡走

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已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得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我趕着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裡走呢、紫鵑見他心裡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的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裡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裡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裡坐罷、黛玉笑着道

寶玉一面在家，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寶
（心急要見不復作他語）
玉身後和他擺嘴兒，指着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
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却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
玉在那裏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
（兩人之傻笑）
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
（寫二人之後說道傻笑而已）
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
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
爲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
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却又不答言，仍舊
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

於寶玉，因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
着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
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
來同着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
（一哭一笑生離死別）
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
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
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
紫鵑秋紋後面趕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
直走去。紫鵑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
着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

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
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宝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边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没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彀死呢這一句話没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昨日所得宝玉宝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数年的心病一

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道這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过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嘱咐到了這是什麼人去走了風这不更是一件难事了嗎賈母道且别管那些先

點點頭是怎麽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边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傷心○不忍卒讀○）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难受便道好孩子（微微一笑以見老○太太之白疼我○也）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於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胗了脉說道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

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难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麽樣也不至臨時忙乱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撫今嘆中裡情全是今後）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麽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

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湖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僧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躭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边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媽那边、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宝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僧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僧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宝玉、走進裡間說道、宝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宝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宝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

安在見林妹妹纔好。

不給你娶了。宝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

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寳玉道、娶过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撈虎兒、那饑荒纔难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々兒的便見你、若是瘋々顛々的、他就不見你了、寳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过來横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々的安慰他、僧們走罷、說着

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边的事來瞧々、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寳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寳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請姑媽到那边商議、薛姨媽听了、點々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姨媽果然过來見过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寳哥兒出來請安、还好々兒的、不過畧瘦些、怎麽你們說得很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麽

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
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宝兄弟成了
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宝兄弟沖沖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
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願意、只慮着宝釵委
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
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
裡沒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
蟠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
宝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
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

姨媽雖恐宝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薛姨媽這也太糊塗、）只得滿
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
來、求薛姨媽和宝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
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
不免又叙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边的話細
細的告訴了宝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宝釵始則低頭不
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宝
釵自回房內、宝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
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
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

哥的事上司已經準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着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过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ゝ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賬人、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咱們、咱們也不用通

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过去、次日賈璉过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赶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内將話回明賈母、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幷叫襲人告訴宝玉、那宝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

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收[illegible]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麽這麽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还是偺們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

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过去這門離瀟湘館还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illegible]）衆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為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声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劝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illegible]）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麽做得親呢姑娘別听瞎話自己安心

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声、吐出好
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劝不過來、惟有
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輛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依然公衆中之賈母）
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况賈母這幾日
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
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
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
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睁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
理、因扎掙着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
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几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

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
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
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
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摟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
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
边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那裏坐得住、下身
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絳珠可憐）詩本子、說
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
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
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

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劝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挣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已又生氣

黛玉點點頭兒掖在袖裡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劝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

住不開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彀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彀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所餘者紅樓夢書，即殘者而已。）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裏抓起來，撂在地下亂踹，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裏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已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

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已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裏看屋子。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詫異，遂到寶玉屋裏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裏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此一段是紫鵑意中所有。）自已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

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
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
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
掩裡面卻又寂靜的很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
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
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
道姐姐在這裡做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
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
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分
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

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姐有
什麼事麼紫鵑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
紫鵑自己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还不知
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
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
兒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
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
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
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赶忙進去看
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

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胆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况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凄凄慘慘冷冷清清）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嘆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裝裹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祗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

無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淚已迷了自然一點沒有）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頭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

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鵑所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

淚來這裡李紈因知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边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令有夜情之心老太太與二奶奶）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边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明明糊塗矣無怪紫鵑之不要出）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麼說到這裡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况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了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边帶來的他

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林之孝家的亦可惡）被李紈這番一說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有什麼回不得雖到）只是他却說得（賈府什事都在人情上忽略）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况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边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

使得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着姑娘就叫
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
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
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就呢林家的實可惡奴才該懶惰的大。林
家的笑道不是不就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
的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六奶奶和平姑娘呢說
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
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
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
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

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
辦了來平兒答應着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
雪雁在前頭走呢趕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
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
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
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
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
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成日家和我們
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
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裝出傻子樣兒來

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々他大
有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
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々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
憒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
黛知人切不宜
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只不過
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
即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
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
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
叫襲人快々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

忙々碌々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々打園裡
來為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
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咱
們南边規矩要拜堂的冷清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
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
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对
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
見新人蒙着蓋頭喜娘披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
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
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边家裡帶來的紫鵑仍

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大謬不太）一般歡喜儐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喜之說那知今日宝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宝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盖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宝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

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宝玉睜眼一看好像宝釵心中不信自已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釵麼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体鬟低鬢軃眼瞤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潤了宝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边不見了雪雁宝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已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真是夢中傳神之筆）只管跕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宝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宝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宝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宝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边又

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麽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麽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傳神之筆）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衆人也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句句傳神）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麽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麽還有雪雁（真個是夢）呢怎麽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麽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别混說回來得罪了

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别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何以為情）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

送行、賈政見宝玉聽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禀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禀請安、不必掛念、宝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宝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宝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宝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宝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宝玉見了父親、神志略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宝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寔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嬌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扶了宝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功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

趕程趕住。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憒，連飲食也
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宝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
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
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
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
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宝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為黛玉
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宝釵是新媳婦又難
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
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

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裡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已
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宝釵咱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宝玉可
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宝釵是新媳婦宝
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宝釵也明知其事心裡
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
見宝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宝玉越
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
薛姨媽等忙了手腳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
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診得病源是悲
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

外感之症于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宝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宝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宝姐々怎麽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々過來怎麽被宝姐々趕了去了他為什麽覇佔住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々哭得怎麽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宝玉又道我瞧々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

明老太太横豎林妹々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時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々兩個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嗓氣噎宝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

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
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
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
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
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
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
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
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
詫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
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姊妹和睦你聽見他死的

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
哭倒在牀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
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
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
一個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
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
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
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尚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
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
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

為世俗溺于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己仍

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塲大夢（生來死去總是一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着子隱瞞得妙）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寶釵用意已有明教）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衆人各自安心

嘗去襲人起初深怨宝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
鶯兒背地也說宝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宝釵道你知道什
麼好歹横竪有我呢那宝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
宝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宝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
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宝姑
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
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劝
解宝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
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宝釵又是
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已也解了好些宝釵

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已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
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宝玉之憂宝玉雖不
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宝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宝
（已爲夫婦尚未同衾）
（釵真善道者）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夫婦豈在一時
之言安慰他那宝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與賈母王夫
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宝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
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宝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
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宝釵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宝
（此皆用倒叙法）
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
一絲微氣不斷把他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

那黛玉却又緩過來了微匕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已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紫鵑急煞）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鵑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已也不敢

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所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匕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却漸匕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匕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恨至之処）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

便渾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乱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遥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宝玉娶宝釵的這個時辰（哀樂不同）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边并沒听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听得遠遠一陣音樂之声側耳一听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听時惟有竹稍風動月影移墻好不凄凉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

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乱賈政起身又為宝玉惛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塲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說很好只是剛纔你們為什麽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麽說呢鳳姐道还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麽着我还得那边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來恐怕老太太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

了鳳姐到了宝玉那裡听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
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宝玉緩匕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早成○讖
賈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
了下空字。死。
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了頭也忒傻氣說着便要到
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記着宝玉兩頭难顧王夫人等含
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
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
心不來送你只為有個親疏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
了若與宝玉比起來可是宝玉比你更親些倘宝玉有些
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劝道林

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寿天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
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咱們
的心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
安了賈母听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
感太過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匕的使人來撒
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宝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听見纔
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
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
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
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宝玉那边只得忍

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麽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寳玉這邊來見了寳玉因問你做什麽找我寳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寳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寳釵這邊來那時寳釵尚未回九所以毎毎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寳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

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寳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寳玉這一番病還是爲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寳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寳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寳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

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
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
寶玉所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
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
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鳳姐等再三
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裏間
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裏今日
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
（不時回首）
怎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
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
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
何話說紫鵑之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都結了也罷了）
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裏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
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
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
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總束一編）
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
玉那裏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
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
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卻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

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于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

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却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况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願二則咱們吃個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咱們親上做

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濫了必定
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丫
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
他不得長壽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
道老太太姑媽又想着什麽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
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
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
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
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鳳姐實能解頤）
未從開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
什麽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兒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黑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偺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麽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麽坐着一個這麽站着（形容得出）一個這麽扭過去一個這麽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宝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口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你為什麽不會說話了你這麽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着[illegible]管躲宝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撲[illegible]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宝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真正好笑話）薛姨媽笑道這是宝

頭西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
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
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抹來了賈
母也笑道要這麼著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
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
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
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
（絕世聰明知此不得不會損是貴氏門中之人）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
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慪個
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

紅樓夢　第九十九回　二

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
園裡去提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
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
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很
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
（閒閒一帶又補敘便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
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
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
已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
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

後好務什麽你的脾氣還照舊在道理上更糊[illegible]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物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為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可想自巳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淒來淒清)好即回到李紈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楚人見園大變頂矣)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為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

不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身親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

面心裏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呆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饋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

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竪拚得過你們、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家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

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殼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一声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推着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說晚上到這裡偺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着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

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卻是攙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

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為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有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

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裏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裏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上下合體達世故。）能彀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

（○一別○入○入○賄）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裏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着自已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裏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禀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

很得的几位老爺嗎這几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著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

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祗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

生之願正中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探春親事已定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轉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棹上堆着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會看得（薛蟠事于此補叙）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證揑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棹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隷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

張三因稱酒已淡定難換、薛蟠因伊倔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禀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鬬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律註云相爭為鬬相打為毆、必實無爭鬬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鬬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記着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

没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没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没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迂腐打聽之人

第九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實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膽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說薛姨媽為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

家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着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几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巳還求三四拜的謀幹、無奈命

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裡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裡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儍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嚇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聽的、我想哥哥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

養養神搶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賬目人家該咱
們的咱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
有几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這幾天為鬧你哥哥的
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
知道京裏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鋪已經給了人
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鋪管事的逃了虧空（薛家敗矣）
了好几千兩銀子也夾在裏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
外頭要賬料着京裏的賬已經去了几萬銀子只好拿南
邊公分裏銀子並住房折變纔彀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謊
信說是南京的公當鋪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

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也
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
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咱們的勢頭兒敗了各
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着人家來擠我們
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
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若是疼我聽我的
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
挨凍受餓家裏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
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裏該
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媽

呢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過來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雖見我哥哥的事他到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雖說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為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到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咱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家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着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裡何人有時遇見薛蝌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痴痴的問寒問熱忽喜忽

嘆了頭們看見都赶忙躲開他自己覺不好只得只是一意
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只躲
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
思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裡還
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
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
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却
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
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
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

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偺們前
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
那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偺們
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
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
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偺們
也好說他不好說偺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着有理因叫
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打
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
洒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知怎麼

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呀那裡喝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便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此記調也）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們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澀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洼國去了因笑

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強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已經乜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

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香菱
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
住薛蝌往裏死拽香菱卻嚇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
回去這裏金桂早已連嚇帶氣呆呆的瞅着薛蝌去了怔
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
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裏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
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裏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
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聽見說
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裏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
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

爺在那裏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
驚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
調進來即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在那裏做
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
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
更好只是三丫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
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
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
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
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

近兒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咱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怗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几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得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鬧了太太太太也不理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几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順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声只是心裡叫苦我們家裡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已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

了襲人也很不愛用却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着別人他擱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乾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彀了只願意他像迎丫頭似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塲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

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祇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爲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

隨即答應，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紫鵑心裡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沒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嘆氣的。寶玉背地裡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斷，各自過活去了。（去扣雪雁）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我亦悶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illegible]）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個混賬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傷心。[illegible]）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拿些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

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都不要爲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什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

們也不用過了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樣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卻明白但是心裡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麼等過幾日待他心裏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況且三姑娘是個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以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

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即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理

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粧從事的一干人那天已有黃昏以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窗下聽見裡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着用話套

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鳳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声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的一声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撑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声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

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咈々咈々似有聞嗅之声不覺頭髮
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
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
姐嚇的魂不附体不覺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隻大狗
那狗抽頭回身拖着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
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
急々的向秋爽齋來已將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
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心裡想着必是那
一房裡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声並沒有人出來已經
嚇得神魂飄蕩恍々忽々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嬸娘連

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
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
只聽那人又說道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
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于東洋大海了鳳姐聽
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嬸娘那時怎樣疼我
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
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
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腳下不防一塊石頭
絆了一跌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
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々綽々的來了鳳姐恐

怕落入的傻眼。連忙爬起來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裏，他們都睡了，咱們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裡內廷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兩件，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裏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麽覺，我這會子替奶奶捶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

攥着綫拽了幾拽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
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
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好睡了
那边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
得狠命拍了幾下口裏嘟嘟噥噥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
鬼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
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
來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
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
抱過來罷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裏敢挫磨姐兒只怕

是不隄防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
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裏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打人
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
是我七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
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
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裏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
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
吃了也算全了所以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算賭盡了
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
聽說由不的滾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

我死了你們只有欢喜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省
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是的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
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越發哭的淚人是的鳳
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裡就死了呢哭的那麼痛我
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
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搥半日不言語鳳姐又矇矓
睡去平兒方下炕來要去只聽外面腳步響誰知賈璉去
遲了那裡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沒好氣
進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
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

來安心打擂臺打撒手兒一叠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
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
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了
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
唬了一身冷汗嗳喲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得很的坐
在傍边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
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嚷道你不
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
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什麼生
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

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著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强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為難的事還有

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問他、鳳姐詫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罈子裡呢、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說起來真真令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

鳳姐昨去愛[illegible]日[illegible]

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賈璉道、叫

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哧的一笑說可不叫王仁叫什
麽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
那個忘仁那鳳姐道這是什麽人這麽刻薄嘴兒遭塌人
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嗎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不知道知
道你那哥哥的好處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嗎鳳
姐想了一想道噯喲可是啊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
天的生日嗎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
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爲人是最嗇刻
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鳥眼雞是的不麽
那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個頭兒

攬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赶他的生日咱們還他一
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麽早就做生日也
不知是什麽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着舅
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吊他怕咱們知道攔他所以沒
告訴咱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着他說他不該
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子就指着你們二叔的
生日撒了個網想着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
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麽
丟臉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麽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
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

王子騰往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着找我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辦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裏頭去了我白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裏還那裏定戲擺酒呢你說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裏罵我說着眼淚早流下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得倒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呀况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覺咱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呢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裏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為我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澆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

有一定前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
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掙彀了那一點兒不是奶
奶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
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是
這麽會撬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
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
才呀奶奶跟前儘着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
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挿卷去烷匕不虚八家）那賈璉本是一肚子
悶氣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
便笑道彀了算了罷他一個人就彀使的了不用你幫着

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清淨了鳳姐道你
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麽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
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
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
這裏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边小丫頭
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边去不
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
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
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
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

什麽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着回
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
雖然自已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
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于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
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
上兩個眼睛獃獃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
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
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瞅着二奶奶進來
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
不叫言語麽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麽呢沒見

道麽大人了還是這麽小孩子氣的人家各自梳頭你爬
在傍邊看什麽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彀也不怕
[illegible]夫婦叙之禮則完矣
丫頭們笑話說着嗤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兒寶玉雖也
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
不好聽着又不好說什麽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
着自已遞了一袋烟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
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訕着找
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爺們等着奶奶
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
不如前年穿著老太太給的那件雀金泥好鳳姐因慪他

道你爲什麼不穿寶玉道穿着太早了鳳姐忽然想起自
悔失言幸喜襲人也和王家是內親自是那些丫頭們跟
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接着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
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
道告訴二奶奶眞眞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
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
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
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着整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
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
了給他披披誰知道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

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鳳姐不等說完
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
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
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
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兒叫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
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是的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
他媽他媽說是很願意我想着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
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平兒說太太那一
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我
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

不如我就叫他進來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
着（[illegible]晴[illegible]也）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
已呆了襲人道為什麼不應早就要弄了來的只是因
為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如今知道那麼着明日我就叫
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
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
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坐不住
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向太太屋裏去罷笑着出了
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裏回賈母往舅舅家去
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

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
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
催着去了這裏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
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
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
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
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illegible]）別在風地裏站着說的賈母鳳
姐並地下站着的眾老婆子丫頭都笑了寶釵飛紅了臉
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得這樣慌
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丫頭去罵焙茗

那媳婦一面哭着一面叫興兒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樣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丫頭我着跑回來說寶釵道你去罷省的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纔走了又被鳳姐詛他頭笑正沒好意思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

前月爲王大人府裡不干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那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便說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

因母打柴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
長三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水山之後
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獼猴出來打食看見菩薩
頂上白氣沖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
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獼猴天天談道
參禪說的天花散漫繽紛至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今山上
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
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
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
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

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
不絕他到底是祝國祝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鳳姐聽了
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我明日去試試你廟裡可有籤我
去求一籤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
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籤就
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
說着大家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
這裡鳳姐勉強扎掙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
帶着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接
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

瞧仙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上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唰的一聲筒中攛出一支籤來于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還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隱括僻文果然表識。）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很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了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丫頭鳳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

此心咱們走一輛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麽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麽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寶釵有見識）後來再瞧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日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麽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边打發了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道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得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的了不得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干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吝着不肯得罪人將（此一篇應敍種種不如意疾病神鬼兆以為不宜下便照說按目出家私分）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

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了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啊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了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信襲人已經上一夫人故念之不忘此襲人）釵答應了又說了幾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边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

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便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竟上轎登程水舟車陸而去先前眾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着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園的人住着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裏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

裏走過去了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盛衰之感。）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挣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裏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并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几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日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

太是穿着園子裡走來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着邪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卦占卦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賈珍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縕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為因母病虔

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著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撿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晦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為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

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就是本身世鬼比刼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此是一驗。）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撅着鬍子坐着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裏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麽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得清楚操（治着）着推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准（[illegible]六壬數）賈蓉道先生都高明的麽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爲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死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喪死訟有憂驚按象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此二次驗。）正合着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得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麽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噥了

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賈蓉奉上卦余送了出去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什麽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裏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裏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嬸娘到園裏去回來就病了他雖沒有見什麽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把他二奶奶赶了回來唬出一塲病來賈蓉道怎麽不記得我還聽見寶叔家的茗烟說晴雯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裏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麽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裏還了得頭裏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裏走還不知踹了什麽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邪卦也還算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過兩天纔好賈珍道這乃是什麽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準恐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着裏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了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安慰定了只聞尤氏嘴裏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

到園裏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戊日也就漸漸上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家門將興）有了（妖由人出）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裏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愿、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槩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妥當、便都說妖怪爬過墻吸了精去死的、於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有的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得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的、聽得丫頭們混說、便唬嚇着要

打。所以那些謠言畧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神疑鬼
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
赦不大很信。說好好園子。那裡有什麼鬼怪。挑了個風清
日煖的日子。帶了好幾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踹看
動靜。衆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
挣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
已經害怕。只聽呼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
件東西跳過去了。唬得噯約一聲。腿子發軟。便躺倒了。賈
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噓噓的回道。親眼看見一個黃臉
紅鬚綠衣青裳一個妖怪。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
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膽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個
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
動罷了。奴才們還撐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
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要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什麼
東西。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豈知那
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着。反添
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
事。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上供
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
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兩邊。插着

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擂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仙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邪的接福的洞元經、巳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着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舉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詞、那五方旗便團團散佈、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禁、令人帶回在本觀塔下鎮住、一面徹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

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裏道知是這樣收羅究竟妖怪拿
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
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裏還敢現形嗎無非把這
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眾人將信將疑且等不
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
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都道法
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子笑說道頭裏那些響動我也不知
道就是跟着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
過去了拴兒嚇離了眼說得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
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眾人雖然

聽見那裏有什麼究無人住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
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傳
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他大舅家去
聽見一個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察
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
謠言罷前日你二叔帶書子來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
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
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裏有做了親
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
問我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

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部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很感激的但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忌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

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边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边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等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那裡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

金頭銀面的妝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嬸子說得很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声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

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便啐道這種女人死了罷咧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

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等不來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最不要有急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了沒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怎麼着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得狠打發我來問個

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後事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趕着說倒煩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悞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蓬頭赤脚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場巳後倒擦胭抹粉的起來我若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香菱去作伴我說你放着寶蟾還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

不喜歡的何苦招氣生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個人很好昨日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回聽見他屋裡兩隻脚蹬響寶蟾急的亂嚷以後香菱也嚷着扶着牆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

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腳亂蹬把我就唬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把藥匕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

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在裡間屋裡同寶琴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得很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

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也
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
冤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捆了、交給寶蟾、也
是一個主意、寶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
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
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
來幾個女人幫着捆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
蟾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捆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
將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裏報
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裏、因近年消

索、又記掛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過
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
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裏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
裏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一乾兒
子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
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
薛家的人來、心裏就想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裏
姑娘服毒死了、他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了、
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為什麼服了毒
呢、哭着喊着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

家不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裡、就走、他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罷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打話、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玉、何曾見過這個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了他、倒說是服毒、他為什麼服毒、說着、直奔着薛姨媽來、薛姨媽只

得後退、說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边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略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叫姑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着拉着

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
的一面勸說只管瞧瞧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
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裏的勢頭兒來打
屬可笑
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却沒有打着裏頭跟寶釵
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赶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
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
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
也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底下的人雖多那
裏攔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
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

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兒的說快
將家裏收拾收拾刑部裏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桂
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裏吆喝
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
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眾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
驗他心裏原想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喊
官去不承望這裏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
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娘
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為好勸他那裏跑進一個野
男人在奶奶們裏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

賈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裏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况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捆着因爲你們姑有了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裏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裏原等你們來眼看看刑部相驗問出道理

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裏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麼在裏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裏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

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抬放寶
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
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
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麽便撂開了寶蟾看見道
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
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
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匣
裏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着寶蟾的所在取出匣子只
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麽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
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

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裏也虛了（財亡心虛）好些見薛姨
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周瑞家的道
親家太太別這麽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
奶的怎麽說不知道（寶蟾由此迴令人。）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
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麽衆人便說好個親
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
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麽說（此語有力者有才。）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
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裏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腳便
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寶蟾有見之論。）
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

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裏的話金桂的母親著了忙道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渾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得瞪着眼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裏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為什麼碰着這個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要是能殼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裏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麼了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

道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什麼倒藥了自己呢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我掙起來那碗湯已經灑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裡很過不去昨日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勉强也喝了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日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

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却攔着我叫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就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着說你到底嚐嚐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其身于是眾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

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辦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歇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已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牆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跡糢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蔭着一間茅廬々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來的一時再想不出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雙眼微啟微々

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査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眞修豈無名山或欲盧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匱中求善價釵于匳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寶釵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人從容笑道什麼眞什麼假要知道眞即是假假即是眞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託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覩仙顏今何幸于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既遇恩公又

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村翁能登彼岸否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才進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炎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才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於此欲待回去又恐悞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才見這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畧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趕來稟知老爺並沒有見有人出來雨村雖則心

須臾變幻

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衝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賴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已的錢醉了

街的界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
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剛倪
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
把倪二按倒著實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
在轎內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麼我且不打你叫人帶
進衙門慢慢的問你衆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着便走倪
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進內覆旨回曹那裏把這件事放
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着有些
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裏只怕不輕饒的這
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

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急得
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
府裏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
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
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趕着
回來即和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在
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
母女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
情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裏
說一声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裏才得做了

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聽着
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
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喜歡不
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
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
纔有些体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
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槩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
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
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煩只
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

那個衙門說一声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又不
為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
上下不來嘴裡还說硬話昨日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
說去少不得今日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
只得聽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
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
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纔派我種樹如
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什麼好的拿
着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本家要
惡鳳姐之意
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

頭的聲名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著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着賈芸無言可支便說道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着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為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說畢出來另托人將倪二弄了出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芸

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沒有飯吃要到府內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裡都不乾淨他妻女忙勸道噯你又喝了黃湯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頭我在監裡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內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日監裡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並

奴才們雖不好他賈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我打聽
打聽說是這裡和賈家是一家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
進來問罪的我才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
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怎樣盤剝小民怎
樣強娶有男婦女叫他們吵嚷出來有了風聲到了都老
爺耳朵裡這一鬧起來叫他們才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
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
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
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
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他才了事的但不知這小張如

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著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
叫賈老二死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才罷了
你倒不理我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嘟嘟的說
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
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
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
夫人便埋怨他為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
是咱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
不肯和咱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稟說前日
老爺吩咐瞧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雨村踱了出來那

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不等火滅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燒死了那燒的牆屋往後塌去道士的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屍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老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小的這麽一拿豈知都成了灰了（豈非幻乎）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他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並無形跡必是他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

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爲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衆人迎上去接着問有什麽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倒蒙各

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家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槍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

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詫事。家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着一個賈字就不好。家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麼。賈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起了。家人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要在

令姪輩身上嚴緊些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介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裡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麽不奉規矩的事麽衆人道没聽見别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大和睦内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麽只要囑咐那边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衆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述些違别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還說兒

子起身急促難過重洋雖没有親見聽見那边親致的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故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爲喜便笑着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内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并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爲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

的好又見寶釵沈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大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絞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家宴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边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衆子姪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往前諸事要謹慎才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聽不是才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才說的你

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上通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宝玉因昨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宝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坐外間納悶宝釵呌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宝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囬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三言可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們睡罷呌襲人陪着我宝釵聽去有理便自已到房先睡宝玉輕輕的呌襲人坐着央

他把紫鵑呌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嘴裡總是有氣是的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才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想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日問不得宝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呌幹什麼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呌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呌是不來的宝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才好襲人道呌我說什麼宝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麼都為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呌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

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已死了也不怨我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為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倒底是個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的不（林小姐之死太個）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人人失敗此處又要給上切己壞起）若祭別人胡亂却使得

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子乃想惡不倒頭者）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还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以有他的東西我誆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还有什麼宝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響（商語切當延語具人有情人語）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益發

物絞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噯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倒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遇着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日再說罷寶玉無

奈只得含愁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日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麝月妙然則要兩不論）奶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日撕你回轉頭來對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裡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明日還思這事只聞得外（月兩兩熱一周即妻涼淵日久）頭傳進話來說衆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日（擬處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終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麽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此一回真正不好了，沒與一齊來，總綰數十回，藏頭匹准後來，全不張本。）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麽，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裏間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叙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

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眾位府上（陡有照應之意）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边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眾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

都撩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從容不迫大有照應）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不好了）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寶玉竟能經此提出極得法）在賈母那边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几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抄查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

老同房各變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貲其餘且按
封鎖我們復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
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
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
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才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
先傳信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
奴番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
命不許囉唣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要
走又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
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
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
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所抄
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
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
抄來再候定奪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回說守門軍傳
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
聽了心裡喝彩說我好晦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
了我就好施威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
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意着
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

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并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槩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裏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茶毒不料老趙這麽混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麽樣了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裏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眾人命帶了上來賈

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才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麽法兒才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已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

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边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边說寶玉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復何不尖巧了）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强强盗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獃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進來查抄家產我聽了着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渾赶出來的偺們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邢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才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便一（心慌個戰氣弱）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那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叠声嚷說叫裡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抬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

許斷王爺救了我們了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得死去活來暫平見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三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筯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盃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蔴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二十張、猢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泥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筩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筩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色手皮六十三張、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貉帽沿

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猫皮三十五張、倭緞十二度、紬緞三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線縐三十一卷、氆氌三十卷、粧蟒緞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粧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分、宮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傢伙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璉在傍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

裡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爺問賈政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才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侄兒賈璉才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說著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

皃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裡的事賈政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宝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旧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还見得着你一声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了于是滿屋裡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

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眾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巳那边見門總封鎖丫頭婆子亦鎖在几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声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边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覺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几声如今痰息氣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

邪老太太怎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
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已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
現在身無所歸、那裡禁得住、衆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
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
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
到底是那一边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在這裡冊上、拴
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
便說怎麼跑到這裡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蹡地的哭道、我
（焦大几時用來反映上文數十回中門片）
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
（嚷嚷・入時候鳳姐吩咐他去、一笑一哀掃何以甘心）
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

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什
麼府裡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擱在一處空房裡、那些不成
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
來擱着、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
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裡倒叫
人捆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裡、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
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那麼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
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
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裡
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絞

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有錢便好）所以我才能設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边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爲妾因其女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还將偺們家的鮑二拿去又还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尤二姐之事發作此風卻）的是姓張的首告過的（自的之禍于人何尤）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旧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伏有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

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就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掙下的世職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去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正說着聽見裡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得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

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

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还者給还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体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况且非偺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还了得嗎賈璉跪下說道侄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侄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已屋裏的事还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年你無事的人

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还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侄没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还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撑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咤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已為什麽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宝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

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禀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叫子侄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边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已闹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闹的也多□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也不是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几個泥腿在外頭吵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寔所以誆了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寛的為什麽还有

道兒有的說大見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声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声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政老均費七）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着（孫姑爺有人心否豈止混賬哉）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賬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够了（此位堂官有仇隙否）如今又招我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去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

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府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眾人，都散了。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說今悟了死期到了）如今鬧出放賬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恨細想）方見鳳姐所為，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侄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才好。賈璉啐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麼。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別不達時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彀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

行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當初何苦來）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到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畧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便叫鴛鴦將我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賬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賬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

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向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任親戚雖有但（大觀園之也）是不能照應（大勢如此）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爲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爲余氏之小驗矣）暫且不提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已扎掙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已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毡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不忍卒讀行路）世以來（傷心）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卽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凶化吉有他的早早安身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

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敗遂至于此）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另有別）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女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此境難堪）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于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得（此語之二刻難堪）魂魄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几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

老婆子帶了些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麽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已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求奏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麽着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几次看來與這

裏寳二爺差不多、还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偺們都是南边人雖在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还是從南方亂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还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麽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妹〻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彀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另告訴你

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說著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為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叔叔硬壓著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什麼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闔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花用賬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腳

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几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為什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彀不過是裝着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併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賈政嗔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

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的好那知道外頭的名声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擱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誆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偺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并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為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王大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

求老爺打諒府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三四個人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筭筭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著忙只得進去未知凶吉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即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縱兒聚賭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監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

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據該御史即出安平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强索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呆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效力贖罪所參賈珍强占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為妾並非强占再尤三姐

內併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為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眾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效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併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

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眾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政又往台站效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效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

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着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边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

此事如

是珍大爺〻蓉兒耳通鬧的咧

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侄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边璉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纔好賞

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怎麼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强十倍也是擺了几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

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悞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撇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那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儹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

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賜愛至此鳳姐之祖大藏偏亦老祖宗之主）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己收着不許叫璉兒他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恐七十四回刊）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

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傳厚流媳兩不給珠兒媳婦三千兩何）這便是我的事情也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彀了你就吩附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安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

今雖說偺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甄家尚有寄頓）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何亦說）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侍的丫頭賈政等聽到那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有福人方知此）那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李有見識）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裏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

還雖能彀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塲如今氣都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噯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

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侄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裏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

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麽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太怎麽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彀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麽臉兒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寫七尚闊。嗚咽之声。）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麽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麽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已當個粗使丫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寫七嗚咽我亦生冷）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眾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

頭你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已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声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見你王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已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已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

而別賈政帶了宝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国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赶着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

恩內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入情如此），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肯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几個有錢的，怕賈璉纏（特為包）擾，都裝窮躲事（此只不忘感恩矣），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寫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作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英雄失路）。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收斂了），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來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

敗聽見說東頭有位姨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illegible]）有根基的（[illegible]）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裏別人猶可（[illegible]）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迴護一家他（奸賊）便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裏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快痛淋漓包勇英雄）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咱們家裏見了他罵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

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凡句便派去看園（為下文打死何三張本）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并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大觀園）又無人居住、（真淒凉至此、不堪再讀。）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為賈母疼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

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托、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畧畧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淚落。（諸[illegible]之一語、此[illegible]處[illegible]。）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

自成千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這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絕沒的說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這裏纔將皮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着薛蝌過日為這孫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尚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邢妹妹在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為他公公死了尚未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寶玉道自從嫁了去

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為着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顛顛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裏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疏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

心想起來了我所以拿々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々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寳姐々不是後兒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沒有做寳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為着家裏的事不好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还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蘭兒靜々的兒過日子（安分是福）倒難為他湘雲道別人还不離独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手中要乾了）明日等我來引導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抱怨我說我有了湘雲說到那裏那把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々笑々再別要留這些心（此言富貴貧賤皆自在也）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寳姐々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々坦々的如今在我家裏寳玉待他好他也是

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姐上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鳳丫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欢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狠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來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裏喜欢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嬸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所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為

我的生日是斷斷不敢的正推讓着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所見寶釵自巳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々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々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々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々太々們來大家說々話兒薛姨媽道老太々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々操心湘雲道老太々最疼的孫子是二哥々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々也配老太々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々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々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靦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々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々只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偺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

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咱們家一二老爺又襲了
職還可以老ヒ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孫紹祖忘八崽子）
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
日說ヒ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
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鳳姐雖勉强說了
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
宝釵喜歡故意的逼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
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ヒ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
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ヒ尤
氏不在這裏又縮住了口賈母爲着齊全兩字也想邢夫

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ヒ叫不敢
不來心内也十分不願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宝
釵做生日到底老太ヒ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
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
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
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咱們娘兒們樂一樂宝玉雖然娶
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宝琴
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代宝釵輪流敬
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
礼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到

去就沒趣了說敘便依言坐了賈母又叫人來道你們今
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去
鴛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
還沒有揸二奶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
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
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

此回之酒大非往日人概少了名有心少了多高興

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
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
今都礙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輕
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

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能
賈母側着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
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
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盃
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得叫你去
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
來便到賈母那边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嗎鴛鴦
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嗎不知老太太要
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
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

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着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於是賈母李嬸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

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入天臺李紋便接着說了個二士入桃源下家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花好避秦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喝一盃鳳姐道雛是雛倒飄了好些了衆人瞅了他一眼

凤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么呢公領孫罷下手是李
綺便說道閑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説好宝玉巴不得要
説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
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么鴛鴦笑道这是個臭
先喝一盃再擲罷宝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々了兩個
三兩個四鴛鴦々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畫眉宝玉明白打趣
他宝釵的臉也飛紅了凤姐不大懂得还說二兄弟快說
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宝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
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鴛鴦々道大奶々
得是十二金釵宝玉听了赶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

对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
呆々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
麼家裏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几個復又看
々湘云宝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
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燥的很脫々衣服去
掛了籌出席去了这史湘云看見宝玉这般光景打諒这
是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
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
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賈母道这個令兒也不好鬧不
如蠲了罷讓鴛鴦々擲一下看擲出個什么來小丫頭便把

合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令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庅的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云便道白蘋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偺們喝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鴛鴦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

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子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太太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

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匕罷告訴
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珠便向小丫頭道
你听見了小丫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処轉了一
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説話不
題且說宝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赶
來問是怎庅了宝玉道不怎庅只是心裏煩得慌何不趁
他們喝酒偺們兩个到珍大奶匕那裏逛匕去襲人道珍
大奶匕在這裏去找誰宝玉道不找誰瞧匕他既在這裏
住的房屋怎庅樣襲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
氏那边又一個小門兒半開手掩宝玉也不進去只見看

园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宝玉問道這小門
開着庅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
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着門等着宝玉便慢匕
的走到那边果見腰門半開宝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
住道不用去園裏不干淨常沒有人去不要撞見什庅
宝玉仗着酒氣說我不怕那些襲人苦匕的拉住不容他
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
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个人常走的二爺要
去偺們都跟着有這些人怕什庅宝玉喜歡襲人也不便
相強只得跟着宝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凄涼那些花木

枯萎更有幾処亭舘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
倒还茂盛宝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边一連幾
个月不准我到這裏瞬息荒凉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菁
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个月沒來連方向都忘
了偺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过了回过頭來用手
指着道这纔是瀟湘館呢宝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
不是过了嗎偺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
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宝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
宝玉雖離了大观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
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过豈

知宝玉只望裏走天又晚招了邪氣故宝玉問他只說已
走过了欲宝玉不去不料宝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内襲人
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赶上見宝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是耶非耶）
聞便道你听什麼宝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着麼襲人道
大約沒有人罷宝玉道我明明听見有人在内啼哭怎麼
沒有人襲人道我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所听見林
姑娘所以如今还是那樣宝玉不信还要听去婆子們赶
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処我們还敢走走只
是这裏路又隱僻又听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听見
有哭声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宝玉襲人听說都吃一驚

宝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赶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胆怎庅領了二爺到这裏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这裏來了唬得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赶來还不快回去庅宝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宝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宝玉仍送到賈母那边衆人都等着未散賈母

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宝玉交給你怎庅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庅又鬧起來这便怎庅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宝釵看宝玉顏色不好心裏着實的吃驚倒还是宝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庅我因爲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裏就撞着什庅了呢鳳姐在園裏吃过大虧的聽到那裏寒毛倒豎說宝兄弟胆子忒大了湘云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还是尋什庅仙去了宝玉听着也不荅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裏可會唬着庅这回不用說了已後

[illegible]

要進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再去好些的睡一夜明日一早过來我还要我備呼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為他又鬧出什庅原故來衆人听說辞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史湘云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宝玉回到房中唉声嘆気宝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呼襲人來細問他宝玉到園怎庅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眞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巳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听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算好的怎

么不曾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間听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么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着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寔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寔在那裡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强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

不用心宝玉道自這麽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宝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宝玉听了正合機宜候宝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七睡着了沒有宝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宝玉知是宝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便預備下了茶水関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宝玉若有動静再爲出來宝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七的坐

起來暗七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着巳後把心一静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宝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七生死别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宝釵却一夜反没有睡着听宝玉在外边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宝玉听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赸着往裡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宝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么相干襲人等本没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巳見老太太那边打発小丫頭來問宝二爺昨睡得安

頻看着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眾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

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為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眾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碰着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眾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為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為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

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麽着
呢、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
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
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
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
叫我孤苦伶仃怎麽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
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所
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那姑娘是
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很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
究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
來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々
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
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
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
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
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
話兒、寶釵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
衆人回去了、却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失速不了痴人、說夢）
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
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主意

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况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着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着你罷夜裡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声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着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

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
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
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成何事体寶玉料着自己不
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
進去關門睡了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
候寶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
個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
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為沒穿衣
服着了凉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心移
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

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作睡
着偷偷的看着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
聽裡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卻見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
叫了麝月兩聲卻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
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
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卻因趕
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
着一個鬢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
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獃的呆
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

從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宝玉竟比宝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宝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宝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宝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

且見心地明白更心動了

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宝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都是姊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宝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着點頭見宝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宝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宝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宝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來遭塌他此

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儘着坐着看涼着，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咐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問道你為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冷，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亦復有上擋之）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

是要養神呢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麼坐呢，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裡握着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都是為心中憶想晴雯，然不是虛戲弄五兒，自應這樣。）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因微微的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

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似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声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寶釵咳嗽了一声寶玉聽見連忙努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卻

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卻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眾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卻也不錯便的

目的瞅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要不要、只是瞅的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見仙了麽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着勉强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虚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麽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訕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麽擔了虚名、又什麽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

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寶釵此些花妖月魅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衹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訕訕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

的念頭因想着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
以痴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
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
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
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
爺在外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
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
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盖鋪在裡間就
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声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裡还有
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裡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

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
得稍覺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于是當晚襲人果然挪
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攏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
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
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
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
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
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
老太太這些年还记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

裡裝着你我拨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麼想着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撂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偺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遭便撂了六十多年今年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出來給他[illegible]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过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

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些

風寒、略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常義品、命人煎好進服、以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偺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么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却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过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等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櫳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眾人道他不常过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請去、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綢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絛、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妙玉打扮終非尋常道人所得不为強論時命乎）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為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况且偺們這裏的

處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

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口飽悶、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着叫鴛鴦吩咐廚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他在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春道道、四姑娘爲什么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

只沒只書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所了惜春道就是咱們進來的那個（評○伏下文妙玉常來往根子）門東边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过來听見了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边呢眾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医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些飲食心裡稍覺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么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彩

雲道你急什么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么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迎春可憐惟此十字盡之了）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听見了恐老太太听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净偏匕听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么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

得見面迎了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么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么。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巳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巳後我在老太太那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頭裡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巳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裡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個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裡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琥珀聽了咳了一声

就也不言語了半日賈政道你去罷璉兒也不便回心裡打
筭去請鳳姐央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
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嗽嗽的說瞧着是不好
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
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
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
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了快到各
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
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裡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
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筭好了只是

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筭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筭了老
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
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
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
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
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
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
收拾收拾就該扎挣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
鳳姐道咱們這裡還有什么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
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

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医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一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过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喝眾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还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麽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畧靠着和你們說說話

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長太太祖行兩全行事且得大太先一可忍讀寫受風那故將不明之可耳）

卻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著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著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著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边赶忙走到眼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麽不过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麽總不來瞧我（[illegible]）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

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于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齊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

太君之小姪嫺慧叔嫂變笑

含笑而去然太君一生福壽家運雖衰究且敬而死尚無憾

而望是心矣可嘆哉

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為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

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卻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尤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着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事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二

人难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同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过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过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著跪下慌的鳳姐赶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过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

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眞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还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叫二奶奶求求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体面是不難的况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爲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过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碍不着到

（人之明如燭燭）底是這裡的声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麽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体（按得先前樣子就好）面些嗳不要管他且按着咱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麽找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横豎作主是咱們二老爺他說怎麽着咱們就怎麽着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麽賈璉道什麽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麽纔剛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

事固要認眞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巳結果自巳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隐匿起來了如今狠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麽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边的坟地雖有陰宅却没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边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难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没有賈璉道誰見过銀子我听見咱們太太听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

據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
頭棚槓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支
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
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
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几個只有賺錢的能殼還有賠錢的
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着見
來了一個丫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
裡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來了
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
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

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
惦記着派人趕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
們一一分派了眾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
不供飯眾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
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
得有的眾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即往上房取發應用之
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
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
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
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大太太

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姐一想不差倒
只得到王夫人那边找了玉釧彩雲纔介了一分同來
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眾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
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
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
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
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
收局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
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
素知鳳姐手腳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

紅樓夢　第一百十回　七

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
疑為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
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
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
过來說咱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体面是要的這兩三日
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
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
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
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
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

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叫鳳姐如何不）
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
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真正難堪）鳳姐原想回來再
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裏有我們呢你快快兒
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
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
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
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
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
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裏吃有的要

在家裏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
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上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
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
也難說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裏還
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
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裏的事雖說托辦的大
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已的事情又是
公中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
裏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是拿進來這叫我什麼法
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

倘他也是那裡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
回一件、那裡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
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
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咱們一點摸
不着、淨當苦差、家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
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
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
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週到的、鳳姐
听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
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听命而去、鳳姐一肚

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
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刑氏可謂忍）怎奈邢夫人
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
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
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
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过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
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
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
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
及一會、胡弄过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

像根連鳳姐自巳心裡也过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如今只有他几個自巳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政老、側金）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兮李紈、公道語。）可憐鳳丫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

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蹋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語語道破、不差一人。）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所見鴛鴦姐姐們的日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过他我說璉二奶奶並（自、倚于老。須京也。明）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此所不、不肯之、心、此、論事、所以背、公于、也。）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

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过什麼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色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illegible]）家纔躲过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却是好孩子）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衆人听了都說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illegible]）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还是那麼（寶玉却是全无）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过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咱們坐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过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

寶哥兒你們瞧看怎麽樣眾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裏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噯還有一件事咱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麽樣了眾人道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璉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咱們家的車也不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笑道車也都

是借得的麽眾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麽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麽眾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可勝今昔之感僱那裏來的呢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咱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我不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眾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得坐

夜前一日过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又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命自自而然）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宝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轉大又看宝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宝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裡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殊不知並非為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

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此何時也此何心）（但出前兆添也十回着想妹哉）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破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过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

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前眼一黑、嗓子裡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过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此時歸而傷心，知矣）一口血（此待，前面無，知入，之，不信何）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着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已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卻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的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体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梅有所謂）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衆餘人只有鴛鴦不在（點明鴛鴦是平日老宗祖貼身服事之人故一千人同哭姑且得鴛鴦不在也）衆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哭奠之時卻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

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听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听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倆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难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

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精得）（死央）了一場想到自已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倒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咱們

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鴛鴦暗驚）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從容亦合）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絞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巳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

一個腳凳自巳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不忘老太太生恩養）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一語喝破）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全自情字）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

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
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
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
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
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
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
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
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那
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
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裏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裏頭

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裏望裏看時只見燈光半
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麼動
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裏去了劈頭見了珍珠
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
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裏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
有那燈也沒人夾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偺
們一塊兒進去瞧有沒有琥珀我進去正夾燭花珍珠
道誰把腳凳撂在這裏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
的噯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
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

都聽見了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
王夫人宝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
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宝玉聽見此信
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
憋着氣宝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
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
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还是老
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宝釵聽
見宝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
不好了又要瘋了宝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聽

了更喜歡宝釵的話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
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
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
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
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
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
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
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
如今空懸在宝玉屋內雖說宝玉仍是柔情蜜意究竟算
不得什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

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頭裏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还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

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宝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宝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咱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咱們盡孝，咱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咱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宝玉的兩口子都

是後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我也合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府伴宿不題

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時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

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何三是此[illegible]波瀾）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噯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一衣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日留着不是火燒

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猜謎兒了
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哩抄去的
是撂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了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
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
中有一個人听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
不翻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
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
這樣窮為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
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
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

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偺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偺們偺們
就不會拿嗎何三听了這話裡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麼
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來了何
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
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
送殯去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
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
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
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
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

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
朋友還有海边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有
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illegible]）下海去受用
（張本）不好麼你若擱不下你乾媽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
去大家聚見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
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
又各人商量（特提包勇）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
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
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
在園裡耍刀弄棍也無拘無束（英雄閒散）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

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
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
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四姑娘在家故妙）不見四
（玉來動）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
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
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
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
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婆子生了氣嚷
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
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

天的我偏要打這個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不必，先經要下滿了。）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耽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咱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婆子不[illegible]求，妙[illegible]不進來則）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illegible]姑娘，竟由是其頹，色婆子乃妙玉之禍根也。）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敘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一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咱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下棋二字暗射）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潔淨滿滿，紫不潔）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

[illegible]衆手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弈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濶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初恐打坐不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声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

這裡不敢開門便掩了灯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是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声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已有賊矣大驚）說猶未了又聽得屋上喇声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並不見人東边有人去了偺們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門腰門一声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

不及听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寫包勇）
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
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
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妙上有神）這些人
便不竟膽壯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
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屋追赶那賊這些賊
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見有個絶色
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踰
進門去因听外面有人進來追赶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
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屋赶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

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寫包勇神力）
賊打下屋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园墻过去包勇也在屋
上追捕豈知園内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䞈已經接过
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
寡不敵衆反到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
和我闘敵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
不知死活偺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声即打那（寫勇哉包勇）
夥賊便掄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乱打起來外頭上
夜的人也都仗着膽子只顧赶了來衆賊見鬬他不过只
得跑了包勇還要赶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

東西丟了眾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眾人將燈照着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以數已故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只听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裏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听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

林之孝問道這裏沒有丟東西裏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听裏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叫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

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總將姑娘救醒東西
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
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还听見打倒一個人呢包
勇道在園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边果見一人躺在地
下死了細七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詫異派
一個人看守着又派兩個人照看前後門俱仍照舊關鎖着
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
蹤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屋上見那瓦破碎不堪
一直过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声說道這不是賊是強
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

趕賊他在屋上擲瓦我們不能近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
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
打不过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
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
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过來
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
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
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去衆人都
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
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

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裏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一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擔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裏裏外外的都不乾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裏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裏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裏，我們也是這樣報，賈

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碰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裏交給咱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咱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攛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裏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聽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

不得的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昨兒老太太的殯繞出去那個什麼庵裏的尼姑死要到咱們這裏來我吆喝着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裏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声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着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

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混嚷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裏過不的鳳姐接着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纔好走呢平兒道咱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咱們只

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去了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贓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

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偺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阿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櫳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偺們今日躲一天叫偺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候陸續出關偺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

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赶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体、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咱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耽不是、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赶了回來、賈璉聽了、急的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咱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有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

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定在数目謊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為什麼這樣了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声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单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裡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

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几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回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向林之孝道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

見老爺時怎麽没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
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没
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
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
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
人做了賊被人打死（真是糊塗）要償命麽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
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呵我記得珍大爺
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麽林之孝回說他和鮑
二打架來着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觸四事）更生氣便要打上
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

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
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
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
没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
人呢林之孝將分派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
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
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
没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此該語尚識好人）包勇也
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
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

與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乱想着虛擬了一張失单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急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赶出城外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过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關門眾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眾不難欺負到了三更靜

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墻遠遠瞧見櫳翠菴內灯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灯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噯声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為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听見窓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

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一個人拿
着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動
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他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
揷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
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
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熏住由着他掇弄
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
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那
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灯籠叫開栅欄急急
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

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
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刼或是
甘受汚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妄擬只言櫳翠
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听
見前面有人了賊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来听見有男人
脚步門聰响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
又不听見妙玉言語只睁着兩眼听着到了天亮終覺得
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
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窻大開心裡詫異
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事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

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麽早叫我們做什麽、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还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叫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叫雷打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老人家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衆人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惦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已是沒有了、況我現在實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还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也、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

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
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
意這回看家已大躭不是还有何顏在這裡又恐太太們
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
已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听見急忙來劝豈知已
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
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
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
面惜春听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們將昨夜听見的
响動被煤氣熏着今早不有見妙玉菴內梯刀鞘的話說

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
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
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听見麼衆人道怎麼不听
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
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
况且賊人必多拿刀作杖威逼着他还敢声喊麼正說着
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的婆子赶
了出去罷快關腰門彩屏听見恐就不是只得叫婆子出
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于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
以礼相劝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声張就

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
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且暫不提且說賈璉回
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
話回了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
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
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托人
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
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
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麻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
裡也是驚心吊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

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
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
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
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
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
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衆人又哭了一塲都起來正要
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
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
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
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

你來趙姨娘道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大老爺还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要出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没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听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瞅着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别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為什麼和馬道婆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便叫好璉二奶奶你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还有

一天的好泥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听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没有的事我們先走了于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还是混說一時救不过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着他咱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宝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宝玉的事心裡究竟过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于是大

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鴛鴦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

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幾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着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

說着賴大等一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呟喝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边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麽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麽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况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麽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即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鉄檻寺去瞧趙姨娘未

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衆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暗啞起來了居然鬼嚎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

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己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求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脈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料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裡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况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赶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即派家人去照料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

叫起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看着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床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偺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旁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甦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

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
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來有什麽
事麽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
去是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
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
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
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
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着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個
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
奶要什麽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

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
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麽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
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
在那裡平兒引到炕边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
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麽這時候纔來你
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麽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
如柴精神恍惚心裡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麽這
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麽不早
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
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

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裡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挣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詫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子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蟈蟈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蟈蟈兒我們屯裡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

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
們那裡我拿什麽哄他頑拿什麽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
殺我了麽說着自己還笑他說那麽着我給姑娘做個媒
罷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
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
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大財
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
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着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
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
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

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裡
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
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
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麽你坐下
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麽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
我們若不仗着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
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
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盡夠
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常給些衣服布疋在
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

姑奶々這裡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眞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々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見一個小

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我等了好半天遇見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々也是那麼病說着又掉下淚來平兒等着急也不等他說完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喝碗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

瞧着不好正說着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
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
語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
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麽回來賈璉叫平兒
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麽平兒道不吃藥怎麽樣呢賈璉道
我知道麽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
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
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
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
問道拿什麽賈璉道咱們有什麽嗎平兒氣得哭道有話
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麽頭裡的事是你
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
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麽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
麽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
去罷了你不依麽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
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
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
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
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
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不免哭起來巧姐聽見

赶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揭了些真果然
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
姐安靜些心下畧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
麽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
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吖
嘱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
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
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边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怪的
様劉老老便說我們屯裡什麽菩薩靈什麽廟有感應鳳
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

腿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如奶奶不用那個
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
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
什麽自巳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
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
灾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麽着我
看天氣尚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
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寃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
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
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

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
就是多心了既是咱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
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
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裡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
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
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
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
題且說櫳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
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粮今日妙玉
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

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
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為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
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
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
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
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
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噓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
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
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
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

二面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宝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宝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宝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刼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妙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書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爲閒情痴意遭搨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宝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嘆咱們家的運氣衰頹宝釵

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宝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宝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已都去睡了宝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沒合他說句話知心的兒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还在我這裡他的情義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麽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與

他又沒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鵑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着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裏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裏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裏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

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聽着似乎是寶玉的声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紫鵑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

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裏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着也從寶玉所站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獃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鵑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俗了

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腳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憋死了不成說着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若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諕了一大跳你道是誰原

來却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只說道：到底是怎麼着。一個陪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噯。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裏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鵑裏面接着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裏。不好再說別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自陪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裏。那眼淚

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裝睡。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鬧出說到這裏。也就不肯說進了一遲纔接着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裏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

種深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洒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卻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丫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嚥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眾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着氣等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和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麼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呵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你有什麼法兒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

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还只管議論
人舊年你还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麼寶玉又想了
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
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
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
你就和邢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
出來的衆人不解他还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
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已都不知道這
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
寔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已也不知道呢這

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
你只說邢妹妹罷自從我們這裡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
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
也沒有請親戚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
戚只有咱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
咱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
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
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嬸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
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体体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
親事的一則為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

爲咱們家的事二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忽冷忽熱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時刻一點々的他也實在難受所以我和媽々說了、便將々就々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々、比親媳婦还強十倍呢待二哥々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々不在家他兩個和々氣々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々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々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々在外頭賬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所見說城裡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还剩了一所在那裡、打算着搬去住、宝玉道爲什麽要搬去在這裡

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宝釵道雖說是親戚倒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宝玉还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々嚥了氣了所有的人多过去了請二爺二奶々就过去宝玉听了也掌不住跺腳要哭宝釵雖也悲感、恐宝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倒那边哭去于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宝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声宝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劝解只得含悲上來劝止了衆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

稍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巳回明了[illegible]去
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
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巳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
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过來那王
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巳
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赶着过來哭了一塲
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々在你家辛々
苦々當了好凡年家也没有什麽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
發送發送纔是怎麽這時候諸事还没有齊備賈璉本與
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麽也不大理

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过來說你娘在時本來
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
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
你們没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着舅々的話你母親
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
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人那年什麽尤姨娘死了我雖不
在京聽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
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你也不快些劝劝你父親巧姐道
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
裡没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

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嗎
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
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
你要留着做嫁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
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
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
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為王了我並不是要什
麼好看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懷的不
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
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于淨平是便不大瞧得起

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妹不知積攢了多少
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
們所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
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
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
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
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
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蠻纏你想
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
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裡頭二爺要就拿去

[illegible]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要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着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殼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裡這些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

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是自已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着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还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还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已儉省些但是册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还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麽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着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来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

京為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掛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着了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睹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

結局已今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猶未
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為
一視弟即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
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前日蒙
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
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時日
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
叫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
為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
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

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
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
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
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
赦之子璉二侄兒又指著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
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
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為罕異後來想着
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
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略
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屬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

問答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宝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意、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宝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国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宝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宝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宝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賬目、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宝釵、說是常提的甄宝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日到了咱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去、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宝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嗎、宝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為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為別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學裏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閒着，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侄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玉退了出來，正撞見賴大諸人拿着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煙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見有兩個姑子進來，寶玉看是地藏庵的，來和寶釵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

要有四姑娘與寶釵黛玉用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裡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裡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為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菴裡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裡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菴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菴裡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

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櫳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裡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為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裡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為着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偺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為什麼

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麼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子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為才能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機上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

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菴去呢姑娘這樣人品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為姑娘的話惜春道这也瞧罷咧彩屏等聽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

來心裏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
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庵麼那姑子也不
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擔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
尤氏說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
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
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裡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
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
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
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
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

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
來了衆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叙些
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宝玉
無二要請甄宝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
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
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裡
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宝玉相貌果然寶玉一
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等
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倒底叫宝玉來比一比宝玉聽命
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

起那甄宝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
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
甄宝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
今宝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為甄宝玉又是
晚一輩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着又說
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〻
話兒好叫他們領〻大教甄宝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
侄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
書房去那甄宝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宝玉等先搶了
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着看着賈政進來然後進來讓甄

宝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
細述且說賈宝玉見了甄宝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
甄宝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已因初次見面
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
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宝玉
素來也知賈宝玉的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
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
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〻但
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〻的來便道
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数萬人的裡頭選出

來最清最雅的至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高清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為席上之珍弟所以縱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

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為真才實學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為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着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

酬應甄宝玉听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过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宝玉愈听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宝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宝玉進去那甄宝玉依命前行賈宝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宝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宝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宝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宝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宝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宝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

色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
名字同了也罷怎麽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
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
紫鵑一時癡意發作便想起黛玉來心裏說道可惜林姑
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
的正想着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
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裏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
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
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
們珍大侄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

我們大媳婦的兩个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
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过一天我給令郎
做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
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麽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
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
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着道但願依着太太的話
更好這麽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听他們說起親
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着來到書房見賈政已
在那裏復又立談幾句听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
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

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兒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

他又發獃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獃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絞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著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

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着人看着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跺脚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關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眞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乾乾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庵原是咱們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着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

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忽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

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裡丟了玉的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于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

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為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個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着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

也說不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着外頭嚷進來
說那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政道
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着賈政聽
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
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嚷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
想起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
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
了一想好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
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璉拉
着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

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
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
璉走近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
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
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
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
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
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
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
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

人拿了兒在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宝玉便問道
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宝玉先前緊緊的攥
着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
噯呀久違了裡外眾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宝釵也顧不得
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宝玉回過來了心裡
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
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趕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
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
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
問宝剎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得的怎麼小兒一見

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
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
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略請少坐待
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
不及告訴便走到宝玉炕前宝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
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着說道不要動宝玉笑着
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宝玉來了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事
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宝玉好過來了這賞
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
宝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

看來古怪但見他口口声声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來宝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宝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裡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宝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没有砸破宝玉聽了這話神色一変把玉一撂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裏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裏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

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卻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禮那知那和尚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搖搖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竟有些認得的只見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个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越

發納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尚拉着宝玉过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如福地四大字兩边一幅对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过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对子大書道

过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宝玉想

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趕着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中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宝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宝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声回過頭來那和尚早已不見了宝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像便立住脚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

引覺情痴　兩边寫的对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宝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

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胆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神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夠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便壯着膽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裡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作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裡想道不要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裡又自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

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々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忙的看去只見圖上影々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々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々記着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的副冊一看々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

呆了林妹々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兒回頭却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々綽々的走只是赶不上寶玉叫道好姐々等々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儘力赶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葉頭上畧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

只管呆呆的看着只听見旁边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
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
是一位仙女便施礼道我我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
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裡是何地方怎麽我鴛鴦姐姐
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
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宝玉欲待
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這管理仙
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
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
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

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刼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
眞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宝玉听了
不而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
过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数名花必有專
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
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宝玉便問道姐姐的
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宝玉听道是了
你不知道這位如了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
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
女英之章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

你出去宝玉听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看見有人趕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过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麽那侍女慌忙赶出來道請神瑛侍者回來宝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宝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嚇得宝玉驚惶無措仗着膽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見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〻怎麽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已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宝玉听去話頭不好

正自着急只听後面有人叫道姐〻快〻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宝玉听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却是晴雯宝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〻快〻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爲你宝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〻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裡自然知

道寳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恍是晴雯
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使之自悔）此時心裡糢
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是
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是恕我冐失正想着不多
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煇煌庭中一叢翠
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
見了寳玉進來便（點次分明）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
宝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
宝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
侍女說站着候旨宝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又有一人捲起
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宝玉略
一抬頭見是黛玉（現色身而說法）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裡叫
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咤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
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寳玉此時欲待進去
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然又不能）又
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
雯心下狐疑只得怏怏出來又無人引着（何忽引着之）正欲找原路而
去卻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姑在一所房簷
（多也）下招手宝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裡了

我怎麽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裡麽我被這些人揪住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却（後面來又忽而遜）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脚要問鳳姐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嘆道我今日得了甚麽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黄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

紅樓夢　第一百十六回　八

來心裡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紅顏白髮須臾變換）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色出迷亦中）片荒郊寶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麽東西没有寶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有此實心方可參佛）如何瞞得他况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我倒見了

好些冊子來着那和何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
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
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
寶玉站不住腳一交跌倒口裏嚷道阿喲（心過然大喜音）王夫人等正在
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
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裏說道
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
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方知所述也於）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
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即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
寶玉回過來了頭裏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
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即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
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
來了又嘆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胗脈服藥這裏
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甦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
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
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
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裏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
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玉叙道說起
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找來的頭裏去
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裏怎麼能

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
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
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
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裏找去如今纔明白了
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
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
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
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裏
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
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着就連偺們這一個也還不知

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
說到這裏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裏
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裏細細的
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
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
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
能入得去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
頭兒皺着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
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
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

得的惜春听了也不言語宝玉想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禁連嘆几声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宝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册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宝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便是賈政見宝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几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極

是如今趕着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侄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裡緝兇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為太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為是好几口材都要帶回去的一個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况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時老太太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几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

[illegible]濟、大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illegible]借不出來的了、只是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侄兒們心裡實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侄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

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已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着侄兒考去、能夠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偺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

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眾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裏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

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是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怎麼結局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鵑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見面頭裏聽着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鵑聽他說的好笑便噗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裏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

旣透了公正氣的屋裡人瞧着他這沒事人一大堆呢有這樣天理你去回又笑着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問道你到底與寶玉的什麼人哪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隨下的話只聽院門外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終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宝釵過去商量宝玉听見說是
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乱嚷道我
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
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宝玉便說道太太叫我
請師父進去李貴听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
去宝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
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
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宝玉听

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
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
過我且應了他謝銀并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
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
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庅幻境不過是來
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且我問你那玉
是從那裡來的宝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
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宝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
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
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

偷笑道也該還我了宝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已院內見宝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向自已床边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宝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听說即忙拉住宝玉道這断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宝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脫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赶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宝玉回

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赶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几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上兒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赶上一把拉住宝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宝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丫頭听見連忙赶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听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宝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丫頭赶忙飛報王夫人那宝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鵑在屋裡

听見宝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别人更甚把素日冷淡
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
宝玉那宝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打怎奈兩個人死命的
抱住不放也难脫身嘆口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
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麽樣呢襲人紫鵑听到那
裡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难分难解王夫人宝釵急忙
赶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着喝道宝玉你又瘋了嗎宝玉
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麽
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
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

這玉还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麽他見得我們不希
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
还他這也罷了為什麽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
喊喊的像什麽宝釵道這麽說呢倒还使得要是真拿那
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
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麽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
了也还彀了呢王夫人听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麽辦罷宝
玉也不回答只見宝釵走上來在宝玉手裡拿了這玉說
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宝玉道玉不
还他也使得只是我还得當面見他一面纔好襲人等仍

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玉怎麼樣襲人心裡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听着和尙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

爺眞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着那和尙帶了他去王夫人听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尙說什麼來着小丫頭回道和尙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尙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听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丫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隔着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尙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廝回道我們只听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

大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宝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進來只見宝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宝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宝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已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不信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廝那小廝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宝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

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裡門上道奴才也問來着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宝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裡宝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宝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宝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大哭起來宝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

上前苦劝宝玉纔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声道这些話也是混說的麽正鬧着只見丫頭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变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嬸子也是旧親不用廻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宝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麽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痨病了現在危急着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躭擱一

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侄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薔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还可傳個話侄兒家裡倒沒有什麽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侄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还虧平兒的心不狠壞巧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还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着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麽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这個話侄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麽說的

總求太太始終疼侄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心下明白。也跟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遂是怎庅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䠶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对的來說親还是等你回來还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囘說道咱們家的家下人家裡还彀使喚只是園裡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已的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着忒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櫳翠菴原是咱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已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已的事还鬧不淸還擱得住外頭的事庅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咱們家什庅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还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倒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了又不大說的上話侄兒听見

要尋死覓活了好几次他既是心裡這樣了若是必要
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吩
了東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
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几句纔出來叫了衆家人
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
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
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薔二人心裡更不受
用嘴裡卻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着
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
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

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只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旧
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
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
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
日間便與家人廝鬧有時找了几個朋友吃個車輪會
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
芸賈薔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兒時常
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几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
了几個王賈璉又跟去了几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
姪兒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

立許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窮主人慫恿無不樂為這一鬧把个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薔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沒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鋪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偺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欵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裡看得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着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關心目中觸處皆為俗人卻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閒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便加准了幾分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

又薄之密如此

老者僧已隔數十回此處方補出

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
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如今寶玉賈環
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
着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
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李紈是素來沉靜、除了
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賈蘭
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
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薔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
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爲、一日邢大
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

紅樓夢　卷　第一百十七回　十

的來、唱着喝着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
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咱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
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
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
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薔說酒面要個桂字、
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個香字、
賈環道、天香雲外飄、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
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咱們都免
了、倒是搳搳拳、輸家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
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

𡍼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推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麽小妞小妞多年彩以後那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個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薔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那大舅就喝了盃便說道諸位聽著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禀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禀道雖說是不小心到底是廟裡

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麽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刻淡亦佳）一會便來回禀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墻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墻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墻衆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墻元帝老爺沒法叫衆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墻麽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堅固結是于是龜將

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就不丟東西怎麽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實、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笑話、絕妙）怎麽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裡知道是個假牆、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薔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為什麽罵我、快拿杯來罰一大杯、邢大舅喝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幾杯、都醉起來、邢大舅（二人後舅子、）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毒的、賈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麽

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壽曰射罵、何玉）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了此描出一時之敗尚是賈府餘殃也、）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薔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麽、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麽樣、賈薔道模樣兒是好得很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麽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間了

去可不是好事見嗎眾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要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眾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二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咱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急趕到裡頭打聽去並不是咱們眾人道不是咱們就完了為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咱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咱們家裡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眾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為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眾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盃來喝酒

眾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
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裡審問、
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
刦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
力報效、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眾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
的、不知審出咱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
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
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
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
了、眾人道咱們櫳翠菴的什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

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眾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
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
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
是他、我纔趁願呢、眾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
芸道有點信兒、前日聽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
見是妙玉叫人殺了、眾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
他夢不夢、咱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眾人願意、便
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
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惜春出家、出人意表）拌嘴把頭髮絞掉了、趕到邢夫
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來容他做尼姑呢、送他

一個地方若不容他上就死在跟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薔大爺去二爺進去賈芸所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薔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咱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已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耽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上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的主意罷叫薔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答應了不知邢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第一百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

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

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何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鵑蒙太

佛心、慈悲、仍然下淚。

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

聽聽罷家入道人家苦得狠的時候你們來做詩慪人寶
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
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謅寶玉也不分辨
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即以夢中詩冊歸結）

李紈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
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寶玉
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
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

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
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
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
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
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
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只是
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
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
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
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聽了

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乃念出家）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尚也結人七討好也）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早已照破）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待彩屏）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畢（紫鵑結）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寔

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畧畧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兼應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中狠又見）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比矣）

擱（尚有些錢）下就走了賴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听見賈薔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咱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鴟梟之腹生此賈環）賈芸道叔叔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我和咱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边說了些話（賈環小滿有十分人氣）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王仁無恥反自利親舅也）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

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听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听得王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听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

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

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上
下一看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仍坐了
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
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
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
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
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
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
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
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

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
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
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
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况且是他親舅爺々
和他親舅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
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
聽了這些話心下暗々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
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們煩惱這件事我
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只求太太不管
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

接过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麽別說自巳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过日子不好麽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听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痨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过來瞧宝釵並探听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笨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是便璉二爺回來怎

麽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听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夠攔他麽宝玉劝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宝玉瘋顛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囘了王夫人竟自去了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强囬到自巳房中躺下不叫宝玉宝釵过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巳却也煩悶听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囬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公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过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过來回來太太还說我老娘要过來

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着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听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宝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侄手禀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宝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

尚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宝玉你知道

月日手書蓉兒另禀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

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嬸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個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边怔怔的坐着寶玉見他

梧敬 原渕

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煙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听完把那書本擱在傍边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汚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

心并不是遁世離群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棄天倫還成什麽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麽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已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

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搖首之容）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譏諷此調說法）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

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麽個和尙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眞、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麽、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腳步走響、隔着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麽、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釵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

叫咱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誆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塲、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麽意思了、寶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

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宝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宝玉在一處的話宝玉也甚似願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宝玉了那宝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宝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宝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

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干淨（不須詮語文字）宝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宝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透徹語。）

宝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連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宝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宝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宝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宝釵點頭微笑

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
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
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
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青和女孩子）
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聰明不做和尚來）
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
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
紫鵑去了如今只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
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又要翻孤人是孤媚子又要說弟別个只是好两雕）
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貨也）

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只有
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
只叫鶯兒帶着小了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裡怎
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打破）（不必說電大家）
派鶯兒帶着小了頭伏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都在此）
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
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
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
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
屋裡說閒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

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

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彀一輩子是丫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

（寶玉明明說襲人之必嫁矣）

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塲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塲

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衹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塲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麽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麽變故所以進塲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裡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

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塲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已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已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我着家人早些接你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宝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決意眼之作）了三個頭（尚是人矣）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塲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了結父母長養盼望之心而已）遮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宝玉只管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借老太太說酒了次別之地此子子不復在紅塵中矣）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宝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宝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

來寫出來請偺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宝玉來宝玉却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長揖人此去矣）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宝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婉此也）能夠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備射宝釵之有孕借亦）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宝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宝玉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

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宝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長揖之緣盡此一揖了）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宝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宝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更是決裂）宝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何所嘮叨）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只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

等你兒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
[illegible]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
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别的[illegible]一般那眼淚也
[illegible]不知從那裏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
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來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巳又
無人管便自大為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
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
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

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
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别人去賈
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
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
孫女壻兒還怕大老爺沒有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巳的太
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别
也是這樣沒真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
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
門子好親事來[illegible]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
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

了你二哥同來又听人家說話就掰不成了賈環道那边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边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那夫人道這有什麽不愿意也是礼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麽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那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芸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听說喜欢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赶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那夫人的丫頭听見那丫

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听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況且还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断不可冒失的那夫人那边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

看着、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說不着、也只見他們
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边打發人來、告
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
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
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
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
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
去、即刻差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
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
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

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不能待。）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
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半日、人回
今早同薔哥兒芸哥兒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眾人回
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片急急）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
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
（無故哲救難大慈悲世音菩薩。）
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偺們家遭着
這樣事、那有王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
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干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
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
劉老老見眾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摸不着頭腦、遲了

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听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刘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唬怔半天而道引一鼓兒詞奇絕刘老老七措大事絕不於張羕[?]非索孝無術者矣）一個伶俐姑娘沒听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刘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刘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

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如老爺那裡少不（不嫌[?]當有智謀是程[?]女故白之流也）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刘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我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刘老老道說借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刘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王夫人想了（王夫人遲疑非忽交之才）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為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听見

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王夫人）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恩是死夫之談到一分一分急即衣服鋪蓋句老七七東傳得出也）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于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去的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

見也跨上車去了（不負反害）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眾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補出擱七七方見巧姐之所以能逃也）刑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記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

去回太太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人家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外藩•是明白人）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況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膽這一嚷號得王仁（民虐心）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

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知是什麽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麽樣處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裏頭亂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逼•人二字妙絕甚其咸不懈說）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麽非爲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

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子瞧瞧兒去的人家
還不要呢怎麽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太
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
麽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
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
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
這混賬的說着叫了頭扶了回到自巳房中那賈環賈芸
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
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麽親戚家躲着去了
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罵着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

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
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
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罰自從
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
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
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
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
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
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
打聽毫無蹤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

的等候不曾有有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宝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听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欢問道宝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王夫人听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々的躺倒床上虧得彩云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宝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麽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

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々在一處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还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还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麽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裡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宝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賈蘭也忘却了辛苦还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

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劝不止眾人中只有惜春賈府[illegible]者二男二女。心裡卻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宝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宝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听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illegible]追想當年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慪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慪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卻應了這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並沒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

勸着回房眾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於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宝琴李嬸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听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宝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眾人遠遠接着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眾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

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礼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狠不舒
服又所見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
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劝解
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日三姑爺也來了知
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劝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
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
晝無夜專等宝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
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乱跑進來也不及告訴
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
宝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

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
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
人回說是宝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
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禀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
紈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宝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
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宝玉一回來偺
那就擺酒唱戲。
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宝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
淚衆人道喜說是宝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丢的况
天下那有迷失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
衆人便趁勢劝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

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眾人問道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眾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這些共為焙茗見解。）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招著他了（○惜春最已解之矣。）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春說八面玲瓏）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

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作者極力為襲人扁哭發筆止沫○悉其本性傅花罪身符已結嘴咬侃人○为孫）幾世修積的造化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媚子自已消除或已也。）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薔芸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甄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

賈宝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見是金陵賈蘭是上
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
領命出來傳賈宝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宝玉場後迷失的
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為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
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
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
疆靖寇班師善後疏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
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敘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
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听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
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宝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

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
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
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爺在朝內听見有旨意
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衰的復盛之機）
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
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
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都好皇上傳旨召
見衆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
尋訪皇上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名之所言矣）（真不是大士成名名天下聞如佛）
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

猜總是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到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貫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裏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

小姐呆呆的想着劉老老知他心事拉着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麼劉老老道說着瞧罷（劉老老却能辦）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听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裏板兒便在鄰近打听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还抄的家產如今府裏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宝玉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板兒心裏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二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

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上頭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了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听赶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可見劉老老此非村婦好問切）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去（由）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昔日賞將相待今情此回所以報也）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听了得意便叫人赶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

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樂不可言）

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赶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塲漸漸的好起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求）禀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听得大赦又赶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七日之事）遇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着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眾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轎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是送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

人急了我不在家竟欺心害主將巧姐兒糊塗去了如今
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眾家人
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總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
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
假的都是三爺薔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
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
來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
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兄弟太太
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
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

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為什麼也是這
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
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
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
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
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
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為正此是後話暫
且不提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
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了頭去
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話邢夫人

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着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同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名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偺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忽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又發驚、又心痛、又氣、致何以不死、時者深思了頭思結寬好、終是未往者）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麽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裏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裏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作者深也、襲人故可以夢中寫之、乃絕之也）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

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動的心、天○真紅、鴛鴦照命）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乾淨、豈知吃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

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基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已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

的只遂同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厮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厮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眾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眾人也從雪地裡尋蹤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

遍眾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
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况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
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為的是
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
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
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
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
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政老既知其
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絕明（夙緣便不必悲傷矣）
自說到那裡掉下淚來眾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

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裡知
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
情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
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眾人便拿（這時亦即政老皆問自）
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
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着家人
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
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
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
弟兄只而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折（薛蟠一定改行）

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已拿定主意必定还要妄巴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麽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已治死自已了如今雖說窮了这碗飯还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麽樣薛蟠點頭願意宝釵等也說很該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寫香菱。）也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奶奶來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宝釵也都过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

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宝玉的一段衆人听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宝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咱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咱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illegible]）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这佛是更難成的（邪之解說。）太太这麽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宝玉抛了我我还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麽他就硬着腸子都撂下了

走了呢薛姨媽听了也甚傷心宝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
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
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
欢些不想弄到这樣結局早知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
家的姑娘薛姨媽道这是自已一定的僧們这樣人家还
有什麽别的說的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
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
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麽他頭
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
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

○宝釵哭可哀
人姊姊倒不必耽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
有理心想宝釵小時候更是廉静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
以纔有这個念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数的看着宝釵雖
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这是真亡難
得的不想宝玉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隐須下落）
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
頭呢沒有什麽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
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麽處呢此時多也不好說且等晚
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宝釵痛哭
所以在寳釵房中解勸那宝釵却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宝

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願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过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过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姨太太叫他本家的人來狠狠的吩咐他們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还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还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

了麽、薛姨媽听了、點頭道可不是麽、又說了几句便辭了
王夫人、便到寶釵房中去了、有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
便劝解譬諭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
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
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
的、薛姨媽听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裏更加喜歡
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
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
侄相見、大家歷叙別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
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

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
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
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裏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
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
出去、賈政听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
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麽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
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
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
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
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旣

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过去櫳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叩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個宜進朝裡那些官兒道都是城裡的人麽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况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几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罷進內賈璉打発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麽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丫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几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过的况且人物兒長的是百里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

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的，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呢，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哽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裏，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只住

（轉念甚多，有兜搭。[illegible]矣。○○○○○ ○[illegible]出落。○若此[illegible]是[illegible]婦子[illegible]自然要死的了。）

（又回細想起來。）

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為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裏另想到那裏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卻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益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

（○何不用剛腸[illegible]承事○ [illegible]頭[illegible]成○ [illegible] 俯就也罷去。）

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
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作者深文曲筆）
（此是說的是眞人今就是觀之矣）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
（以見襲人之直景狐媚子已結討好食人失歡心上大人為其所籠絡而死也高出予倍也）
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强並越發
溫柔體貼弄得箇襲人眞無死所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
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
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
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

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可以○回頭○）雨村因叫家眷先
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
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
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
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
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
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
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
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另是○一番光景）
逢也是一椿奇事這裡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

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冬言微旨）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貨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此言只妙詞奇叶隱約總束全部紅樓夢）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卻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

聽着卻不明白了知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
事既得聞命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
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
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
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
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
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
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
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
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

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
着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
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麼士隱微微笑道此
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
盤飧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
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
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
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
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
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

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緣塵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后香菱）
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
（既已回頭便當高秋）
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
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
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眞人恭喜賀喜情緣完
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公虛幻）
（境內之蠢物）
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
枉他下世一回士隱听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
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
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
石仍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
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
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
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
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
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
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
俗而不俗眞而不眞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

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此作者自序)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糊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只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來你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較者自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

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第一百二十回終

[illegible]

MS
622
(V.20)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Vol